

卷首语



翻开这一期的篇章，河套大地的风裹挟着泥土的芬芳、麦浪的清香与烈酒的醇厚扑面而来。这里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家园，更是一方承载着梦想、坚守与温情的精神沃土，每一个故事、每一首诗歌、每一幕小品、每一幅艺术作品，都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与动人故事。

在河套的田野上，一个个追梦人用行动诠释着奋斗的意义。《桃花源记》的主人公以智慧和毅力打造设施农业基地，用文学叩开爱情之门，打破世俗偏见，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构建出诗意与富足并存的“现实桃花源”；《种树人》里的张老大，将一生献给盐碱地的绿化事业，即便历经磨难，初心不改，用青春和生命筑起绿色奇迹，他的坚守是对土地最深沉的告白。他们是河套精神的缩影，展现着这片土地上人们敢想敢为、永不言弃的魄力。

河套的文化如同一坛陈年佳酿，愈久弥香。河套的麦香、马背上的豪情、打瓜游戏的趣味，在作者笔下化作鲜活的文化符号。《喝酒》一文，让我们看到河套人骨子里的豪爽与豁达，御膳春、河套王承载的不仅是酒的醇香，更是地域文化的厚重；《打瓜》中充满趣味的民俗游戏，从规则到技巧，不仅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更蕴含着河套人谦逊豁达的处世哲学。这些独特的文化印记，是河套人代代相传的精神财富，也让我们得以窥见这片土地的人文底蕴。

诗歌是河套儿女内心世界的深情独白。《多年以来》等组诗，以细腻的笔触、丰富的意象，将岁月的沧桑、生活的感悟与内心的挣扎融入黄昏、草原、山峦等场景之中。从“扣押”一词隐喻的人生取舍，到“火焰之外”暗含的记忆隐秘，字里行间皆是对命运的叩问与对生活的凝视。这些诗歌让我们触摸到生命的温度，感受到岁月沉淀后的宁静与豁达。

在时代的浪潮中，河套正焕发出新的生机。小品《礼在囫途》以诙谐幽默的方式，展现乡村振兴背景下干群之间的温暖互动，草莓柿子从“人情礼”到“致富果”的转变，寓意着乡村发展的无限可能；《家乡热土》则通过一场精心策划的会议、一次火车上的奇妙邂逅，描绘出乡村振兴进程中众人勠力同心的美好图景，农产品加工、文旅融合，河套大地在创新与传承中迈向新征程。

河套的艺术创作同样精彩纷呈。美术作品以家园和向日葵为主题，将河套人对故土的眷恋融入斑斓色彩；书法作品笔走龙蛇，在墨香中传递河套人的豪情；摄影作品聚焦高阙塞的雄浑古韵、草原的广袤无垠，定格下这片土地的壮美与苍茫；银碗、剪纸、皮画等民间手工艺品，匠心独运，彰显着河套各族人民的智慧与巧思，承载着深厚的河套文化。

河套的故事，是土地与人的深情羁绊，是传统与现代的交织碰撞，是平凡与伟大的完美融合。这里有农耕文明的质朴与坚韧，有民俗文化的独特与鲜活，有奋斗者的执着与坚守，也有追梦人的浪漫与情怀。愿我们在这些作品中，领略河套的壮美风光，感受河套的人文魅力，汲取前行的力量。



目录

2025年第1期
总第5期

小说

- 04 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 刘利元
13 种树人 / 狄文亮
18 桃花源记 / 菁茵

散文

- 21 葵花开, 葵花谢, 一年又一年 / 何承刚
23 万物皆长(外一篇) / 杨晓艳
26 河套麦香 / 王照
28 一支不穿军装的挖渠部队(外一篇) / 张志坚

诗歌

- 31 礼物(组诗) / 广子
35 多年以来(组诗) / 赵春秀
39 为你写诗(组诗) / 张介国
43 那年花开(组诗) / 郝云艳
46 诗词集萃 / 王腾威 向华

河套文艺

编委会主任

张毅

副主任

冯智武 张浩

杨瑞璞

尚建新

编委

王爱萍 杨文致 官亦鸣 姜有智 朱卫星 李 明 张志坚 张志强 陈宏斌 赵瑞新 额尔敦宝力格

主编

张毅

副主编

杨瑞璞

编辑

陈旭 刚嘎 王嘉钰 贾凡芮 韩笑 孙晨 魏雯 刘庚明

执行编辑

陈旭

美编

贾凡芮

发行

魏雯 李伽 翟芮焯

封面设计

贾凡芮

文润河套

- 48 骑马 / 梁衡
51 喝酒(外一篇) / 张爱军
56 打瓜 / 王有义

艺术文苑

- 58 礼在囧途(小品) / 张瑞香
61 家乡热土(舞台剧) / 陈跃国
68 情暖北疆(歌曲) / 郝少茹 词 齐峰 曲
69 筑梦人(歌曲) / 张松岩 词 吕赫东 曲

传道论艺

- 70 梁衡:这样走出独特的人生之路 / 周纪鸿
73 走过岁月山河,归来仍是少年 / 余翠荣
76 飞雁踏云向那山 / 高世荣
79 三个河套人的艺术情怀 / 官亦鸣

造型艺术

- 81 鲁韶元美术作品 / 赵昊德美术作品 / 马向东书法作品 / 樊明成摄影作品 / 白玉龙民族手工艺作品 / 周旭皮画作品 / 李瑞霞剪纸作品 / 牛钰茹剪纸作品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印 刷 巴彦淖尔日报印务有限公司

排 版 巴彦淖尔市文联文印工作室

电 话 (0478)8655363

通 联 15547870091

邮 编 015001

投稿邮箱 hwyw0091@126.com

社 址 内蒙古临河区市环保大楼市文联

编辑出版 《河套文艺》编辑部

主办单位 巴彦淖尔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的稿费。

传播。所支付稿费包括上述所有使用方式
权主办单位复制、汇编、发行及信息网络
来稿一经采用,即视为投稿者同意授

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刘利元

记忆中,文武很少撒谎的,但这次撒了谎。他向领导说休年假,还填了表,申请休假一星期。他几乎没休过假,领导派活儿他加班,领导不派活儿他也加班,所以这次请假领导爽快地同意了,龙飞凤舞签了字,还嘱咐他好好休息一下。他给老婆打电话,说有很急的任务,顾不上回家收拾东西了,然后挂了电话。

记忆很清晰,下午 5:30,下班了,这也是他上班以来第一次到点就下班。文武开着车子出发了,一路南行。具体去哪儿,他也不知道,只是知道大海在南边,他去看大海。这个时间,城里有点儿堵,车子停在十字路口,红绿灯交替亮三次了,还没开过去。人行道上,有几个人蹒跚走过,他心里恼火,这些人好慢啊!他想摁喇叭发泄下情绪,抬头发现有个熟人从车前走过,叫不上名字,但经常见。于是,他把伸出的手收回去,继续搭在方向盘上。文武有情绪,一直就有。最近一段时间,特别重。

一些书。“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生了两个儿子,老大取名文武,有文武双全的冀盼。老二按说应该叫文文,可是本人姓文,这样起名感觉“姓”“名”不分,于是起名“文艺”。不想,文武没学武,大学毕业后考了文化局的公务员,每天搞些文字工作,不是写请示就是写报告,再就是写领导讲话编简报。文艺干脆一个粗人,连半点艺术细胞也没有,根本无法学艺,普高没考上,读了一所武术学校。据说身手可以,但靠武术吃不上饭,更养不活一家人。先是开了一家武馆,自己当武术教练,不少学员今天报名,明天退费,武馆收支不抵,勉强维持了几年,最后带着满腔落寞黯然退场。后来给运输公司开大车,又给一家机关单位开小车,都赚不到什么钱,最近到餐厅端了盘子。按说当厨师赚钱多一些,可是要厨师证,他没有。文武的情绪很大部分来自文艺,而文艺的情绪更大。文艺有情绪,倒不是因为工作不稳定,也不是因为工资低。文艺女儿今年中考,成绩出来了,和她老豆(广东话,父亲)当年一样,没上普高线。女儿也想学武术,文艺倒也不是很反对。可是文艺老婆说话很难听,你老豆学武术学成这个死样,你还要学吗?听老婆这样说,文艺就不同意女儿学武术了。可是不学武术学什么呢?学会计?女儿一上数学课就头疼,继承她爷爷的专业是不可

相传,他们这一支文姓,是南宋丞相文天祥的后人。据说文天祥被蒙元大军俘虏后,有后人零落岭南,而他家祖上就源于这一支。每当吟诵“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文武既有无限悲凉,又有无穷豪壮。文武父亲略通文字,在村委会做会计,种几亩稻谷,经常读

能了。像老祖宗那样学诗词歌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空有一腔热血没用啊!说到这儿,老婆就恼了,文天祥究竟是不是你家祖先都不知道,成天把人家的诗挂在嘴上。近在眼前的亲伯父都没用,尽说这些没用的。三传两传,话传到文武耳朵里了。怎么的?侄女没考上普高,倒成了他的不是。而且弟弟的看法好像也和弟媳一致,孩子没考上普高不怪你,但上不了普高不怪你怪谁啊?全家就你一个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你晃动两只长胳膊,不管不顾,你还有理了?文武满腔无奈,政府机关和政府机关大大不同啊,我在文化局工作,让我去找谁啊?平时见人家打个招呼,人家都爱搭不理,一点儿交情也没有,谁会搭这个茬啊?

弟弟两口子没文化,尚可理解。不想老爷子也凑热闹,说你不让侄女上学,我就去单位抱你的腿。抱腿哪儿不能抱啊?干吗去单位?再说了,不是我不想帮,而是帮不了啊!老爷子不管,气哼哼地发脾气,好像那个考低分的是他,整日刷手机看短视频的也是他,他是侄女上不了普高的罪魁祸首,一切的责任全部要由他来承担。

“嘀!”“嘀!”响亮的汽笛声从后面传来,原来绿灯亮了有一会儿了,拥堵在路口的司机们不耐烦了。他放了手刹,将紧踩刹车的脚掌换到油门踏板上,左脚将离合器踩到底,挂上一挡,加油启动。车子是车改那年买的,手动挡的广州本田。日系车,省油,耐用,车厢空间小,开空调能迅速制冷。为什么买手动的,也是为了省油,据说同样排量的车,手动挡比自动挡省10%的油。最堵就是刚才那个地方,过了这个路口就顺畅很多了。道路由窄变宽,车辆由多变少,七八分钟的时间,就到了高速出口。文武向右转动方向盘,向南开去。

文武本算少年得志,刚到局里报到赶上全国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那时文化局还没

有文物科,日常业务都由博物馆完成。“三普”要求有专门机构,有专门人员,局里安排文武具体负责,实际上是以科员身份主持科室工作。小伙子干活儿很麻利,不管分管不分管,不管领导不领导,只要交代就干活儿,全局上下交口称赞。提拔要求工作满三年,头一年试用,第二年第三年正式,时间刚满文武就被提拔了。文物科副科长,工作没变,依旧具体负责文物科工作,但工资涨了,称呼变了。被叫“文科”的感觉,要比“小文”好很多。当然局领导和一些老资历还是叫他小文,但他相信不会永远这样叫下去了。“三普”之后是“一普”,全国开展第一次国有可移动文物普查,在本市的具体业务依然是文武负责,工作依然出色。副科提正科要满两年,任职年限刚满,文武又被提拔了,任命为文物科科长。工资变了,但称谓没变,原来叫文科的还是叫文科,但他内心感受不一样了,因为此文科已经不是彼文科。原来叫小文的还是叫小文,文武知道机关有些人很可怜,年轻的时候被叫小什么,年老的时候被叫老什么。文武坚信,他不会这样,等他退休,肯定被称作文老,而不是老文。什么什么老,是对大领导的专称。文武坚信,他不仅能做领导,而且将来能做大领导。那一年,他28岁,全市最年轻的科长,前途不可限量。

二

怎奈天难遂人愿。这科长一当就当16年,当年最小的科长变成最老的了,当然不是年纪最老,而是同一岗位任职时间最长。文武深深哀叹,怎么当时报考了文化局?同一批公务员,去财政局的当了副局长,去发改委的当了副主任,有一个报考市委政研室的,当时众人都不看好,说政研室有汗水没油水。那位考友后来参加公务员遴选,去了省委政研室,再后来提拔了副处长、处长,现在担任副主任了,最近省委组织部公示,拟任省直正职。他回家

给老婆讲了这件事儿，老婆听了先是惊讶，然后对他一通数落。你看看人家，都正厅了，你还是个科级。男儿要有鸿鹄之志，你每天抱那些坛坛罐罐玩吧！老婆本来对他很尊重的，最近几年态度越来越差，有事儿没事儿挑他毛病。他也纳闷了，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更不去娱乐场所，甚至都不买股票。

有一天，他忙完手头的事儿，没再加班，开着车子回家了，不想一进门又是一通骂。“你连个酒局也混不上，还算男人吗？”他被骂得愣了，喝酒挨骂，不喝酒也挨骂，这算哪门子事儿啊！成年人的酒局，实际就是个利益勾兑场。他给别人办不了什么事儿，所以别人也不会请他喝酒。而他一心想着工作，也没想找别人办什么事儿，所以也就不请别人喝酒。现在麻烦来了，怎么办呢？早上出门，从楼下小卖店买瓶江小白，很辣，很难喝，但很有名气。装包里，带车上，到了单位拎上楼，搁抽屉里。上午不喝，中午也不喝。下午下班了，等把材料处理得差不多了，文武拧开瓶盖猛灌几口。酒真的是粮食的精华，喝了些酒，竟然不觉得饿了。车子不能开了，酒驾被交警查到麻烦了。代驾得花钱，比打的士还贵。步行回去吧！反正也不远，走半个多小时就到了。于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文武天天下班喝得醉醺醺，老婆与他相安无事。他仰望天花板，一声长叹。

老婆最近整理书房，发现了一个笔记本，记满了他上中学时的日记。记的人无心，看的人有意。原来日记里有个“惊天大秘密”，文武当年暗恋同桌，整页整页倾诉衷肠。老婆骂他好不要脸，更主要的原因是吃醋了，这样的表白，文武对她一句也没有。文武说有，她说那都是口头说的，随风吹散了，记录在案的呢？文武说，天天见面，怎会日夜相思？老婆说，那也有不见面的时候，你好几次去省城出差去党校培训，你像想她这样想我了吗？文武理屈词穷，确实那几次别离没有记过日记，短信倒是发过，

不过换了几次手机，找不到了。人背运，喝凉水也塞牙。苏秦落魄时老婆不出门迎接，嫂子不给煮饭，何况乎我呢？

三

高速公路两侧，都是错落的碉楼和整块整块的金黄稻田。巴金 20 世纪 30 年代来过这里，写了篇题为《机器的诗》的散文，有这样的记述，“南国的风物的确有一种迷人的力量。在我的眼里一切都显出一种梦境般的美：那样茂盛的绿树，那样明亮的红土，那一块一块的稻田，那一堆一堆的房屋，还有明镜似的河水，高耸的碉楼。”这么多年过去，美景依旧。但文武无心看景，他只想往前开，能找一个什么地方落脚。

高速路上有个指示牌，从最近的高速出口开出去，能到海边。文武心下一动，转动方向盘向右驶出。之前也来过这里，但心情不一样。虽然没想过干什么亏心事儿，但总有偷偷逃离的感觉，多少有点儿不踏实，有那么一点点慌张，有那么一点点兴奋，还有一种莫名的刺激。最美丽的海滩在省道边，那里有好几家像样的酒店，但这些地方不能去，去了准会遇见熟人，还怎么逃离？下了省道往县道开，下了县道往乡道开，弯弯曲曲的乡村小道旁，总会有个可以容身的地方。他有在野外过夜的准备，带了一顶蚊帐，随便找个平坦的地方，支起来就能睡。开车过了一个狭长的隧道，单行的，只能往里走，不能往外开。他纳闷，有来无回？脑海里浮现这四个字，他忽然觉得头皮发麻，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过了隧道，行到一片乱石滩前，听到“嗡嗡”轰鸣，原来是海水卷到岩石上发出的声响。

越往前走，路越窄，人越少。前方有一片茂盛的茅草，茅草中间有一条自然形成的小道向里面延伸。嗯，这样的地方，蛮合适的。车子缓缓开动，时不时发出“嘎嘣”的声响，不知是碾

到了石子上,还是轮胎爆了。下车看了看,一切完好,继续往前开。穿过这片密集的茅草,看到道路左侧有三五块稻田,新鲜的稻茬成排成行地伫立在稻田里。右侧有个矮矮的关帝庙,庙里供奉着关羽、周仓、关平三尊神像。

有庙就有村,果不其然,一座小小的村子倚立在眼前。文武把车子停在路边,信步向村里走去。发现都是一色儿的青砖大屋,趟栊门,满洲窗,有的高一层,有的高两层,有的屋顶还有燕子窝和枪眼。奇怪的是,村里看不到人影,也听不到狗叫。巷道很窄,两侧的屋子都锁着门,背阴的墙上长满了青苔,屋瓦的缝隙里长满了“日本仔花”,一种非常像菊花的小小花草,植株矮矮的,指甲盖大小的花朵,风一吹,动一动。文武拿出手机来,打算拍张照,又没拍。万一老婆看到了,问去了什么地方,该怎么说呢?听到近处有水声,走过去看,原来在村后有溪流。溪流从村后的大山流淌下来,而村子正建在山坡上。前有海,后有河,山体这么高大,万一下大雨,该怎么办呢?溪流边有株大榕树,榕树边有块牌子,写着“洪水躲避点”字样。说什么有什么,想什么来什么。周边的地形还没踏查清楚呢,忽然下起了雨。先是铜钱大的雨滴往脸上打,再后来就成了暴雨如注。赶忙往回跑,紧跑慢跑,跑到车跟前,已经湿透了。上了车,打火,打了几次没打着。雨越下越大,天色渐渐黯淡。从兜里掏出手机,想看看时间,发现手机关机了。真是马大哈,忘了带充电宝。没办法了,只能回村里求助了,至少要给手机充上电。

返回村里,还是听不到人声。文武心想,这下惨了,要困在这里了,谁能知道,那株大榕树原来等着我爬呢?隐隐约约,看到一条横巷里,好像有座院子开着门。步履蹒跚地走过去,发现屋子里有光。哎呀!终于得救了!

大门呈八字形敞开着,院里搭了好几排架子,架子上晒满了渔网。这个场景好熟悉,似乎

在哪里见过,一时又想不起来。正屋是一座二层楼,门虚掩着,他敲了敲门,无人应答。“吱呀”一声,推门进去,忽然一道光从他眼前闪过,撞了个满怀。他吓了一跳,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位面容清秀的女子。瓜子脸、尖下巴、大大的眼睛、淡淡的眉毛,黑黝黝的扎了马尾的头发,这不是她吗?她怎么会在这里?文武心脏“扑通”“扑通”地跳,喉管上下涌动,嘴巴张得很大,却说不出一句话来。女子瞪大眼睛看他,先是满脸欣喜,继而疑惑,继而惊恐,一个趔趄,险些跌倒在地,指着他厉声问道:“你是谁?”

我是谁?我是我啊!你又是谁?文武狐疑地环视四周,眼前的情景好像在哪里见过,具体是哪,又想不起来。墙上挂的斗笠蓑衣,墙角倚立的扁担,案上晒的鱼干,屋顶上吊的腊鱼腊鸭,还有摞起来好多层的筐箩,一切那么熟悉又陌生,感觉来自一个人涓涓细流般的讲述,点点滴滴的记忆,隐藏在大脑皮层深处,似曾相识又似是而非,间隔太过久远,如漫漶的摩崖石刻,字形还在,但字迹不清晰了。他站在门口,向她说了来由。女子扭了扭腰身,又坐在凳子上劳动,原来她在补渔网。屋子正中摆着一张小桌子,桌子上点着一支蜡烛。淡淡的烛光,好生柔和。网上有很多破洞,女子说,水底常有砂石,一不小心就把渔网刮破了。文武问,大哥呢?渔女说,凌晨就出海了,现在还没回来,刚才门开了,我还以为是他。

雨一直下,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文武捡起地上的针线,也拖过一片网,缝补起来。那塑料做成的网梭,在渔女手里穿梭自如,在他手里宛若干钧,横穿不了,竖缝不了。渔女说,你不会做的。文武没听她劝阻,继续学着她的样子补网。两个劳动的人坐在一起,会感觉亲近,渔女左一搭右一搭地和他攀谈起来。渔女说,打鱼很辛苦的,海上阳光猛烈,会把人晒得脱皮,而且出海经常吃不上饭。她给丈夫留了饭,

问他要不要先吃些？主人没回来，客人怎好意思先动筷子，更何况，他还是一个不速之客。文武说，谢谢了，吃过了。其实，他肚子早饿了。为了维护一个男人的脸面，他又撒了一个谎。奇了怪了，怎么一天之内会撒两个谎？

四

饿着肚子干活，委实难受。意志足够坚强，可是肚子不争气，居然“咕咕”叫了几声。真是出了妖了，之前未曾有过这样。显然，渔女听到了，起身到灶台里端出一盘红薯，个头很大，每个有手掌大小，一斤多重，对他说，先吃点儿宵夜吧，不碍事儿的。再装没有必要，实在没有意义。文武接过盘子，抓起红薯。还烫手呢，皮色红红的，瓤子黄黄的。文武三下两下搓了皮，捧起红薯啃起来，五六分钟过去，三只红薯全部下肚，感觉额头不冒冷汗了，手指有劲儿了。

文武的注意力能集中到指尖了，渔女却开始游移了。要么把网梭扎到手指上，要么把渔网缩成死结。文武知道，她的心思不在渔网上了。当务之急，要打破沉闷，让这间屋子活泛起来。怎么活泛？聊天。渔女顿了顿说，打鱼很危险的。以前有渔船出去，船没回来，人也没回来。我知道一起凶杀案，同村的人一起出海，一个给另一个帮工，在海上打了整整三个月的鱼。最后帮工的开船回来了，船老大没回来。帮工的说，船老大掉海里了，没捞上来。过了不知多长时间，帮工的醉酒说胡话，说船老大是他打死的。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有听到的人报了案。警察审讯招了，还指认了现场，说就是在船上打死抛海的。打开船舱，里面还有血迹。这个故事流传很广，想必你也知道。文武没接茬。怎么办呢？不能老是纠结在一个问题上，得换个话题。

聊什么好？女人最关心孩子，聊孩子吧。问她几个孩子，说有两个。问是男是女，说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问多大了，说一个读高中，一个

读初中。文武赞叹说，孩子这么大了，你还这么年轻。女子说，年轻什么呀，老太婆了。她说她家是广西的，她和丈夫到处捕鱼，孩子在老家读书。想起侄女的事儿，文武对她说，你孩子很争气啊！她说争什么气，女儿上职高，儿子估计将来也上职高，身边没有大人管，根本不学习。聊学习也成了互相伤害，那该聊什么好？

渔女的脸庞黝黑，但两条胳膊很白，穿着一件月白的汗衫，更显得白。低头仰头的神情，像极了那个人。转身时，看到她臂膀上有巴掌大的一块黑影。女子拉了拉汗衫，想遮盖，但没有遮盖住。文武询问，怎么啦？渔女说，王八蛋打的。光天化日，还有人敢打女人，文武囁地站立起来，气愤填膺地问，哪个王八蛋？女子说，那个王八蛋。文武明白了，也糊涂了。明明感觉很恩爱的，怎会动手打人？而且打那么重。女子恨恨地说，前段时间回老家了，她埋怨婆婆不管孩子，婆婆说她管不了。话赶话，吵起来。不巧老公从外面喝酒回来，手里还拎着半瓶酒，一瓶子打在她肩膀上，瓶子碎了，有不少玻璃碴子扎到肉里，但没伤到骨头。女子说，有文化的男人不打老婆，没文化的男人是牲口。

明显感觉是夸他的话，因为她觉得他有文化。确实也是，文化局的人没文化，谁还有文化？想到这里，文武感觉有一种豪气从腹部升腾，上升到胸部，再上升到喉管。男人遇事要冷静，稳住。他倒是不打老婆，但老婆天天给冷脸子看。具体事情要具体看待，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不能说人就说事儿，说织网补网吧。当地手工织网补网流传逾千年，完全应该申报市级非遗项目。渔女如此心灵手巧，非遗申报成功，她应该成为非遗传承人才对。其他的不说，非遗传承人每年有一点补贴，对她来说，也算一种帮助。说起网就说起鱼，渔女又想起在外打鱼的人。这么晚还不回来，去哪儿了呢？七月的天，女人的脸，说变就变。刚刚还痛骂王八蛋，

现在又牵肠挂肚起来。这个家伙,按说下午就该回来了。渔女说,他做活儿很辛苦的,捕鱼是家里唯一的收入,涨潮出海退潮返回,大多数时间在海上。

感觉夜很深了,外面的雨好像小些了。“刷刷啦啦”地下,但没什么风。得离开这里了,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算怎么回事儿?不要说被别人撞到,自个儿感觉也别扭呀!渔女问他,哪里去?他说,我出去接下渔民大哥,没准儿他回来了,带的东西多,拿不动。渔女说,你不要出去了,夜晚的雨,一会儿小一会儿大,你不熟悉地形,会遇到危险的。淹死过人吗?他问。听说淹死过,也是这样的下雨天,她说。文武本质属于相对文弱的文人,怕蛇,怕老鼠,还怕蜜蜂。而且,他说出去接渔民,也只是一个托词,茫茫旷野,雨雾重重,让他去哪儿找呢?他伸脚在屋外探了探,一落脚就淹过脚踝了,外出确实有危险。没办法,继续回屋里待着吧。问问渔女,几点了?渔女说表停了,我的手机也没电了,看不到时间。或许一会儿会来电,到时候一起充吧!

夜深人不静,这个时候,按理应该多多少少发生点儿意外才好。比如游进来一条蟒蛇,或者屋瓦漏雨,或者这个时候又来一个躲雨的人,噼里啪啦敲门,可是都没有。屋外是绵绵的雨丝,屋内一盏青灯,二人相对无言。文武感觉自己困了。渔女打了个哈欠,感觉也困了。应该休息了,可是怎么休息呢?一楼右边是一间卧室摆着一张床,左边也有一间,但门锁着。楼上应该也有卧室,可是楼梯拐角处架设一道铁门,铁门也锁着。奇怪了,这家人有多少珍宝,需要这样看护?自己不睡可以,但人家劳累一天也不让睡,就不对了。他对女子说,你睡吧,我在这里坐会儿。女子绽开笑颜,脸又红了。难得遇到个人,边聊天边干活,挺好的,只是辛苦你了。我有什么好辛苦?没想到人世间有如此善解人意的贤惠女子,文武兀自感慨。渔女问,嫂子很好吧?

该怎么回答呢?说好感觉不对,说不好感觉更不对。说老婆管得严吧,她逼着自己喝酒交朋友;说她抠门儿吧,她对他是挺抠门儿的,买衣服花了多少钱要过问,加油花了多少钱要过问,可是她对双方老人又很大方,两家老房子,都是她出钱给装修了,还安装了抽水马桶和淋浴,现在老人生活很方便;你说她没情趣吧,有时候也有,去年他被评为优秀,拿回公务员奖励证书,她抱着他,“宝贝”“宝贝”连叫了几声。他都懵圈了,不知道那“宝贝”是他,还是证书。

五

聊完老婆聊婆婆。渔女问,你妈对你老婆怎样?文武说,挺好的。渔女说,我家婆对我也挺好的。文武瞪大眼睛看她,感觉诧异,这个人还是刚才和我聊天的那个人吗?刚才还说和婆婆吵架,而且骂得那么难听,怎么现在又说很好了?渔女的脸色又发红了,她说,我也做得不对,管教小孩是我的责任,我硬推给人家,还骂人家,现在想来很后悔。婆婆家里穷,可是婆婆很善良,对待我很好。每次回家,什么也不让我做。我做饭,她抢了。我洗碗,她抢了。我扫地,她抢了。我洗衣服,她又抢了。她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腕上有对银手镯,是她的婆婆给她的,一见面就摘下来戴在我手腕上了。银子好重,我包起来了,将来给我的媳妇。文武知道,她说的媳妇,是儿媳妇。渔女说,家族遗传痛风,这样的阴雨天,婆婆大概会发作,不知道家里还有没有药,老人怎么熬过?她抹了抹眼皮,不知道是发困了,还是在擦泪。她说,他也痛风,要是痛风发作,可就惨了。文武也痛风,知道怎么回事儿。那种钻心的痛,深入骨髓。茫茫大海,一叶孤舟,苦风凄雨,漫漫长夜,再加上可能的痛风发作,渔民大哥该怎么熬?文武第一次知道,原来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牵挂原来也很揪心,尽管未曾谋面,素不相识。

第一次说出去找他,是个借口。第二次,就不是了。他急切地问,渔民大哥一般从哪儿上岸?渔女说,就在附近上岸,村后的这条溪流通向大海,顺着溪流就到了。下了一夜的雨,溪流一定暴涨,没有筏子怎么办呢?就算有筏子,他也不会划呀。渔女安慰他说,他们一伙人出去“打封棚”,七八条船一起打鱼,互相有照应的。

虽然身处困境,但浑身洋溢着积极、乐观和坚韧,如此温柔,如此贤惠,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是多么相似啊!虽然内心无比眷恋,但理智告诉他,不能再聊了。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的道理,他懂得。车子虽然发不着,但车上躺躺还是可以的。看他执意要走,她面带哀婉,但没有多说什么。递给他一把伞,伞布很旧了,但伞骨完好,撑起来能用。他打伞走在雨中,没听到身后的人声。“咣当”一声,明显是门扇相碰发出来的。不知道是风吹的,还是她关上的。巷子里水流成河,鞋子和两条裤腿全湿了。走出巷子,走到村口,发现车子还停在路边。拿出钥匙,摁了一下,车子“吱”响了一声,车灯闪烁了一下。他打开门,上了车。把座椅放倒,想躺着睡一会儿,等天亮再求援。躺了一会儿,睡不着。再试试打火,将钥匙插入锁孔,轻轻转动,有声响,但是车还是不着。他想起来了,这是一辆将近十年的老车了,要一边打火,一边踩油门,才能发车。

车子发动了,说明有油,有多少油呢?仪表盘坏了,看不到了。管他呢?能走多远算多远,往回开吧!轻踩油门,左转右转,开到隧道前。怎么办?过还是不过?单行道啊?对面来车怎么办?这个时间应该不会来车了,打开远光灯,一个劲儿摁喇叭,就算对面来车,也应该早早看到早早听到了。隧道里黑乎乎的,老长老长,感觉比来的时候还要长。文武硬着头皮往出开,幸运的是对面没有来车,但开出隧道的那一刻,他已是满身汗水。

六

驶进一个加油站,灯亮着,加油站的小伙子问加多少,他说加满。小伙子“嗯”了一声,闷头加油。回到单位,停好车子,文武困倦地趴在方向盘上眯了一会儿。醒了,上楼。回到办公室,充上电后手机响个不停,微信和短信满屏,还有好几个未接来电。

微信是分管副局长发的,说上面催着要材料,那份报告辛苦他再赶一赶。短信是老婆发的。为什么发短信不发微信呢?因为他把老婆拉黑了。前几天的事儿,因为那天晚上回家,他没带酒气。老婆对他又一顿数落,他实在气不过。老婆发第一条短信说,又下连阴雨了,痛风犯了吗?加班可以,但要保重身体。老婆发第二条短信说,还生我的气吗?怎么不回我,打电话也不接。老婆发第三条短信说,限你即刻恢复我微信好友,否则后果自负!这可不得了,他赶紧把老婆从黑名单里解除,给老婆发了条微信,好了。老婆秒回,嗯。他又发,我可以不喝酒回家吗?老婆回了一句,可以。他给老婆回了个拥抱,老婆给他也回了一个。文武感觉鼻子一酸。

第一个未接来电是弟弟打来的,看时间是晚上十点多。赶忙回过去,弟媳接的。电话里的声音很慵懒,又有些质疑的味道。喂,是谁啊?文武说,是我。哦,大哥啊!文武说,文艺呢?睡着没醒呢!文武说,他昨晚打电话找我有啥事儿呢?是这样子的,我们决定就让妮儿上武校吧,好歹他爸有点儿基础,多少还能教教。文武说,原来是这样啊,那我知道了。

第二个未接来电是一党校同学打来的,这位同学在教育局机关党委工作,平时没什么联系,为了侄女的事儿,只好情浅言深试一试,成就成,不成就不成。或许有消息,赶忙拨回去。时间早不早,顾不得那么多了。“嘟”“嘟”“嘟”,对方电话打通了。“喂!”对方的声音听起来很清亮!“书记早上好!”文武用对市委书记的恭

敬,称他书记。这位书记,其实是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括号正科级待遇,级别和文武一样的。对方电话里说:“文科早上好!”尽管实际没什么差别,但心理感受大大不同。特别是此刻,正有求于人,不甘低人一等,又不得不低人一等。文武赔着小心说:“昨晚睡得早了,没听到书记电话,今早看到了,赶忙回。没扰了书记的清梦吧?”对方说:“这个年纪了,还有什么清梦?你吩咐我那个事儿,有点儿眉目。”文武又是书记,又是您,几番恭称,对方感觉不好意思。本可说,你上次说的那个事儿。但自己什么级别自己知道,此书记非彼书记,这个心里还是有数儿的。说吩咐,是回怼,是调侃,也是对文武的一种尊重。你说我是你的书记,我说你是我的上级。两人都不伤面子,都有面子。话说到这儿,心里感觉热乎。看来侄女上普高的事儿,真有了希望。对方说:“我同校长说了,如果报名后没招满,可以考虑让孩子来读书。”唉,看来希望不大了。校长买不买对方的账,不知道,或许是应付呢?就算买账,招满招不满又有许多变数,现在上普高这么难,谁会考上不读呢?就算有考上不来读的,到时候该怎么考虑呢?按分数吗?侄女分数差了一大截。按交情吗?自己这样隔山探海的交情,到了校长名下,算交情吗?算了,先不给弟弟弟媳说了,等有了准信儿再告诉他们吧。

第三个未接来电是局长打来的。这可要命,今天糊涂了,怎么没全部翻查一下再回。局长的电话,肯定是大事,丝毫不能耽误。赶忙回过去,一拨就通了。没等他问候,局长就开口了:“文物普查方案弄得怎样了?市领导要听汇报。”文武赶忙说:“差不多了,校核下可以交稿了。”局长电话里说:“我在路上走,上班你拿给我。”文武还想说什么,但电话挂了。在领导眼里,文武是24小时在线也在岗的,夜晚布置,清晨催稿。至于他要不要睡觉,要不要回家,好像领导不知道。苦一些,累一些,无所谓,上班

就是熬个前程,可是他心中的苦楚,领导好像不知道。做牛的只能是牛命,唯有奋力向前一心耕耘,舍此别无他途。

从头到尾,逐字逐句看了,稿子没有错漏。文武起身开启打印机,双面打印了一份。领导布置的任务完成了,心里的牵挂还没落地。那位渔民大哥,究竟怎样了?翻查了一下电话号码本,看到一个号码,是一个中青班同学的,在海边一个镇做镇长。巧了,也是一拨就通。寒暄一番,进入正题。镇长说,你说的那个地方叫铜鼓,因海浪声若铜鼓而得名。早年交通极为不便,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村民出村要么翻山越岭,要么漂洋过海。聊了好长一会儿,要到了铜鼓村支部书记的电话号码。这时听到楼道里传来脚步声,知道是局长来了,文武赶忙拿起材料跑过去。局长还没进门,就听到他在打招呼。回头看到他手里的材料,说给我吧,需要修改我告诉你。于是,文武回到办公室等局长的电话。一个小时过去了,没消息,问隔壁办公室的人,说局长刚才出去了。隔壁办公室的人说,你可是个长跑冠军呀!昨晚又熬了一个通宵吧?文武听了,脸红了,又有些茫然。

打通了铜鼓村支书的电话,文武问他知不知道哪条自然村既靠山又靠海。支部书记说,有这么一条,但村里早没人了。文武问,人去哪儿了?支书说,去年大暴雨又赶上天文大潮,山上流洪水,山下涨潮水,两水相加,把这条村淹了,出动了好多条船和橡皮艇才把村民救出来,后来整村搬迁,村民全部搬走了。文武说,我想去看看,可以吗?支部书记说,可以啊,随时欢迎!

凭借记忆的方向,文武开车到了那条村子。支书在村口站着,指着墙上的水渍对他说,不能住人啦!支书问他渔民夫妇叫什么名字,他说不上来。文武说那位渔民可能会有危险,要抓紧找到。支书说,南海伏季休渔,现在没有出海捕鱼的人啊,村里大大小小的船只都靠岸

了,而且统一安装了定位信号系统,就算有人偷偷出去捕鱼,我们也能看到。文武自然相信支书说的话,又想起昨夜的一个细节,问最近有没有从广西过来打鱼的人?支书说,这里的渔民都想上岸做农民,怎会有外地人跑来做渔民?文武还是不死心,要支书和他一起在村里看看。从竖巷走入横巷,来到昨夜的那座院落。是的,就是那座二层的青砖大屋。支书说,这家人是华侨来的,据老辈人说,日本鬼子当年从海上打过来,全家人出国了,至今没有人回来过。大门上挂的铁锁锈迹斑斑,锁孔都锈满了,奇怪了,昨天的门是开着的,今天怎么锁上了呢?文武往院子里瞅,空荡荡的,一张渔网也没有。真是奇了怪了。

他开车返回隧道口,看到前面的车子和他之前一样不管不顾地冲进去,他们不要命了吗?奇怪了,对面真的有车来,不过走的是另一条道,上下道中间有双黄线。出了隧道,来到记忆中的加油站。加油站的人换班了,他问人家,今天凌晨值班的小伙子去哪儿了?对方问他有什么事儿?文武说,我想问他我昨晚有没有来加油。对方说,你来没来加油,你不知道吗?看他一脸愕然,对方问你加油刷什么卡?文武说,不刷卡,微信扫码。对方不耐烦地说,想找麻烦先看你的扫码记录。文武又脸红了,知道对方误会了。奇怪了,扫码记录是今天凌晨的,可是翻查了几遍,没找到。难道加油站的人晕头了,白给他加了油?因为他身上几乎不带现金,付账从来扫码。他一拍脑门,当时手机没电,想扫也扫不到啊!就算加油站的人晕头了,可是高速公路收费站的人不可能也晕啊!昨晚一来一回交了两次过路费,就算车里偶尔会遗落十块八块,也不够支付啊!难道真如母亲当年所说,他犯了梦游的毛病。母亲说,在他小时候带他去见过一位道士,求了一个神符,一

张黄纸叠成的,黄纸上画了很多看不懂的符号,神符夹在腋窝里,就不梦游了。母亲去世多年,此事已无法考证。忽然想起,最近老婆和他吵嚷的那位女同学,就是他上中学时的同桌,后来去了美国,听说嫁给了一位华侨,这么多年再无音讯。他记得,他曾对他说过,她家住一条靠山的渔村,屋后有溪流,那条溪流清澈见底,汨汨流淌到南海……

昨天傍晚堵车的那个路口,今天依然堵车,文武又被堵在红绿灯前,停在最靠边的那条车道。路边站着一位围着围裙的老头,靠道牙的地方立着一座烤炉,烤炉上还有两三个瘪瘪的红薯,显然是出炉好久,无人问津,放凉了。老头看他的车开过来,快步向他跑过去,用手掌重重拍他的车窗。他压下车窗玻璃,很不高兴地问老头,怎么了?老头说,给钱呀!没违章,给什么钱呀?文武蒙了。老头说,红薯钱呀!我天不亮就出来烤红薯,本想挣几个现钱,不料你风风火火跑来买红薯,把我烤的三个大红薯全拿走了。你说没带钱,让你扫码,你说手机没电了,还说一早就还钱。不是看你饿成狼,我才不睬呢!

总算回到单位。下车的时候,看到副驾驶座上有本《宋史》,借局长的。看得差不多了,该还了。书没合上,打开的正好是第554页,有两段话被他用铅笔画了线,一段是“文天祥在被元军押送北上途经镇江时逃脱,这时由淮南来到福州,被任命为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小朝廷初具规模,继续进行抗元斗争。”另一段是“同年十一月,元军进入福建。张世杰、陈宜中等奉端宗、杨太后航海逃亡,文天祥则率军转战于福建、江西、广东边界地区,战败被俘,后就义于元大都。”麻烦的是,书页上黏了许多红薯渣滓,黏得特别牢,抖了几下也抖不掉。■

种树人

■狄文亮

啪!啪!天色刚刚放亮,一种锹头拍击的声音就从村庄东边传过来了,响亮、有力。

村里人知道,那是生产队的护林员张老大又在“打坝”了。村庄东边二里开外,有生产队四五十亩大的一个树园子,最近,张老大天一亮就起来“打坝”。所谓“打坝”,是在树园子四周挖土筑一道土围子,以防牲口跑进来损害树木。张老大站在坝顶,一锹一锹挨着把那道坝拍击过去,每当锹头落下,他便“嗨”的一声,浑身的力气都用上了。张老大年纪其实不大,是一位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从那厚实的胸脯和那两条浑圆的腿看出他多有力气。锹头每拍下去,那泛虚的土就被拍进一寸多深;拍过一遍,再来一遍,这回拍进去就不到一寸了;接连拍过四五遍,那坝体就变得结结实实,光光溜溜,十分坚固,看上去也很美观。村人编了一句顺口溜,称赞说:“张老大,会打坝”。其实,这活儿只要肯下力气就行,张老大是个像牛一样肯使蛮劲的人。

说起来,张老大是跟着他父亲开始打坝的,那时,他父亲是队里的护林员。张老大十三岁那年死活不念书了,他从学校跑出来,径直跑到树园子里,他父亲正在打坝,老远他就喊:“大!我不念了!”“为甚?”他父亲停住锹头瞪着眼睛问。他噘着嘴说:“老师就打我!”“嗨!先生就是打学生的,不打能成才?”父亲冲他说。他

不听,父亲把举起拍土的锹头啪一下拍在了他的屁股上,骂道:“我把你个没头鬼!不听话,老子也打你!”张老大挨了那一下打,屁股上火辣辣,心里也火辣辣,拗着就是不走。父亲又要打,他一把夺过锹头,站到坝顶上,学着父亲的样儿,也啪啪地打起坝来,声音响亮有力,看那架势真像一个大小伙子。父亲仰天叹了一口气,冲儿子咕哝:“罢!你给老子也就是个打坝的才地了!”数年以后,父亲死了,张老大便接过来当了队里的护林员。那天,队长曾经问他:“这个事你愿意干?”张老大痛快地说:“愿意!我大说我是水命,种树一种一个活!”

张老大干脆把铺盖卷搬到了树园子中间那个小土坯屋里。张老大三岁的时候死了娘,父亲把他拉扯大,现在父亲也死了,他再无亲人,了无牵挂,因此,树园子就成了他的家。父亲把种树的经验,把修枝剪叶的技术,把管理林木的办法全都教给了他,又夸他是水命,而他也确实看到自己种起来的树一棵一棵都活了,于是就爱上了种树这个事。

张老大不能忘记,有一回,他跟父亲挥着镢头在树园子里翻土,歇息的时候,父子俩溜达到东边的坝埂上,父亲指着远处那蓝幽幽的乌拉山说:“老大,你看,咱这地方多好,远处有山!”又把目光拉近,指着东边明镜似的

乌梁素海说：“近处哩，又有这么大个海子，有山有水就有风水！记住，山水就是风水！”张老大朝父亲深深点头。父子俩转回身又看西边的村子，父亲的脸色就失去了刚才那种神采，说：“你再看咱们这个村子，一片盐碱，光秃秃的看不见几苗树，这就没风水了！”张老大问：“这么说，树就是村子的风水？”父亲点头：“对！有了树，村子才有风水，才有灵气！老话说，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咱村就是因为连个树也种不起来，灰派派的，人家外边那些闺女才不愿意嫁到这里来！”张老大恍然大悟：“哦！我说村里为甚有几个三十来岁的光棍汉呢！”那年他十八岁，心里不禁嘀咕：“这狗的，咱也不要因为这打了光棍！”从此，种树更上劲。

父亲死后，他不但在树园子里接着种树，回到村里，还动员村民种树。好多人请他来种树，他欣然答应，经他种下的树全都活了。春天大家又请他修枝剪叶，他修剪过的树都长得旺了。大家夸他是“树神”。他看见村里渐渐有了“桃花红杏花白，杨树青柳树绿”的景象，摸着嘴巴感觉很是神气。

然而眼看三十了，张老大还是婚姻不动。村里有些热心人给他提过几次亲，人家姑娘都摇头。嫌他丑？张老大委实不漂亮，嘴巴瘪，眼睛小，脸上还有些麻子，加之经年累月在风雨里种树，脸皮又粗又糙，看上去很是老相。嫌他穷？张老大委实也穷，村里那间房子早塌了，树园里那间小土坯屋也在一天天矮下去，屋里只摆着一个破柜，身上衣服也很邋遢。找不上对象，张老大着实苦恼，心想：“好有好的伴儿，赖有赖的对儿嘛！我又不挑肥拣瘦！”他有些伤心，觉得自己少亲无人，不然也不至于这样。可是当看到园子里那一排排茂盛的树木时，他的心情便好起来了，觉得这就是他的怙恃，他是在跟这些树木相依为命呢！

张老大 34 岁那年，土地承包到户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大变动，但住在园子里的张老

大，种树仍然是他心里独一无二的大事情。他除去承包了按人头应得的五亩地，又把园子承包了下来。树园子南北两头，大多是碱废荒滩，唯独有七八亩地靠近园子，勉强可以种庄稼，却分给了村里的王家友。张老大打定主意要把这块地换过来种树，他就找到了王家友门上。王家友是实在人，听说张老大要拿他那五亩承包地换园子旁边自己那七八亩地，便认真说：“老大，真的想换？”“真的想换。”“你那地可是种甚长甚的眼睛珠子呀！”张老大也认真说：“正是考虑到这，我才跟你换，觉得你那地虽然比我的多几亩，可是你也不吃亏！”王家友连连点头：“就是就是。”地换过来张老大高兴，觉得挨着树园子，种树好管理。可是村里人却吃惊了，纷纷贬低：“傻子才办这事呢！”从此张老大对象更不好找了，因为又给他加了一条丑名：傻！

张老大背着“傻”名继续种树，换过来的那块地上，种下的树全活了。再往哪种？于是，他把目光开始投向树园子南北那些大片大片的碱废荒滩。他不止一次用步子丈量过，南北加起来足足一千亩。要是在这一千亩地上全种起树来，那该是个甚光景？那简直就是一片森林了！有一回，他站在那荒滩里想象这事，眼里不禁大放光彩。有人看见笑嘻嘻地问他：“老大！好高兴，是不是找下对象了？”他沮丧地摇头。那天晚上，他做了个梦，梦见那大片大片的荒滩果然成了一片蓊郁的树林，他正在那树林里走着，可就遇到好事了，忽然从那边树后笑吟吟地走出来一个女子，看不清脸面，但笑得喜色。他朝那女子走过去，那女子朝后退，退着退着就朝那树干里退进去了。他大吃一惊，醒了，心跳得慌，一骨碌爬起来为自己圆梦，认定他这辈子的婚姻肯定是跟种树连在一起的，并且认定，他必须在这片荒滩上种起树来，那样才有可能娶上老婆。

既然这是命里的事，那就干吧！于是他开

始行动了,他在那地里插上小栽子,连着插了几年,可是大都死了,没死的也被牲口跑来给啃光了。他不灰心,他要先打坝,要把这些地全部严严实实围起来,先把牲口堵在外面再说。从这以后,人们经常看到,张老大又在“打坝”了,早早晚晚,那锹头拍击土坝的声音总是传到村子里来,人们从远处看,只见张老大站在坝顶上,猫着身子,把锹头奋力拍下去,隔一会儿,那声音才传过来,响亮、有力,于是都知道,张老大要往起圈那一大片荒滩了,他要在那荒滩上种树了。多数人佩服张老大这种雄心和决心,但不禁摇头,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眼见那一道光溜坚实的土坝日渐一日向前延伸出去。一直干了三年,那道南北足有三四里地、东西也有好几百米宽的土坝终于完全圈起来了,真像一道雄厚结实的土城墙。沮丧的是,那里边的土质究竟不行,树苗子横竖种不活。

有一天,村里的王四老汉溜达过来,看见张老大正猫倒腰拔那些死去的栽子,那些栽子根全都沤黑沤烂了,杆子枯朽得像细麻绳。王四老汉背抄着手,嘿嘿嘲笑:“老大,你那是做甚哩?”张老大不好意思地笑笑:“狗的!全死了!”王四老汉看见地上还堆着一捆一捆新树栽子,走过去踢了一脚,又问:“这是还要种?”张老大认真说:“还要种!”“嗨嗨!快不要败你老子的兴啦!”王四老汉提高声音讥讽道:“这地上你要是能种活树,太阳大概得从西边上来。”“那不是?有活的呢!”张老大认真说,东指一棵西指一棵让王四老汉看。只见偌大一片地上,活下来的不过一二十棵,王四老汉摇摇头走了。然而正是这少数活下来的树苗给了张老大信心和希望,他决心拔了死栽插新栽。“傻子!纯粹是个傻子!”王四老汉回到村里到处跟人们说,有人立刻回应:“他怎能不傻?他成天钻在那个树园子里不出来,不跟人接触,不见世面,就是聪明人也得变傻呢,何况

他本来就傻!”

转眼,张老大五十多岁了。这么多年,他尽管在那片碱废荒滩上不停地种树,但种起来的树稀稀拉拉没有几棵,就像一个难看的癞痢头。这情景,不但让村里人嘲笑,就连张老大有时也会嘲笑起自己来:“嗨嗨!多少年了,这是做了个甚?!”

然而,就在这样一种令人沮丧的情况下,张老大的婚姻却是动了。村里李满贵家来了一个四川女人,说是跟男人离婚了,想找个对象。李满贵给张老大撮合,嘿!居然成了!这女人进门后倒也勤快,张老大种树,她跟着种树,张老大拔死栽子,她也跟着拔死栽子。张老大担心她笑话,偷偷看,但那女人本着脸,不声不响,只管干活儿,张老大放心了,高兴地想:“嗯!咱可是娶回一个志同道合的贤内助了!”不成想,这个不声不响的女人在进门一年多的时候,忽一日跟他认真说起话来了:“老大!砍些树吧。”“砍树?砍树干甚?”张老大吃惊地问,多少年了,他可是只管种树,还从来没有砍过树呢!女人说:“卖钱呀!”张老大忽闪着眼睛:“卖钱干甚?”“花呗!”“又没缺过你钱花!”“不够!”张老大心里骂起来:“这才现形了,竟然要砍树卖钱花!”他撑着,不答应。有一天晚上,女人跟他睡在炕上,忽然说:“老大!我怀孕了!”“啊!你有了?”这可是个天大的喜讯,张老大一骨碌爬起来,惊喜地张大眼睛看着女人。女人说:“不信你摸嘛!”张老大一摸,觉得女人肚子果然鼓鼓的了,于是狂喜地叫喊着:“哈呀!好你!”俯下身子,疯狂地亲吻起女人来。隔了一日,女人又说:“老大!赶在坐月子以前,我要回一趟老家,见见我的父母,你说,我总不能空手回去见他们吧?”张老大点头:“那是……得多少?”女人说:“我们那的乡俗,至少八万,少一分拿不出手!我姐妹弟兄还有好多,你说,哪一个名下能缺礼?”张老大手头没那么多钱,沉吟一会儿,决断地说:“不行的话,就卖些树吧!”

第二天就砍树,看着那些树,张老大这棵舍不得,那棵也不想砍,但是想到女人肚里的孩子,他又兴奋不已,于是咕哝着说:“嗨!有甚舍不得!砍一苗咱再种一苗嘛,过上几年不就长大了?”

张老大卖了好多树,凑够了八万块钱,悉数让女人拿走了。女人一走,他就抛开其他营生,着手补种那些砍掉的树,树苗补齐了,浇过水以后,全都旺盛地活起来,看着那些鲜活的小树苗,想着女人肚里的孩子,张老大便把孩子树苗融在一起,心里更乐,不觉半年过去了。忽一日,他猛然想起:“啊呀!一忙就忘了,好像半个来月没给人家打电话了,今天打一个吧!”可是这回电话打通却不接了,隔几天再打,干脆拉黑了!他一慌,赶紧跑去找李满贵,李满贵说:“谁知道是咋回事?你就不该让她一个人走嘛!”张老大摊开大巴掌说:“我要跟她走,她说不用嘛!”李满贵心里骂道:“真是个傻子!”张老大意识到情况不妙,只身跑到四川找人,可是四川根本就没有那么个乡,没有那个村,他找了好久也找不到那女人,一个月以后,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张老大推开门,一头扎在炕上迷迷糊糊睡了三天,又呆呆地瞅着屋顶躺了三天,第七天头上,他才懒洋洋地爬起来,心里骂着“骗子!骗子!”像喝醉酒似的,踉踉跄跄出了门。

这个打击真是太大了,他觉得活下去实在是没有多大意思了,于是寻死的念头像一条毒蛇,蜿蜒着从心底爬起来了。他拿了一根绳子想上吊,可是走到树下抬头看,那泛青的树干多么高大,那蓊郁的枝叶在风中摇曳,黄鹂鸟在树上婉转地叫,白云在树隙悠悠地飘。放眼望去,他这树园子里树木一排排,葱茏一片片,再放开眼南北望去,便是那大片的碱废荒滩上,也看见有许多成活下来的树木摇曳生姿。是这些树木唤回了他,是这些树木让他又滋生了活下去的希望!他泪水涟涟看着那些树木,

嘴唇翕动着咕哝起来:“这就算完了?……不!还不算完!……”

既要活下去,按张老大这个拗脾气,那就非在这大片碱废荒滩上闹出名堂来不可。可是人在大自然面前往往显得非常孱弱,又过去了十多年,那荒滩上还是没种起多少树苗来。一天中午,张老大还在干,忽觉脑袋有些昏沉,他气馁地蹲在地上,将那把磨得明光光的锄头抱在怀里,闷头蹲了大半天。

忽然,一个天大的喜讯传来了,在靠近乌梁素海的那条公路边上,要开挖一道水渠了,水渠自北而来,往南通到那道大排沟,为的是排灌配套,改造这里的盐碱。张老大撒开腿往东边跑,看到那水渠测绘的线路,恰好贴着他的土坝过去,他当下高兴得一拍手,大声嚷叫起来:“哎呀好!这是天扶我张老大呢!”他嚷叫着,一直跑进村子里,转了一圈,又嚷叫着回到他的园子里。

秋天,那道水渠就挖通了。张老大在南北两侧各挖了一道引水渠,一头通到荒滩里,一头连在那道渠上。他雇来村里的拖拉机把那荒地深深翻过,然后放水再深深灌过,水把盐碱压下去,碱水从地里渗出来,积满了土坝四周的沟,沟里的水缓缓流动,流进了南边的大排沟里。国家搞起来的这套排灌配套的水利工程,为周围好多村庄治理盐碱带来了效益,张老大是第一个受益者。一连三年,他反复耕了灌,灌了排,渐渐地,那原本黑洼洼白花花的盐碱地终于变过色来了,抓一把细看,土质不错,原来还是上好的“鸡粪红泥”呢。后三年,张老大又年年买来粪肥往地里铺,铺一层翻一次,红泥又渐渐变成了褐色,这正是土地有了肥力的表现。于是,张老大正式开始在那大片的土地上种树了。赶到76岁这一年,他终于在最后那十几亩地上也种上了树苗,而先前种下去的那些树早已经蓬蓬勃勃地长起来了,形成了一条两面望不到头的郁郁苍苍的绿色林带。

一天,张老大进城回来,坐在班车上正打盹,忽然模模糊糊听到耳边有人在拉话,一个说:“我们村,你隔着十里八里就能看得见!远远地你往那里看吧,看见南北有一大片绿森森的树林,那就是我们村!”另一个说:“嗯!我去过,知道呢,你们村的风水,主要就出自那一大片树林!”第三个说:“过去我们村可不行,是一个光秃秃的盐碱滩,现在盖起了不少砖瓦房,家家院子里也种树,桃杏树、苹果梨树,还有枣树、李子树,品种多哩,一到春天,满村开成个花果山。村里又修了水泥路,路两边还种了许多杨柳树,还有槐树……”张老大一下来了精神,知道这是他们村里的两个人在跟外面的人夸说呢,便支起耳朵用心听,一边听,一边闭上眼睛想,心就回到了他的村子里。想到村子里那些被树木掩映着的屋舍,和树木间那些鸡鸣狗吠,他心里就乐。想到村子东边他那一大片高高大大、密密匝匝的树木,林子里有许多鸟儿在特儿特儿地飞,咕咕地叫,他心里又乐。越想,他的思路越开阔,越过那片树林,又想到了东边的乌梁素海,明镜似的,跳过海子那面,是蓝幽幽的乌拉山,就像一道屏风,每天早上,那轮红彤彤的太阳就是从那山背后跳出来的。想到这些,他心里更乐。

且说这年,当张老大种下那最后十几亩树苗时,节气已交“霜降”。这年寒流来得早,一连几天,大北风呼呼地刮,傍晚停了风,晚上落黑霜。张老大好心焦,他生怕那些刚种下的树苗被冻坏。他每天蹲在屋子前面刺啦刺啦搓草绳,搓好的草绳一圈一圈,已经堆成了小山包。他搓草绳就是要把树干严严实实裹起来,让树苗穿上“衣服”过冬。

这天,他又开始早早搓草绳,风也早早又刮起来,从屋顶上呼一股呼一股拍下来,就像一个大巴掌,利索有劲地拍在他身上。毕竟是76岁的残年之躯了,他受不了,但他更怕那些树苗受不了,于是使劲地搓,不停地搓。他身上

穿着一件军大衣,头上戴着一顶栽绒帽,还是禁不住风。冷风直往衣服里钻,直往他的身子里钻,冷得他把脊背蜷曲起来。搓草绳须得经常往手上吐唾沫,结果唾沫冻在了胡子上,结成了一条条细线似的冰柱;唾沫冻在了手掌上,随着两手的搓动,不停地往下掉冰渣。

赶到中午,天气阴了,风更大了,树园子里那些高大的树木在剧烈地摇动,发出一阵阵惊恐的呼啸。张老大抬头看看天,嘿咻笑了,嘴里咕哝:“哈呀!这是要做个基本事呢?”果然,老天就做起本事来了,风中卷下了一天大雪,雪花在空中翻滚着,就像一股股滔天的白浪。“哈呀!这可出事呀!”张老大心里惊恐地叫喊,双手托着地面,挣起僵硬的身子,也顾不得吃喝一口,把那些草绳装在小推车上,顶着风雪朝那十几亩新种的树苗走去,雪花打来,迷茫着他的眼睛。

张老大双手虽然冻僵了,但凭着他那熟练的动作,包裹一棵树还是很利索的,尽管这样,一直干到傍黑,没裹的树苗还有很多。天越来越黑,风雪越来越大,更要命的是,今天只吃了一顿早饭。张老大的身体也越来越不支,他的动作渐渐慢下来,饥饿的肚子像掏空了五脏,一阵阵发疼,他只好把身子用力缩着,这样感觉要好一些,但手腕子的酸困无力是无论如何也克服不了的,而且这种酸软正在向全身蔓延,他的双腿簌簌打抖,咬牙一挺,却抖颤得更厉害了。“算了吧?”他问自己,可是睁大眼睛一看,剩下的树苗还有许多,于是素有的那个拗脾气在心里叫喊起来:“再干一会儿!”

风小了一阵,忽然又猛烈起来,夹带着雪花往张老大身上猛扑。张老大的意识越来越模糊,恍惚中,他看见有一个白胡子拖到地上的怪物在冲他呲牙咧嘴地跳腾,叫喊:“回!回!”他有些害怕,往后退退,又站住了,那个怪物便扑过来,一把打落他手里的草绳,又将他一下扑倒在地,沉重地压着,并且在耳边噗噗地吹

桃花源记

■ 菁 茵

一

柱子大学毕业后，放弃留在省城的机会，竟然回村当了一个农民。这一度在大荒村成了笑话。

大荒村位于塞北，这里有大片平整的土地，只是因气候的原因，种植一年只有一茬，农民们的收入仅够维持温饱。

“瞧瞧，念那么多书有啥用，还不是回来刨土。”邻居们对着柱子家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柱子娘“砰”一声将门关上，瞅瞅炕上的柱子爹，不觉叹了口气。柱子爹紧锁眉头盘腿坐在炕上，“吧嗒吧嗒”抽烟，不时抬头望望里屋。里屋，柱子两眼发亮，正抱着一台电脑津津有

味地上网。

老两口相互看看，陷入一阵沉默。一阵“嗡嗡”声突然响起，柱子爹愈加烦躁起来，他将烟蒂狠狠掐灭在鞋底上，下了炕。

一只绿头苍蝇横冲直撞，围着他转了几圈后趴在了玻璃上。柱子爹麻利地脱下脚上的布鞋，狠狠地拍在玻璃上：“让你再乱叫。”

二

老两口心里实在是憋屈，他们省吃俭用、东挪西借好不容易供柱子读完了大学，想的是柱子能有个正经工作，能当个体面的城里人。哪曾想，这小子竟然背着铺盖卷又回来

气，尖厉地叫喊：“死！死！”张老大只觉一口口寒气吹进他的脑袋，一下子失去了意识。但他很快又清醒过来，身上那股拗劲好像给吓跑了，心里只有一个声音在惊恐地叫喊：“剩下的冻就冻死吧，顾不得了！顾不得了！”于是他拼力耸了耸身子，好像把那个怪物从身上推下去，然后喘息着从地上爬起来，跌跌撞撞朝家里走去。

他是用身子碰开门的，进了门，却上不了炕，他的四肢百骸好像都已经冻僵了，他直直地站在炕沿边，又用力一耸，身子才像木棒似

的，腾地一声倒在了炕上。

半夜的时候，张老大死了。

人们从张老大那个破旧的柜子里找到一个小本本，翻开第一页，看见用铅笔工工整整写着几个字：“我死之后，埋在树下，不留坟头。”这个遗愿不知他是在什么时候写下来的。至此，人们完全理解了他，于是后事就照他的遗嘱办了。

出殡那天，又下了一场大雪，雪花飘飘，从天上落到树上，又从树上落到地上……■

了,说什么在农村也可以干出一番事业。

“三年,就给我三年时间,倘若不成,我就进城。”面对父母的不解,柱子信誓旦旦。

望着柱子坚毅的脸,柱子爹不再言语。这小子随他,认准的事,几头牛也拉不回来。

柱子说干就干,在网上泡了半月后,开始一趟趟往城里跑,回来后,便一头扎在了地里。没出几日,村东头的那几亩自留地稳稳架起一座四四方方的大棚。柱子爹娘看傻了眼,村里的乡亲们也看傻了眼。

柱子忙得两脚不着地,陆陆续续在棚里种起了反季节吊瓜、草莓、桃子、火龙果。原先只有南方才能种的水果,纷纷出现在柱子的大棚里。寒冬腊月,田野一片荒芜,柱子的大棚里却是花花绿绿,一派生机。

看着拉货的车辆络绎不绝,柱子爹娘的脸终是放了晴,村里的人也不再嚼舌根。乡亲们有事没事都纷纷往柱子的大棚里跑,他们去找柱子取经,询问种什么能赚钱,一时间,柱子成了村里的红人。

柱子行走在田间地头,帮着乡亲们建大棚、选籽种、搞推销,手把手教他们搞特色种植,大荒村的大棚越建越多,形成了规模,渐渐成了远近闻名的设施农业种植基地。村里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柱子是领头人。

柱子开着自己的皮卡车奔波在城乡之间,一年四季不闲着。这一耽搁,就是五年。

三

柱子马上奔三十了,该娶个媳妇了。柱子的爹娘又犯了愁,到处托人给柱子介绍对象。

柱子白天在田里耕作,晚上在电脑上写作,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诉诸笔端,流淌成一篇篇缠绵悱恻的诗歌。柱子的作品吸引了一位千里之外的扬州姑娘,姑娘名叫嫣然,是一位文学社团编辑,也是一位作家。她在柱子的作品后曾留下这样的评语:庄稼是你播

种在地里的诗行,而诗句是你播种在纸上的庄稼。如果可以,真想到你的自留地里去看看。

柱子隔着屏幕,望着这段留评热血沸腾。他强压着内心的雀跃,小心翼翼敲击下这几句:柱子无所有,双手沾满泥,倘若不嫌弃,相约春天里。

第二年春天,柱子作为劳模到省城开会,回来时身后竟跟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这再度成了村里的爆炸新闻。姑娘说话柔柔的,走路轻轻的,笑起来甜甜的,与身材魁梧的柱子形成鲜明的对比。柱子走到哪,姑娘跟到哪,柱子的爹娘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四

然而好景不长,一场寒流后,塞北进入了冬天,嫣然总是喷嚏不断,又口干舌燥总想喝水。柱子带嫣然去看医生,医生检查后说:“没什么毛病,是过敏性鼻炎,应该是不适应咱这里干燥的气候。”嫣然日渐消瘦,她总是呆呆地看着萧瑟的枯木,望着南飞的大雁,眼里突然蒙上一层水雾。

柱子知道,嫣然想家了。

嫣然的家,在遥远的江南。柱子将嫣然送到车站,二人难舍难分。

柱子问:“啥时候再来?”

嫣然揉揉泛红的眼睛,轻声说:“看情况吧。”

嫣然上了火车,回过头挥了挥手,那一刻,柱子的心一下子空了。

嫣然还会不会再来?这成了柱子爹娘的一块心病。

老两口巴巴地盼着,又不敢多问儿子。自从嫣然走后,柱子明显变得沉默了。网络成了他的精神寄托,酝酿多日后,他写下了一篇近万字的小小说《孔雀东南飞》,那篇文,盛放着他的所有爱恋与思念。

“东南有孔雀,西北有桃源,两情若相悦,

千里一线牵。”柱子在文末留下这句话后,又开始忙活起来。

他又精心打造了一个大棚,这个棚更高更大,棚顶整齐铺设着太阳能光伏板。大棚的材料是新型的,防雨防风防雷电。这座现代化棚舍落成后,将周边的大棚比成了矮子。可柱子没在里面垦田,却将一车车造型各异、大小不一的石头拉了进去。柱子这是又要搞什么名堂?村里的乡亲们再度好奇起来。

在拉入一些花卉树木之后,大棚被彻底封闭,装上了玻璃门,并且上了锁。人们看到,柱子一有时间就一个人悄悄钻入棚里。

五

那场雪后,嫣然终是来了。

她裹着厚厚的羽绒服,拖着一个行李箱,长长的头发在风中飞扬,仿佛一面旗。

嫣然和柱子的婚期,定在了元旦。

那天,全村所有的乡亲都来了。结婚典礼现场,村长是主持人,他的一句话让现场顿时安静下来。

村长问:“我一直不明白,你们一个江南,一个塞北,是咋认识的?”乡亲们也纷纷伸长了脖子。

柱子和嫣然相视一笑,不约而同答:“因为文学。”

“文学?”大家带着疑惑的表情,左右张望。

嫣然一笑,脸上蹿上两朵红云,羞涩地说:“我在一个文学网站结识柱子,并收到了他的第一封情书。”

村长又问:“可你为了柱子来到这儿,工作咋办?”

嫣然微笑:“我是文学网站的签约作家,不受时空地域的限制,只要有互联网,在哪都一样。”

话未说完,嫣然突然涨红了脸,接连开始打喷嚏。她的鼻炎又犯了。

柱子娘顿时紧张起来,赶紧为嫣然递过去一杯水。

“让我们为这对新人干杯吧。”村长举起杯,全场沸腾了。

嘈杂声中,柱子拉起嫣然的手:“跟我来。”

柱子带着嫣然避开人群,来到了那个新棚前,只见他掏出手机轻轻摁了下,玻璃门便缓缓打开了。

一股湿润的暖流扑面而来,嫣然欣喜地揉了揉眼睛。外面一片雪白,棚内却是绿意盎然。里面种满了花草树木,有低矮的灌木,也有高挑的乔木,五颜六色的花朵开得到处都是。沿着鹅卵石铺就的小径,转过一个弯,又是另一番景象,一座小桥赫然映入眼帘,桥下是潺潺的流水,更有亭台轩榭,俨然一幅江南水乡的模样。嫣然好像嗅到了家乡的味道,觉得呼吸突然顺畅了。

“柱子,太不可思议了,你真的为我建造了一个桃花源。”嫣然孩子般大叫起来。

柱子手一挥,自信满满:“这不仅是咱的桃花源,也是我打造的另一片江山。塞外的植被期短,冬天,这里会成为一个游览景点,白天定时对外开放,与村里的设施农业形成一个整体。”

嫣然痴痴地望着柱子,感觉他就像指点江山的将军。

“文学网,是精神世界的桃花源,而这里,是我们现实中的桃花源。白天,我们伺弄花草,做农人;晚上,我们在网上码字,做文人。”

嫣然醉了,她紧紧依偎着柱子,身后是正在绽放的桃花,鼻尖萦绕着淡淡的花香,此情此景,美好得像一幅画。■

葵花开,葵花谢,一年又一年

■何承刚

对于河套人来说,葵花生长在房前屋后,作为主要的经济作物占据了一半以上的农田,如同身边的小麦、玉米等庄稼,是再平常不过的了。也许你要说盛开的葵花明艳动人,金灿灿的花海辉煌华丽,用庄稼一词岂不是大煞风景?是的,葵花在艺术殿堂里如梵高的画作,可以是艺术的天花板,一旦和生计挂钩,许多的浪漫就烟消云散了。赶海的渔民面对蔚蓝的大海,更多的是为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担忧;放驼的牧民面对浩瀚的沙漠,更多的是对干旱和沙尘暴的关注。在一个秋天,我利用周日到田间采风,看到新推广的种植模式——葵花套种蜜瓜,累累的蜜瓜已进入采摘期,葵花也垂下了沉甸甸的葵盘,我举着相机,努力调整着各种角度,想捕捉一幅完美的丰收镜像。这时,旁边摘瓜的农妇说:“你们城里人才命好了,闲的没事干,来这里散心来了。”此言一出,我一下子兴趣全无,尴尬地悄然离开。在她的眼里,关注的是忙着抢收的成果和市场行情,是流了一年的汗水能否换来满意的收获,这才是生活的息息相关。

有人说,你在地外如果看到一个上下门牙对称地形成小豁子的人,那一定是河套人——这是长期嗑葵花子形成的。可见,葵花与河套人的关系是多么密切。葵花天生就适宜在河套这片土地上生长,它耐盐碱,对土地

条件没有过高的要求。人们把好地种了小麦、玉米等作物,盐碱化比较严重的土地只有用来种葵花了。在计划经济时代,农业种植“以粮为纲”,生产队为了完成公粮任务,主要种植粮食作物,但老百姓一定要在自留田的地堰和房前屋后能开辟的一些边角地块种上葵花。在食品极度单调贫乏的年代,葵花子就是河套人最好的零食。看露天电影、赶交流看戏,第一件事情就是赶紧在大铁锅里炒一些葵花子,装在衣兜里,坐在银幕下或戏台前,美美地获得精神和物质的“双重享受”。冬闲了,在漫长的冬夜,葵花子就是最好的闲聊伴侣,过年时,葵花子更是必不可少的待客零食。葵花籽有多种吃法,成熟后直接把葵盘拧下来鲜吃,水润的葵花仁清甜鲜香;葵花籽晒干后直接生吃,葵花仁本真质朴的香混合着阳光的味道,别有一番风味(后来据有关专家说这样吃可以软化血管);再就是炒熟的原味和煮熟的五香,总之都是河套人刻“牙”铭心的最爱。

时代步入市场经济,葵花以其显著的经济效益优势跻身于河套主打农产品,直至今日成为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每到盛夏初秋,八百里河套平原华丽转身为金黄灿烂的辽阔花海,其壮观的场面,园中的牡丹、山坡的油菜花都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无数镜头、画笔、文字如南方闻香而来的蜜蜂,无休止地发现、采摘

葵花最甜最美的神韵。此时,河套的村庄都被金色的花海包围,河套人的希望也随着花朵次第开放。

今年秋天的连阴雨浇灭了葵农热切的期盼。葵花成熟后要把葵盘割下来,然后再仰天插到葵花秆上晾晒,待葵花子充分干透后再收回去脱粒,这样就能保证葵花子的外皮完好,好的品相才有好的商品等级,才能卖出好价钱。今年的连阴雨让正值晾晒的葵花全部发霉,一年的辛苦打了水漂,“今年的葵花瞎了”成为秋天的一声叹息!也有一种说法,今年的勤快人受制了,种得早,割得早,晾晒时正赶上了反常的连阴雨。晚行动的人迟迟没有割葵花晾晒,反倒是避过了这一灾。就像农民常说的一句话:种地就是打彩碰运气了,好一年歹一年。“时人不识农家苦,将谓田中谷自生”。都说现在农民种地高度机械化了,省事了。这是事实,但每年气候的无常、价格的波动、生产资料的涨价等等是最大的不省心和不可预料。记得当年因父亲落实政策回城的二哥,虽然要靠干个体打拼,但最大的感受就是不用再担心

刮风下雨了。在农村,如果遇到一场大风雨,快成熟的葵花就要倒伏,雨停后又要顶着大太阳在闷热的葵田里把倒伏的葵花一株一株地扶起来加固,有的扶起来也成熟不了……

近日,参加“巴彦淖尔市高质量发展”文艺采风活动,走进了三瑞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一家土生土长的当地企业,专注于食葵种子产业20余年,是中国食葵种子行业“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种业公司,研发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食葵品种30余个,公司有高端的科研机构 and 国内最权威的向日葵种质资源库,入库资源5600余份。走在公司的展馆,大数据平台、葵花的发展历史、葵花的品种繁育等,丰富的内容辅以新颖的布展设计,让我对河套的葵花产业发展有了全新的认知,旁边的中国高端瓜子领导品牌“三胖蛋”作了最好的诠释,这是河套大地开放出的最美花朵。不论经历多少风风雨雨,河套人对于种葵花这件事总是坚韧前行,向阳而生。

葵花开,葵花谢,一年又一年。■



万物皆长(外一篇)

■杨晓艳

五一假期去呼市看望父母，走时还是春天，回来的时候已入夏。短短的几天，外面的景致却是两个样子。街上的槐树叶子稠密繁茂，更加郁郁葱葱，青草覆盖了泥土，整个世界生机勃勃，绿意盎然。所有的生命相守同一个约定，集体奔赴，奔赴一个温润而充满希望的季节。

慢慢想来，这个北方的城市，一年四季，路还是那些路，楼还是那些楼，街道还是那些街道。唯一可变的就是这点绿植的荣枯更迭，生生灭灭，还有不停奔走的人群。

季节轮回，一次次的，我们在这样浩大的退退进进中，一切的生命在生长，在蜕变。

每次回家告别父母，我是从来没有做好任何准备的，总是匆匆忙忙地走，急急忙忙地赶时间，告别的话也是那么潦草和无序。今年依然一样，母亲下楼送我出小区。我们的车出小区掉了个头，折回来时，母亲依然站在小区门口望向我们，挥手致别。看着愈加矮小清瘦的母亲，看着那一头的白发，看着孤独苍老的身影，我的心里一酸，眼泪禁不住流了出来。

老迈是一个谁都无法阻挡的趋势，父母是越来越老了。尤其是父亲，过了八十岁的生日以后，衰老的迹象愈加明显，行动迟缓，耳背眼花，言语稀少。年轻时的父亲，像一棵郁郁葱葱的杨树，生机盎然，乐观向上。时光流逝，这棵树逐渐身杆委顿，叶子稀疏，在与时间的拼搏

与顺应中，做了彻底的败将。

看着这生机繁华的世界，想着苍老的父亲，这两个背向而来的生命景象，在这个春夏之交，像两条不同的路线交汇在我的心里。明暗交织，春秋回环，生命的存在，在自然界中是一个有始有终，无限循环的大轮回，更是一个向死而生，永不复返的旅程。想到这些，心里除了酸楚，还有一种望断天涯路的顿悟。

生命啊，其实就是一个过程。晴光入夏，万物皆长。所有的种子从萌芽生根到开花结果，都按照自己的意志努力生长，都在成长的路上老去，在老去的路上毁灭。生长的终结之路是老去，直至毁灭。这不可逆转的法则，是任何力量都扭转不了的现实。

父亲年轻的时候，生命的机体里盛满春夏的沃野，激情飞扬、活力四射，根根叶叶都在成长，枝枝蔓蔓都是活力。那时，生活虽然贫穷，但父亲依然有理想，会把我们当春天的一棵棵小树来培养，依然会在星辰大海里寻找一颗最亮的星，希望我们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栉风沐雨，日日成长，年年结果。

十七岁，当我拿着师范录取通知书回到家时，父亲高兴得合不拢嘴，满脸的笑意像一朵盛开的向日葵，每一条纹路就是一个花瓣。这一纸脱离农村的通知书，既有我的成长也有父亲的成长，是我们一起成长的结果，也是

我们未来成长的力量。

多少年来,我从未听到过父亲关于个人的一点点愿望,他所有的理想全部嫁接到了我们的身上,他所有成长的脚印全部刻进了我们的行程里。我们就是他另一种形式的成长,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存在。

而眼下的父亲,八十年的光阴从身体的每一处穿过,像强劲的风掠夺过秋天的大地一般,萧索苍凉,除了老,还有成长吗?

万物都在生长,即便老去,生命的承接终将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我与我的女儿,都将是父亲的另一种成长。

史铁生说过:“死是一件迟早要到来的事,不着急,慢慢来”。是的,不着急,父亲,你还在成长。每天看书写日记,陪母亲打牌聊天,看台海新闻,这样的行为难道不是成长吗?不也是我们的需要吗?

一颗沉静的心与世界融合后,无争无怨,像熟透的果子一般淡然知足。世间万物,老了也是一种生长,因为任何种子都有一个时间打不倒的内核,那就是,生命的本身还有无数的种子在时间之外的门槛排队,等着去无限地生长。

老屋

侄女要结婚了,我和哥回村里去上祖坟。

五十多岁回故乡,看着故土故人的模样,内心的感慨和忧伤无以言表。秋雨迷蒙,隔着雨雾看村庄。离开这里的三十多年来,像一场不醒的梦,村庄与田野似乎什么都没变,村路泥泞,房屋低矮。那些不变的庄稼,在微雨中瑟缩难禁,在季节的深处解读生命走到尽头的无奈。但道路曲里拐弯,人老房旧,似乎什么都变了,一切都那么陌生,那么模糊,就像我半生以来的记忆一般,隔着一个清明的世界,也隔着一个模糊的昨天。

朦胧中,突然意识到,几年以来,我回到村里,好像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上祖坟祭奠。好像除了这件事情,再没有其他理由走进这个村庄。

人到中年,诸事繁多,而遇上更多的事就是婚丧嫁娶。尤其在我们这个大家族中,每年总有几个机遇,把大家聚在一起见见面,聊聊天,叙叙旧,说说村里的人和事。

车进村子,我们直奔小叔家而去。小叔家的东墙就是我家的西墙。车到大门前,院门大开,人去房空。我漫步走进,院子里静悄悄的,墙体斑驳,荒草漫漫,枝叶横陈。落寞,从每一个砖缝里,每一粒尘埃里,每一寸光阴里汹涌而来,像一根坚硬的皮鞭,击中我灵魂深处最柔软的地方,让我浑身颤栗,泪光点点。

老屋,原本是我身心皆养的地方,是心灵皈依的港湾,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但眼下的寥落与衰败却让我心痛难忍,无法面对。这,还是我原来的家吗?还是那个生机盎然,充满欢声笑语的家吗?还是那个我们为之奋斗和努力,为之依靠和回归的家吗?

时间的末梢,神经还在鲜活而无限地生长着,而我家的老房,已走在生命的末梢,像一件穿旧的老羊皮袄。曾经的温度和光鲜在时间的长河里流失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记忆,一个被走丢的物件,而原本的样貌还在复原着过往的光阴。

我在院子里慢慢走着,走过秋天的荒草,走过猩红的地砖,走过半生的光阴,一寸一寸,步伐那么慢,时间却那么长。在细如牛毛的秋雨中,隔着五十多年的时光,再看我出生的老屋。西边屋檐下的那个燕窝还在,母亲喜欢坐的那个木墩还在,通向后院的那扇小门虽破犹存。多少年来,我们与老屋相濡以沫,同生同进,同暖同乐,它给予我们的安全感与归属感,已经成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这个曾为我们遮风挡雨,与我们相依为命的老屋,和我们一起

在阳光下长大,一起在静夜中入睡,一起做着同样梦的老屋,虽老犹存,还有温度、还在呼吸。

想到这里,我突然酸楚起来,想起母亲搬离这里之后的大病之痛,想起父亲总要找各种理由回来之后的激情飞扬,想起我总要借道回来,站在门外看看的依恋与不舍。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这里还有我们的房子,房子里藏起来的童年,一生都走不出来的少年和充满奋斗的青年。我们在这里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种下无数梦想的种子和希望。在这里起飞,从这里剥离,用无数个白日的耕耘,夜晚的苦读,用汗水和泪水交织起的努力来拔根。房子容纳了我们多少的悲喜荣辱、成长足迹,和无数夜晚灯光的指引。

这千重枝叶落地的院子,这万水冲洗过的时光,这日夜入梦的蜗居,经历了几代人的出生与成长,几代人的奋斗与努力。如今,我们都走远了,老屋,颓废、荒芜、孤老,在秋日的阴雨中如一位长者一般,默然不语,沉沉垂老。

老屋,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成为我一生都走不出去的现实与梦境。

时间是被无数人走丢的孩子,五十多年过去了,人走了,这个被我们走丢的老屋依然还像一棵大树一样,伫立在原来的地方,根扎在无限的深处,还在为我们坚守生命里最宝贵的原生家庭的气息,还在为我们保留一份回归后的立身之地和温暖记忆,还将我们的灵魂一次次牵引。

我摸着斑驳的墙面,脏污的玻璃,切肤的痛漫上心头,泪水涔涔。是啊,这是我们曾经的

家,也是曾经的自己,冷暖与共,昼夜同生。而今,只能叫老屋,或者叫过往了。

哥催促着让走,我收起心思与各种情绪快步走出院门。在院门口的砖缝里看到一朵黄色的雏菊在风雨中摇曳生姿,灿烂夺目。

坐着小叔的电三轮,走向村东的祖坟。车子在泥泞不堪的路上蹦蹦跳跳,车轮乱扭,泥水飞溅,我紧紧抓住车厢,生怕被甩出去。

命运像被注入了魔咒一般,出生在这样的路上,半生以来,走的也是这样的路,泥泞崎岖,颠簸不平。生命的每一次转折,生怕被老屋桎梏,生怕被甩出轨道之外,生怕被碾压在命运之下。一直以来,就像眼下的三轮车一样风雨兼程,蹦跳向前。

爷爷奶奶的坟前,有一棵粗壮的红柳,枝丫斜插,树冠葳蕤,虽是深秋,却开出无数细碎的粉花,为这座老坟平添许多生机。

黄沙细雨中,这座四十多年的祖坟,年年月月,遮风避雨,冬暖夏凉,同样也是祖母祖父的现在的老屋,让他们能够尸骨犹存,灵魂安暖。

生命就是这样的,无论身处何方,总得有个房子来安放心身,总得有个牵挂的地方让心灵皈依有向。别离了两种形式的老屋,别离了村庄,我的心里异样的平静。生命的种种际遇,给予我们不同的生存方式,但无论怎么样的奔波与相拼,每一天最终的归宿,还是需要一个颐养心身的屋子,年年月月,终老相伴。那每一生的归向又是什么样的呢?最终不也需要一个另一种形式的老屋,安放我们的灵魂,安放一代一代的告慰。■

河套麦香

■王 照

一路欢腾的黄河水,百转千回,不经意间转出了一个地肥水美的河套大地。这里昼夜温差大、光照时间长、无霜期也长,又得益于黄河水自流灌溉,河套农人勤劳能干,精耕细作,培育出一片片金黄麦浪,装点了美丽的河套大地。记忆中的河套小麦种植,有着独特的韵味,宛如一幅生动的田园画卷,每每想起,心中都满溢着温暖与怀念。

每当新年过后,惊蛰来临之时,清闲了一冬的河套农人就开始忙碌起来。田间地头一片繁忙,挑选墒情好、土质肥沃的地块,套上牲畜拉上耙,开始平整土地,耙地的目的是把秋浇后干裂一冬的土地用铁齿拉平,让土坷垃破碎,给小麦营造一个松软舒适、适宜生长的温床。播种时,大一点的孩子或妇女在前面帮着牵牲畜,叫作“帮耩”。后边提耩下种的男人,叫作“提耩”。提耩的活儿,都是有多年种地经验的老把式在做,下耩的深浅,落种的多少,看似简单,实则很有说道。会提耩的,不仅下种均匀,还把控得深浅适中,种得又好又快,出苗率也高。不会提耩的,不是种得深了,就是种得浅了,费工费力不说,还保证不了出苗率。播完种后,便是等待麦苗出土。天气渐渐暖和,随着气温的升高,麦苗出土,嫩绿嫩绿,让光秃秃的原野有了生机。春起之苗,日有所长,在一水又一水的浇灌中,小麦渐渐长高,放肥苗、拔节、吐

穗、扬花灌浆,成熟的麦子变成了一片金黄的麦浪。农人的汗滴变成了一粒粒饱满的粮食。

割麦前,人们先是铲场面,就是在选定的打麦场上铲除杂草,撒上去年的麦杈子,用碌碡把场面轧实,整平,准备在场面上垒麦垛。家家户户要准备好磨石镰刀。动员全家人一齐上阵,到麦地里去割麦子。那时,孩子们也正好放了暑假,大一点的就和父母一起下地割麦,小一点的就负责和老年人往出送水送饭。下地割麦的人,通常是每天早上早早出工,趁着早上凉快的时候,抓紧抢收,容易出活。家里的老人在家准备好饭菜。晌午回家吃饭后,下午等凉快点再出去,因为正是三伏高温天气,晚点下田能好好地休息一下,缓缓身子,也避免中暑,然后一直会在地里干到天黑才能回家。

割麦子是一件异常辛苦的活。头顶有烈日在烤晒,身上有热浪麦尘扑面而来,如刺的麦芒在太阳下是那样的炫目耀眼。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干活都会大汗淋漓,更何况要弯着腰,一只手揽抓麦秆,一只手用镰刀,一刀一刀地去割。又不能脱了衣服光着膀子干,否则胳膊、脸上被麦芒扫过,再被汗水一浸,那滋味就像针刺刀割,揪心疼痛。割麦时要有个领头的,俗称“拉要子”,就是在前面第一个开割,先选一把长得高的麦子,一分为二,用穗

头的另一端相互交错打个结,叫作“打要子”。然后,左右两个人跟着领头的割麦子,一把一把地放到打好的要子上,俗称“压要子”,这样一拉一压,一片一片的麦子就割倒了,等晾晒到下午再捆扎结实,再等待拉运上场。“打要子”是个技术活,通常都是干活的老把式来做,既要打得快,供得上“压要子”的人,还要打得结实,不会在捆麦捆时被掀散。母亲就是我们的领头人,“打要子”时她在前面起步,我们在后面“压要子”,因为我们还只是孩子,母亲不敢让我们干得狠了,怕我们拉了胯,坚持不下来,总是让我们慢点割。一般人家割两三天的麦子,我们大约要割上四五天时间。一天下来,割麦的人都会腰酸背痛,浑身无力,非常辛苦,过去读诗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其实我们这里锄禾时节在春季,天气不冷不热,而且站着拉锄,在农活里并不算辛苦,只有割麦是最苦的农活。虽然辛苦,但一想到香甜的白面馒头,一家人的生活希望,大家的干劲都是十足的。

收割完毕的麦子要拉到场面上,俗称“拉麦子”。那时,拉麦子用的都是驴马车,把捆好的麦子,一捆捆装在车上,俗称“挑个子”。“挑个子”就是一个人用一柄钢叉,俗称“黄叉”,扎进麦捆里,挑起来扔到车上。装车的人接住,一层一层把麦捆垒起来。装车也是个技术活,会装车的不但能装得多,装得高,装好车后,用两条粗麻绳从车中间铺开,车后面有一套绞锥绞棒加力拧紧,走到路上就不会撒了。麦子拉到场面上再码成整齐的麦垛。码好的麦垛形态各异,有的是长方形,顶端呈屋脊形;有的是圆柱形,顶端呈圆锥形。码得好的麦垛,再大的雨水都不会漏进麦垛里面。麦垛码得好的行家里手,是东家请西家叫的红人。

一个场面里大约有十几户人家的麦垛,大大小小的麦垛散落在场面的四周,中间留出一大块空地,用来碾场。碾场的时候,人们早早起来,一个场面里的人会自发地组成一个互助小组,来到场面拆开麦垛,将麦捆抖散摊在场院上。摊完场,人们就会在场边休息等待碾麦子,俗称“打场”。骡马拉着碌碡上场了,火辣辣的太阳下,碾场的人头戴草帽,手拿皮鞭,把拉石碾的牲畜和自己用一根绳连在一起,一头系在牲畜的笼头上,一头系在自己的腰上,随着皮鞭的挥动和身体的转动,石碾在骡马的带动下一圈一圈地压着麦秸,直到所有的麦粒都脱离麦穗。这时其他等待的人们就开始将表面绵软的麦秸用木杈抖起来,和落地的小麦颗粒分离出来。男人们抖麦秸,妇女儿童把麦秸抱出去,放到场面边缘。抖完场后,便开始攒场了。攒场就是把碾好的麦子攒成堆,堆到场面中央等待有风再扬场。等风来了,就开始扬场。扬场风是关键,风大了不行,风小了也不行,只有不大不小恰到好处的时候,扬场的老把式瞅准时机,抓紧用木锨铲起麦粒和麦壳,迎着风,向前抛撒出去,随着风的作用,麦粒和麦壳分离开来。男人们拿起扫帚,轻轻扫去落在麦堆上的秕壳,这个活叫做“打立扫”,金灿灿的麦粒逐渐堆成了小山丘。收拾干净的麦子就可以装袋子入仓了,丰收的喜悦弥漫在夏日的时空,生活的憧憬也装满了庄户人的心窝窝。

如今,岁月流转,传统的收割麦子早就被机械化作业取代,可是那些河套农家种小麦收麦子的场景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成为我最珍贵的回忆。那是土地与农民之间质朴而深厚的情感纽带,也是我心中永远无法磨灭的温暖印记。■

一支不穿军装的挖渠部队(外一篇)

■张志坚

一个萦绕在我心头久久不能挥之而去的往事,让我时时想起而夜不能寐。我想倾诉这个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故事……

专业团这个名称我想很多人都不熟悉,为了解我采访了时任专业团三营副营长的刘毛元同志(原乌拉河管理所副所长)。

刘毛元回忆:那是一个轰轰烈烈大挖排干的年代,全盟总动员。挖排干的队伍中有农村的社员,城里的干部职工,工厂的工人,学校的师生。

据刘毛元介绍,1976年8月,杭锦后旗成立了一个由优秀基干民兵组成的专业团。这个由旗领导挂帅,武装部组建并指导的团队下设政工科、后勤科和施工科。全团共三个营一千多人。一营专做桥梁涵洞工程,二营和三营做土方工程。专业团严格执行军事化训练,真正做到战时拿枪上战场,平时搞农田基本建设。专业团在开挖总排干、一二三排干以及七条分干沟和农田基本建设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一支不穿军装的挖渠部队。

专业团共有五个营,除三个优秀基干民兵营组成以外,还有旗里从农村选拔的一批优秀回乡青年和下乡知青组建的两个营。这五个营的部分优秀青年被旗里当作后备干部培养,从他们中间走出很多优秀干部。

二排干清淤工程开始时,专业团开了一次

动员大会,各营便奔赴各自所承包的标段。旗武装部干事任营长、刘毛元任副营长的三营去了大树湾公社海林大队(现蒙海镇海林村)的工地。他们住在农户腾出的房子里,并且设立了营指挥部,紧接着便开始了一场热火朝天的二排干清淤大会战。

后套地下水位高,旧排干被淤泥堵塞,这给挖土方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战士们当时只能站在泥水中作业。一整天光着脚泡在泥水里挖泥土,参与劳动的人苦不堪言。团指挥部了解到情况后,立即拨来一批高筒雨鞋,又调来数台柴油抽水机,这才解决了在泥水中施工困难。担土方也很辛苦,土与水和成泥,战士们肩担上坡,泥水滴落,把上坡的路踩得泥泞不堪。好不容易担上了坡顶,箩筐里的泥土又倒不下去,只能再用力磕。刘毛元回忆:那时真苦啊,但是三营的战士们没有一个叫苦的,反而还积极开展劳动竞赛。

二排干的清淤工程完工以后,三营又转战到南渠公社长庆大队(现归三道桥镇管辖)的盐碱滩上平整土地,到四支公社蒙汉大队(现归沙海镇管辖)开挖蒙汉支沟。三营在一个秋冬季换了好几个工地,都圆满完成了团里分配的任务。

1976年冬,专业团和各公社民工组成的施工队伍,参与开挖一排干,那里是总排干的起

点。那年冬天天气格外寒冷,大地被冻住一尺多深,挖一排干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冻土挖不动,战士们只能用大锤把一根根胳膊粗的铁楔子砸到冻土里,把冻土砸开再破碎成小块,然后人背肩挑抬出去。后来有的工段用土炸药爆破,危险自不必说。那时的工地每天“轰轰隆隆”的炮声此起彼伏,炸出来的土方用箩筐担出去。大一点的人背,再大一点的就用铁丝绑住,两个人用杠子抬到排干背上去。就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专业团的战士和民工们用粗陋的劳动工具加班加点,甚至挑灯夜战,在元旦前,一排干工程终于胜利竣工。

一排干工程结束后,按照团指挥部的指示,全团休整了一段时间。其间,文艺宣传队带着热火朝天的文艺演出,送来关怀与温暖,驱散了冬日的寒冷与人们的疲惫。

又是一年春来到,专业团被调去黄大支沟(黄济渠到大发公中间的一条排沟)的施工场地。天气暖和了,土方易挖,工程进行顺利又高效。团结公社(今团结镇)党委特意慰问施工队。那次慰问,团结公社给了三营三口猪,每个连一口,人们深受鼓舞,施工的干劲就更足了,不到两个月,黄大支沟工程就竣工了。之后,专业团又参与了德义支沟等工段的开挖,因表现优异,三营被评为先进集体。

让刘毛元记忆最深的是挖广林扬水站基坑。在那个多雨的秋天,一排干里的水漫上了旱台。专业团在施工处的上下游筑起两道大坝,把中间的水抽出去,但仍有近一尺的淤泥必须挖出去才能打牢基础。从几丈深的基坑里挖出泥土,其困难可想而知。刘毛元却率先行动,跳进去就干,其余人也紧跟其后。“你还别说,人要是拼了命,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刘毛元感慨万千。基坑挖好后,基建施工单位抓紧时间垒石头、打混凝土,硬是把扬水站建起来了。扬水站从1977年冬天建成后,经历了近五十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仍然耸立在

总排干上发挥着它的作用。

两年多的时间里,哪里有需要,专业团就去到哪里,听指挥、挖排干、搞建设。一二三排干和七条分干渠以及大小支沟、毛沟、农田基本建设,都有他们劳动和挥洒汗水的影子。在1978年的春天,专业团完成了其应有的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专业团”早已成为历史,到如今已经很少有人提起,更少有文字记载,但其功绩不可磨灭。谨以此文,讲述曾经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铭记、致敬为今天的幸福生活奉献过辛劳和汗水的那支不穿军装的挖渠部队!

二叔挖过二黄河

二叔一生参加过两次盟里最大的挖渠工程,一次是1958年开挖二黄河,一次是1975年开挖总排干。挖二黄河时二叔23岁,是个意气方刚的年轻人,挖总排干时二叔已经是个中年人了。这两次挖渠工程二叔时常给我讲起,而且他一辈子都不曾忘记,直到生命的尽头。

挖二黄河那年,二叔刚结婚就跟同村的十几个人上了工地,他们中最大的不过三十岁,最小的只有十八岁。那天走的时候,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去村口送行,二婶也在其中,柔声安顿二叔劳动时不要过于拼命,保重身体。

村口停着两辆大胶车,一辆空着的准备拉人,另一辆车拉着粮油菜蔬、木头椽子、红柳芭子和箩头担杖。生产队长看人都到齐了便说:咱们走吧,路挺远,早走早去,去了还得搭窝棚了。二叔恋恋不舍地看了二婶一眼,扛着行李大步走到大胶车前,把行李放到车上,又上车坐在行李上,扭头与亲人告别。

车馆手里的长鞭甩得“啪啪”地响,马儿们奋蹄疾奔,中午时分,二叔他们就赶到了工地。生产队长找到旗里的指挥部,问清了他们公社的施工地点后回去开始搭窝棚,建伙盘,一切

准备就绪,单等第二日天明下工地。

天刚放亮,二叔他们就担着箩头,拿着铁锹上了工地。工地上人山人海,担担的、推车的来回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二叔他们找到自己的施工处,便投入到繁重而紧张的劳动中。

开挖二黄河是个伟大的工程。

二黄河从三盛公黄河上开口建闸,河水至乌拉特前旗三湖河再度汇入黄河。二黄河把后套的八大干渠都统驭在内,八大干渠又分出无数的支渠,它们像毛细血管一样遍布河套平原,给千万亩土地输送着血液。二叔晚年时说:他为能参加这样伟大的工程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工地上每一天的劳动竞赛让二叔热血沸腾。他挥汗如雨地挖土,装土,担土,被评为工地上的劳动模范,成了广播里有声、报纸上有名的“人物”。工程指挥部还发出了向二叔学习的号召,一时间挖渠工地又一次掀起了劳动竞赛的高潮。

转眼间到了冬天,二黄河已经挖得很深,担土上坡很是吃力,特别是上坡的路被踩踏得泥泞不堪,人走上去都打滑。脚上穿的鞋磨破,许多人都打着赤脚,脚长时间在冰水和烂泥中浸泡,红肿破裂,每走一步钻心得疼。但是,二叔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如期完成了施工任务。

二叔是千千万万挖二黄河大军中的一员,也就是这千千万万的人,不怕苦、不怕累,万众一线、艰苦奋斗,用最原始的劳动手段(当然也有机械施工)挖出了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造福于后代的总干渠。我问二叔挖二黄河苦吗?二叔很朴实地说: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吃不了的苦。苦是苦了点儿,而且还落下点儿伤痛,但是也值得了。

一条河一挖就是10年,230公里长的河道,横贯河套平原,凝结着无数人的心血。黄河水经二黄河再进入后套的大小渠道,滋润着千万亩肥沃的土地。二黄河是耸立在后套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如二叔他们一般参与其中的劳动者就是树起这座丰碑的英雄。■



礼 物 (组诗)

■广 子

背靠阴山

无马可牧。我背靠阴山
天空也无盘旋的鹰。只有云雾

在模仿马队的阵列。躲在密林里的
泉眼早已撤出了岩石深处

而忧伤和骄傲无处可藏
终年不化的积雪远不能平息

狂风刮过山顶时的暴躁
我背靠阴山,变成新世纪的懒汉

山上雷霆奔走,石头一声不响
与沉寂的群山保持默契

我张开双臂,摆出鹰的架势
白云飘过,背后的阴山岿然不动

在草原上

直到将暮色换成曙光
我仍然站在草原上

直到青草的波浪如大海平息
我仍然站在草原上

直到河流变暗
挖掘机开上山冈
我仍然站在草原上

我站在草原上
不是因为它有多美
也不是我想变成一棵草

只要站在草原上
只要风还吹在脸上
我就知道马的脾气是怎么变坏的

在草原上
每一匹马奔跑的姿势
都比风性感

在草原上
一群马与一匹马的孤独一样大

在草原上
一群马与一匹马的悲伤
和一棵草一样大

秋日

这么多浮华摆在面前
超市,餐馆,茶楼,停车场
公园的门早已关闭
上山的路被挡在收费站外
这只是生活的局部
在邮局昏暗的十字路口
蚂蚁找不到回家的路
但那又怎么样呢
夕阳准时照在阳台上
没有什么可以妨碍
我在傍晚的沉思
没有什么比一束迟暮的
光亮更使人感到倦怠
大厦投下倾斜的倒影
窗外落叶纷飞,没有一片
可以落在阳台上

中秋之夜

秋风卷起凉意。树影在动
西房灯亮着,东房也是
这是一个明亮的夜晚
但秋意已凉。我衣衫单薄
站在院里的果树下
不抬头,也不低头
像挂在树上的一颗苹果
只要风还在吹,秋凉没有散去
只要远方的爱人没有哭泣
我就不悲伤
我的孤单就是一轮明月

中秋诗

我盯着月亮看。直到看见
无数个小月亮在眼前飞

就像一万个媚眼在天上飘
你知道,我盯着月亮看
其实是在看一个过去的你
爱一个人,要有多自私
才能到达恨;要有多阴暗
才能与月亮怀中的伤疤弥合

今夜。谁能看见我眼里的月亮
谁就是我心的那个人

当元宵节遇上情人节

月亮升起来,月光仿佛一道
天然的分水岭:把玫瑰的心情
转化成汤圆的心境。但也带来了
新的难题:一束女性的玫瑰
和一碗母性的汤圆,如何平分
一轮明月。你的心到底像
玫瑰一样红,还是像汤圆一样白
也许是我复杂了,现实
很可能是,你醉心于一束玫瑰
而我更喜欢咬破一粒汤圆
我是说,当元宵节遇上情人节
我选择站在月亮一边,我愿意像
月光一样祝福:汤圆与玫瑰
一个包藏甜蜜,一个敞开芬芳

礼物

春天一定很后悔
来得太晚了
春风弯下腰时
青草正好撅起嘴唇
两片草叶
只是轻轻一碰
春风也跟着颤抖
仿佛触动了春天的神经

雨中漫步

闪电扑向阳台,而乌云只想待在高处
 阴暗、潮湿的街道上
 没有谁,会在意我的悲伤
 除了一把伞,没有谁会承认
 自己是一个被淋湿的人
 雨从街道一直下到公园里
 在雨中,没有谁会关心
 一棵树的悲伤。没有谁会在意
 树叶像闪电身上的鳞片
 这些小伞一样发光的树叶
 有一瞬间,几乎要把我照亮

大雁飞过

我以故乡的名义挽留过大雁
 但秋风在迁徙的队伍中安插了两只翅膀

大雁飞过,带走鸣叫
 我从未飞过,也没落下好名声

每次大雁飞过
 我就感到一阵孤单

每次大雁从我的孤单中飞过
 我就感到,我是掉队的那一只

黄羊木头

地图上找不到黄羊木头。不等于
 拆开来,也找不到一只黄羊一截木头

这地方小得像一块可以忽略的疤
 就连蚂蚁踩上去都不会滑倒

你不用担心,春风将很快出动
 一支梨花的特种兵来清剿残留的积雪

就在这屡遭遗忘的村庄,我忽然想起
 你的第一次抵抗像黄羊一样灵活

像木头一样固执。风升级为狂风
 吹散了乌鸦的例会。在这黄羊木头

我们还远不如一只蚂蚁多情
 卑微的顶多算是黄羊木头的一块疤

荒野的召唤

耳朵听不到的,交给内心
 内心听不到的,交给梦境
 但荒野的召唤让我灵魂出窍
 也许是幻觉,我太渺小了
 面对群山,不比一阵风
 在风声面前,不如一棵草
 躺平,不足与石头为伍
 转身而去,也不配与浮云同行
 我没有苍天的耳膜和大地的心跳
 也没有尘世无边的怅然
 只能像野兽一样爱上荒野

春日

大地开始露出它轻浮的一面
 窄小的河面上,春风在跑
 我们躲在四月的背后,密谈
 语气充斥着一定湿度
 这时候需要一点儿安静和沉着
 来应对大梦初醒的光阴
 因为只要风一吹,树木就会变得慌张
 就像火感到了燃烧的压力
 我觉察到你手心里的一丝湿热

春天啊！此刻
我还有那么一点儿恍惚

梅力盖图

高速公路上。七月在拐弯
夏天就这样超速了
极不情愿地把我们带到梅力盖图

云已经低到不能再低
你的呼吸像一吹就破的纸

但是还不够蓝，有人指着天边
就好像说，生活还不够碧绿

我只好抑制住暂时的汹涌
在梅力盖图，在你的呼吸里
尽管我仍是一株被风一吹就冲动的草

阿尔巴斯

我就知道，一说阿尔巴斯

你的眼里会蹦出一群山羊
白毛，大眼，粗腰，肥臀
一只一只扭过山坡。只要牧羊人
从云端取下鞭子，傍晚立刻
就会安静得像等待暴雨的俘虏
我从山上下来，草叶上沾着雷声
树枝挂着闪电。我就知道
一说阿尔巴斯，在你的眼里
黄昏不过是一吨煤，而晚霞也
不过是一火车皮焦炭。当牧羊人
从羊群耳边收回嘹亮的鞭子
我就知道是你，阿尔巴斯
如果再给落日喂一把青草
落日也会变成一只肥硕的山羊■

广子，本名郭广泉，70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著有诗集《往事书》《礼物 2013》《蒙地诗篇》《荒野的召唤》等，作品见《诗刊》《十月》《人民文学》等刊物，并被收入《中国百年新诗编年》《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诗歌卷》《新华文摘》等选本。曾两次获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嘎”奖。



多年以来 (组诗)

■赵春秀

黄 昏

傍晚,回头看了一眼比我走得还慢的那个人
他手里拎着明天的早餐,还有几斤杂粮
力气不如从前了,不过,你看
我们还是把一天的太阳很快搬下了山谷

延 续

再加少许应允:落日最后一刻落进土里
田野上,黑夜,降临

至亲和祖辈,压住藏伏的穷根,灾难,敞开的黄土

压着飞沙走石,有些事物,有些我
才得以延续

小半生

我们有一所房子
白云从屋顶飘过
我们围起炉火
彼此没有太多的话

我们歌唱
栅栏间豌豆花开放

我们搬运自己到中年
木船不再摇晃,荒废在湖光之外

我们整夜读一本书
听骨骼敲打空气、水,窗外的孤星

晒太阳

就晒太阳吧
就看柳絮飞吧
就呆呆地从门口出来吧
就坐在一块小石头上
改变身陷暖阳、雨水、风雪
那些几十年的境遇
不再让它们纠结、压抑、困惑
现在我是婴儿
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光轻松地飞过我的头顶
照耀大地
红花红,青苇青

十月,到额济纳

众多沙子辗转各地,之后
来到广袤的额济纳
众多人留下足迹,去向它处

偶尔被某种植物召唤,一次次,千里跋涉
十月,我在额济纳发呆

暮色晴朗

似朝阳升起的另一天,我和旷野

说生的意义,说到全身枯竭

场面,陷入寂静。

沙子,埋住双脚

胡杨,枯而不朽的部分扭曲缠绕

勒紧战栗——

一定是它的一生

无法向人类讲述,它的根带着它的身体

在沙子深处,是不是也

朝着某个方向行走,也带着人一样的疲惫

扣 押

我知道,一路走来我扣押了许多词

直至它们僵硬到我想不起来

直至它们在我看过的万水千山开始柔软

直至我放弃。此生选用它们的权利

都在躲不过的劫难中徘徊

喜欢苍白的时候,我扣押过雪

无人窥视你过得是否合乎情理

几阵风就能把春天刮回来

我连想都没想过,我

能搬了这个局

我扣押的,还有几件该扔掉的东西

它们已经有了破洞并且还在流泻我的光阴

更何况,听这话的人就算站在面前

也不会说了

屋顶的鸽子

老屋院里的昙花

困在一场暴雨里,无处藏身

雷声滚过,雨停,昙花落

鸽子飞上屋顶

它们相互叙述着一朵花的经历

咕咕叫着

就像喊我的名字

火焰之外

阴云在天空平铺开

然后,渐渐地是一些语言覆盖

说出和没有说出的

终将隐秘在一个人的腹内

像一粒镇静的药

即使飞得再高,即使贴近泥土

谁也不会留下足迹

一段记忆像翻飞的纸屑下落不明

另一段像青山

坐落于火焰之外

我在那里埋藏着勇士的剑和斗篷

足够你寻找大半生

对于还没有拼凑完整的记忆,我想轻描淡写

山 中

秋天,用一片树叶回应大地

太轻了

树叶堆积,我担心下一次

找不到你曾驻足的地方

它们一旦枝繁叶茂,我是分不出来的

分不清树下哪片位置都有哪些人,为爱那样虔

诚

我不曾在此祈祷过,因为
我还摆脱不了落叶对孤独的纷扰

词的安宁

我心里,有一条猛江
水越深,人世越轻
我那么在意,我说过的任何一句话

日子久了,雪雨纷纷落在屋顶
最后消失在空气中
我还是担心

有一天,我没有说出的话
会成为震耳欲聋的喊声,会汹涌
但没有

这个世界
总有点,不相同的声音
带着词的安宁……

中 年

黄河水偶尔清透
流经巴拉贡,向西,草木旺盛
树荫铺展一寸,麦子长高一寸
我在其间学会了拒绝、告别

捡拾
遗落的金莲花种子
修炼言语。虫鸣呢喃了整个夏天
我原谅了人间所有的错
尘飞,雨落
在鹰翅上,写下世人看不见的经书

中年没有之前,没有之后
没有假如。因为
我们活得太像自己

无非是忙着做事

风起时
才又想起不同的人

多年以来

别人的语言
像别人的眼睛一样
不适合我,我的语言受训于
朝起暮落的每一天
知天命时将太阳和水带进身体
这一生
我已从中得到太多恩惠

这来之不易的祖训家规
我必须遵从
恩惠是命运之神,无私的馈赠
总有一天我会消失
我的姓名
足以证明我谦卑的来龙去脉

而我——是
经过深思熟虑,才开始变老的

我面向的日出日落,从没改变

有时,你像雨不听话
跑出来落在盏昏黄的灯上
滴着水

你来时,穿过马路对面的小树林
你来时,我小心翼翼地卷起莲蓬

我想象你是林中的狮子
有时也会想,你是一只猛虎

其实,你只想是个诗人

诗是一所空居室
而我不能用藏有污垢的扫帚打扫它

这时,稻田在风中凌乱地摆动
颗粒在清算秋天的债务
而倾盆大雨瞬间落满怀里

原本如此
原本如此啊
我面向的日出日落
和你,从没改变

未来的每一天我都不会怪你

七月,蚩蚩在月光里叫
十月,草籽落地,你如何漠视
无人讲得清,存在的沉重和轻盈
你骨头里平放的十字架
比海水汹涌,带着腐蚀的盐

说吧,读出每个字最重的音节:
下弦月照耀这样的秋天,——把光阴浪费成碎片
让秋风,让落日,让恒久的星辰给出启示
让咽下的粮食给出启示

年岁始于立春,终于大寒
翻开二十四节气,雪已经把我下白了

我怎么会怪你呢?

想起一次冬捕

不用奔赴就能从容地走向死亡
只有鱼们,敢带着流淌的血
卧于寒冷和疼痛之间
海龙王在水底清点鱼的数量,鱼们并排躺在冰

面上
只有天空,看见它们张了张嘴

人间的火,油,硬币,都砸向这里
轰轰烈烈的葬礼,三九天锣鼓齐鸣
众鱼用下陷的眼神接受了一切喧闹
然后,它们安静地躺好
总算走了,散了……
乌梁素海最后一层薄冰化开
一条小鱼上来呼吸,博人一笑
可惜人们只议论:那天名人可多啦,冬捕圆满成功

草原之上

它们有一种沉默,在月光之上
与风雨交流,在无人在意的料峭里开花

它们有一寸土地,在高山之上
不懂得逃避,也没有再好的选择

它们有一段絮语,在草原之上
即便遇到雷电,也要在闪耀的刹那绽放出永恒

它们刮一场东风,在诗歌之上
在这里,怀抱春天,它们跑得更远

它们是草、是树、是没有姓氏的花
在这里,毫不惊人地破土而出

这里,有难以估量的生命
在泥土里延伸
我们活得很矫情,不像草木制成家具还可以传承
因此,只能以一个诗人的身份
活过今生■

为你写诗 (组诗)

■张介国

爱的符号

在今夜,我不再数星星
我来数你的头发
一根,两根……
请原谅我,今夜
我数不过来
我只好把数过的作上记号
明天接着数
一根,两根……
如果这样,我不知道要数上多少天
但我愿意,在你头上
画上,爱的符号
哪怕一年
或者更长……

为你写诗

一条大河,给了我们居住的平原
你给我的小日子,是平原上
随着日出日满蒸腾的炊烟

山很远,海很远
风一年刮两次,一次刮半年
吹的平房很平瓦檐很低
你四十瓦的灯泡亮得晃眼

照得见我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

当我把脚手架留给天空
回到你的大地,一张餐桌
摆满柴米油盐烹出的香味,你的香味

重新出发
我看到你那张送行的脸,蘸过了
柠檬黄连花椒辣椒,却绽放
蔗糖般的笑意

想和你虚度时光

冬天,日子很慢
慢到我围着流水打转

清晨的玻璃总会挂满冰霜
你掖着被子不肯起床
我劈柴,打炭,点火
直到烟筒冒烟。你起来
躲在墙角杳晃,把自己围成一座菩萨

我生火,你围着炉台转悠
我们不急着吃饭
屋外是慢腾腾的炊烟

好日子总会上火
我们不急着就医

阳光也很慢,迟迟离不开打盹的人
也想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那两间房子里
没有客人,茶壶也一直冒着热气

切一块儿光阴给你

你说在春天和我来一场约会
我只准备了一块儿光阴给你
有一生不变的我
有阳光下蓝色的海
有足够大的一块地
随心所欲种出我的爱:
玫瑰,巧克力……

后背

阳光好的时候就想起了你
想起了每一个清晨,阳光透过树叶
你后背落满了清凉

你的后背是块移动的土地,总在清晨出发
一路收集阳光,雨露,粮食,果蔬……
傍晚归来,一一卸掉

阳光好的时候,大地上有绿色的光芒
而你的后背,有金色的火焰

掉下来一个亲人

有人说,思乡的人喜欢看月亮
每看一次,月光会把乡愁冲淡一些
月亮上仿佛住着自己的亲人

心情会大好。我又想起我家的那只猫咪
月满时,它在房檐上不停地来回跑动
尾巴像被月光牢牢系住。终于挣脱了
它会从天窗上一头栽下
而我感觉到像是掉下来一个亲人
那几年,正是我睡觉最安稳的几年

乡村娃

云很低,紧贴着大地。飞翔
我背着云,逆着风。奔跑

我要赶在大雨之前,把场面上的瓜籽收起
心早已被雨湿透

抵达门口时,几个六七岁的孩子
正用木锹把瓜籽一点点收拢

感动之余。他们的笑声似波浪,正把天空中的
阴云慢慢推远

芒种

春日求雨,冬月盼雪
古老村庄的人
头顶神龛,拉儿带女
在龙王的佛像前,虔诚地拜着
久远的年代,天气的密码尚未破解
雨水乃圣灵之物
每一滴都仿佛被他们的虔诚所动
如今,这一天
一棵棵古树下
他们掐着算着,一场到来的雨
能不能湿透五指
让一粒粒种子
直立起来

黄土地的雨是不收人的

大雨滂沱
 爷爷还在地里
 叔父是一支箭
 消失在雨雾里
 幸好,爷爷在沟底
 叔父倒成了落汤鸡
 回来后,爷爷说
 黄土地的雨是不收人的
 那年,爷爷八十五岁

雨中

中雨。不急不缓
 拍打着门窗
 有人在敲门
 如果声音再大点
 会显得急促
 楼下
 一辆三轮车从雨中驶过
 引擎急迫轰鸣
 引起乌云的惊悸
 望着窗外
 这时,路上的妻子
 和往常一样
 脚下的两个轮子
 正沿着一条生活轨迹
 不急不缓地奔驰在
 回家的路上

抽烟的父亲

父亲坐在院子里
 点上一支烟
 有时含在口中
 有时夹在指间

烟雾在他身边升起,消散,又升起
 一支抽得很慢的烟
 短得快剩下滤嘴
 父亲在品咂中
 仿佛已历百年

开提升机的女人

叼根烟,吞吐的表情
 令人想起蹲墙根的汉子

提升机上升,她的头
 自然仰起。嘴角扬起
 小麦肤色与太阳光混合的笑

下降时,头下垂
 只有烟雾还在升起

落地。她伸了伸懒腰
 满嘴翘舌的东北话
 和舱门一道打开

醉汉

从电厂路往回走
 在十字路口,我看见
 一个颓废的男子坐在交警岗亭旁
 仰着脖子喝酒

夕阳下沉,人们都在匆忙赶路
 只有他像坐在自家炕头上
 呆滞的目光没有远方

驻足间,众人投来各异目光
 打量、好奇、鄙夷……
 这个不被同情的酒鬼
 他的灰心丧气

像一块沉重绊脚石
难以清理

环卫工

我还在梦中,向天空索要星星
你的影子,已拨亮沿街路灯

一把扫帚一辆斗车
是你名下得意的士兵
你不断重复的只有一个
弯腰弓背的细节。用以收复

每一枚落叶,一片纸屑
每一粒细沙,一撮土灰……

我的生活

妻子做着面料
一年四季很少闲着
时不时熬夜
我做零工,累不言说
傍晚归来,坚持把饭做好
等她风尘仆仆回来

我的生活还是十几年前的样子
一个人总等另一个回来
饭一直冒着热气

金色的幸福

推开门窗

旧的事物新的时光
又有多少爱情开花结果
燕子出壳,梨花又开
小区里
一对刚结婚不久的老年夫妻
在晨曦中
手挽着手,踱着碎步
美好的时光从不嫌弃
迟缓的事物
金色的光芒金色的幸福

时光

三月刮风
四月扬沙
五月大地已葱茏
我是河套平原的一颗蒿子草
随风而走
随沙而居
随地而绿
我三月敲砖
四月抡镐
五月刮白
六月家园已成雏形
挥汗之间
一年已过半
回望家乡
母亲的坟冢又添新衣
几亩沙盖地
庄稼丰收在即
倏忽间
爱人已替我扛起了整个故乡 ■

那年花开 (组诗)

■ 郝云艳

把时光送还你

又悄悄地想起你
回到花儿绽放的季节
梨花树下听风吟听鸟鸣
望星辰若海,把梦装点成晶莹的日子
遥不可及的诺言,我都信
都说一朝入梦,终身不醒,就是永远

把这些带着露珠的文字
还有文字背后的真相,送还你
还有先人散落在河套大地上的箴言
描摹成一幅长卷,送还你

那年花开

梨花、桃花、金银花、枸杞花
像一场盛宴,散发着空灵的香气

我迷失在一本本艰涩难懂的古文里
比遥远更遥远的古人
用性命凿刻神灵的谕旨
凿刻神灵的符咒
还有懵懂的爱恨情愁

穿过时光的隧道
落入红尘,落在梨树下

是数千年与古人同样遗失的梦
此去经年,花又开

榆树沟一梦

那棵千年古榆树下
古人也曾打马走过
架起篝火狂欢过
虔诚地祭天祭地祭神灵

天赋予他们智慧与灵魂
斗转星移,天地无常
千百万年的梦想与憧憬
栩栩如生地刻在岩崖上
山风刮了数万年
依然刀锋挺阔,神秘庄严

山顶刻有太阳、月亮
还有马牛羊和骆驼
黄羊似奔跑
岩羊角如弯刀
盘羊角大而旋着

千里画廊隔着万年与今人相遇
老榆树无声地守望
皴裂粗犷的外衣里
我懂你目光背后的深意

我懂你一挥臂膀的引领
穿越时空与古人的灵魂遥相呼应

千古流传敕勒歌

太阳照亮毡房
月亮挂在山巅

你在哪儿
山泉唱着数千年的情歌
老榆树下望眼欲穿

一缕炊烟袅袅升起
你是否忘了
敕勒川阴山下前世的约定

敕勒川 阴山下
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你在哪儿
太阳已落下山岗
月光照亮脸庞

阴山岩画 自带光芒

这个地方似曾来过
在梦里,绵延不绝
在梦里,浩浩荡荡
在梦里,有风吹进山口,有风掠过山巅

每座山头,每一幅画面
都带着江湖的气息
张力劲霸,自带光芒
冥冥中萦绕着古人不灭的灵魂

天当被,地作床,生生不息

数万年后,我站在这里
吹着你吹过的风
触摸你带着体温的刻痕
神思飞扬……

穿越时空 长城一梦

关隘、城堡、烽燧、道路
游牧人与农耕者
城里城外交往频繁
风清日朗,流云似水
比如,今夜,月儿正圆
幽蓝色的夜里,月亮挂在城墙上

你说,我们在一起吧
让我做你的青马,与你的战马一起
在最原始的爱里,以命相抵
你说,若战争,我就与你一起跨上战马
若和平,我就与你一起开垦扶犁种庄稼
若修筑长城,我就与你递水送饭做衣裳

秦时明月汉时关,穿越时空的长城一梦
古人是否也这样爱着生命,爱着生活
并肩负使命,与长城一起挺拔在风里雨里

金戈铁马

长城南,长城北
阴山南,阴山北
大漠南,大漠北

城墙下拾捡起古人的兵器残片
也许是蒙恬、卫青、霍去病或者某一位将士的

千年风云变幻,金戈铁马
抖落一身的疲惫与豪情
让我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
我们血脉相连,生生不息

彩帛

相距各四百余里的三受降城今安在
虽遥相呼应,却是梦瘦路窄

阻隔,改变了突厥的走向和目标
互通有无,绢马贸易可获得一时安宁

一匹马可换几两银子
一匹马可换几斤茶叶,几个陶罐

一匹马可换几匹彩帛
一匹彩帛可做几件衣几件裳

彩帛,一头是大漠边关的守城人
一头是父母妻儿的深情期盼

缝一件彩帛嫁衣吧
等着有情人来迎娶做新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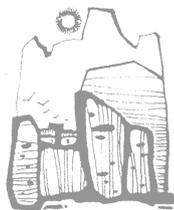
缝一件彩帛夹袄或棉衣吧
受降城前无战事,塞外边关有往来
——铭记难得的安宁

秦直道

春天,站在直道上,看漫山遍野的花儿
抬头是蓝的天,一览无余的苍翠峰峦
直道上的车辙、马蹄印、脚印
可是你披星戴月传送邮差落下的

也许你曾是一位驿丞
负责驿站路上的城、所、站等各类事务
从一个驿站到下一个驿站
只为一场战争后的相逢

秦时明月依旧在
我仿佛看见
你从直道的那头,风尘仆仆赴约而来■



诗词集萃

王腾威诗词

■王腾威

鹧鸪天·序

阳沐花禾别样鲜，芳姿着意绣河山。
传情银燕晶天舞，播爱新犁沃野旋。
民逐梦，技争先。饶多良策暖心田。
蓝图绘就民生处，岁岁年年俱欢颜。

鹧鸪天·阴山岩画

一部鸿文承万年，章章叙述九州缘。
天人合一栖玄岭，车兽同框舞石磐。
装日月，载山川。清芬香透塞边田。
爱生旷宇情何处，无尽相思去又还。

鹧鸪天·乌梁素海

瑞玉精镶敕勒川，波光潋滟醉银盘。
胸装德水恒生态，梦付青原蕴稔年。
鱼潜底，鸟翔天。舟摇芦苇舞缠绵。
精心打造边疆绿，金马回眸亦乐然。

鹧鸪天·二黄河

谁是金川第一肩，能将瘠壤变良田。
水流百里笼青碧，树植千村筑牧栏。
雕山色，醒郊原。歌摇清馥漫天边。

红旗飘处祥云荡，党绘蓝图梦已圆。

鹧鸪天·总排干

眺望时花漫紫烟，曾经盐碱祸良田。
百斤冻土血涂手，万户青年汗湿肩。
餐酷暑，饮严寒。一条巨蟒舞青原。
铸成河套黎民梦，岁月丰饶代代延。

鹧鸪天·杨氏三代

饮雨餐风不畏难，一条巨蟒接阴山。
铁锹可让千村靓，丽水能将万户繁。
花传爱，树生烟。农兴牧旺韵斑斓。
诗犁岁月思能士，无畏精神励后贤。

鹧鸪天·扇车

巧匠精琢木韵传，乡情满满总情牵。
凡心不付冬春壤，深志常耘秋夏篇。
金粟落，瘪秕迁。风摇扇转韵绵绵。
余晖渐隐常思旧，难忘曾经那段缘。

鹧鸪天·高粱

九曲黄河润碧原，清芬直上九重天。
翠茎织就青纱帐，秀穗雕红敕勒川。
陶血性，育时贤，曾经御寇守山川。
风中傲立英雄气，擎盏高歌不朽篇。

鹧鸪天·巴美羊

宛若祥云缀满天，多姿丽影舞翩跹。
春秋冬夏食芳草，南北东西饮醴泉。
千载爱，一生缘。八方青睞雅名传。
雕成河套新奇画，煮出诗情著美篇。

鹧鸪天·跋

满径清芬香雅轩，高怀常赋鹧鸪天。
山河伟气是根脉，日月精华无顶巅。
情切切，意绵绵。家乡故事韵中延。
若询挚爱来何处，缕缕相思被梦牵。

向华的诗**■向 华****元宵**

烟花璀璨拥玲珑，相映清辉便不同。
街舞秧歌灯万树，千门此夜不眠中。

立春

东风悄上瘦枝条，天已微长日早朝。
新岁一年春在计，生机万里逐波涛。

春雪

云剪琼花雕玉楼，梨英起舞落田畴。
我如能与山同岁，更愿同山共白头。

观老柳树有感

擎天老树默无闻，岁岁秋声过耳根。
看尽红尘多少事，春来一绿报乾坤。

胡杨

孤高隔世远红尘，岁岁年年见本真。
千古秋霜如过客，天涯知遇有缘人。

咏沙枣花

一树金钟似有声，任风任雨任谁听。
孤同来往蜂蝶舞，此处幽香岁月凝。

品茗感悟

春茶一盏绿东风，壶里乾坤万里行。
日月常留真世味，花开不问落时声。

向日葵

接天金海涌金波，向日丹心向日歌。
待到群花均不艳，尔同黄菊醉秋坡。

秋花

秋娘不老扮红妆，草甸为家叶作床。
昨日春花无可比，携同金菊到重阳。

兰

心香一瓣寂林中，只与清泉照玉容。
不问云踪来也去，芳华岁岁且葱茏。

小聚朋友雅居

几架鲜蔬一院春，满橱玉石出天真。
潺潺细水音无绝，一曲琴声洗客尘。

夕照

一湖天色映芦花，且赋秋声对晚霞。
玉米归仓虫草寂，应知南雁向天涯。 ■

骑马

■梁衡

马何时为人类所驯养,不得而考。在我的印象中,马有三个主要用途。一是军用,从春秋战国时的马拉战车,到现代的骑兵,马一直是战争不可或缺的元素。二是民用,农业生产中的耕种收割,一般运输中的拉车载货,都少不了马。但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这些都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现代军队中的骑兵已经消失,农村中也只见钢铁农机具,而不见了马的影子。马还有第三个用途,就是贵族式的养马、骑马,类似富人的私人游艇、飞机,已经溢出马的本能而有奢侈、炫富之嫌了。韩国女总统朴槿惠之下台,导火索之一,就是为闺蜜之女提供豪华骑马。这些都与我辈平民无关了。

马这个主体的消失,使一些附加的趣味也随之已再难觅。马粪性热且有肥力。在没有发明温室栽培前,我们现在吃的韭黄培养全靠马粪。秋天齐地割过最后一茬韭菜后,即覆上马粪,虽大雪纷飞仍不误韭菜的生长。韭芽上蹿一层,马粪就再覆一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最后长成了二尺多长的韭黄。因其不见阳光,色黄而叶嫩,韭香扑鼻,正赶上春节包饺子。一般人家买上一缕,就已是破费了。现在的温室韭黄无论如何也没有那种味道。马粪里还有什么奥秘不得细知,但还记得一件事。约四十年前,我在京西卧佛寺碰见园林工人正在抢救一棵病危的老松树。那方法是将树下直径数十米

内的地砖全部挖掉,起走旧土,然后铺上一层均匀的马粪,再盖上新砖,大概这也是一味救树的偏方。其实马粪在历史上曾经很是荣耀过的。唐时养马多,粪很值钱,国用不足,唐太宗就指示出卖马粪充实国库,竟还救了一时之急。这类似于现在太平洋岛国开发鸟粪出口。唐、宋两代都曾设有管理养马及马粪的“群牧判官”,是朝中的肥差。欧阳修为照顾王安石家贫曾推荐他去做这个官,王坚辞不受。马身上还有一种下脚料,就是钉马掌时削下的碎掌片,捡回去泡水浇花,无虫无味,花朵浓艳。现在只能见花思掌,却旧物不再了。关于马的一点趣味大概只有到徐悲鸿的《奔马图》里去找了。

我与马最亲密的一段接触是在大学毕业后到农村去劳动的一年。在内蒙古河套,那是个半农半牧,又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农村除种地用马,又多养了一些马,所以不像中原农区对马管得那样严格,干活时牵之于地,收工后系之于槽。这里的马相当自由,大部分是不干活的游走之徒。少量干活的也是一收工就摘掉笼头脱缰而去。于是常有大量的散马在村外的沙滩上或收割过的庄稼地里幸福地撒欢、嘶鸣,有一口没一口地伸长脖颈吃着地上的青草。也有放马人,一般是派个十五六岁的半大小子去管这些马。说是放马,其实是伴这

些马玩。这个年龄,反正也干不了什么正经农活。

自从上年来村落户,已经与村民混得很熟了。一天,马倌小李突然问我们敢不敢骑马?“敢!”我们七八个男女生齐声答道,并踊跃地举手,要求给一匹马。马的骑法有两种。一是骑鞍马,就是整齐地备上鞍子,套好笼头,手握缰绳,双足踩镫,这是正规骑法。还有一种野路子,就是什么也不要,人骑马上,手抓马鬃,乘风而去。一般放马的人特别是男孩子惯用此法,俗称骑光背马。但是当地土话叫骑“产”马。这个字该怎么写,没有人去考证。村子里就是这样,很多字只鲜活在口头上。遇到非要写的时候,就胡乱填上一个同音字。比如当地产一种芨芨草,这是学名,而大队、公社的文书中都写成“只及草”,而且还创造性地在“只及”二字上又各加了一个草字头。这个“产马”的“产”直到多年后我才在一本旧字典里查到,应写作“驽”,也是这个音,释义为“骑马不加鞍辔”,就是骑光背马。这使我大吃一惊,这么一个偏僻的方言竟上接千载,直通古文,有一种深山藏古寺的意境。

那天我们每个人都分得一匹马。小李子服务周到,女同学就挑最老实的马,找个能踏脚的土墩扶上去。我们随便接过一匹,但也要有人帮忙才能骑上去。你想第一次骑马,马背圆滚又无鞍辔可抓,马一跑开人就翻了下来。好在都是沙地,也摔不痛。就是马跑的过程中,你实在抓不住了,也可主动滚落下来,不会有事的。小时在村里就听人说,老马识途,护主佑人,不像毛驴那么奸猾。“毛驴是个鬼,摔人不断胳膊就断腿。”那天,大家玩兴很浓,跌下又爬上,学而不厌。

等到你基本上能驾驭马让它开走时,也有两种情况。一是马走慢步或碎步,四个蹄子前后交错地踏行。步子走得好的马被称为“走马”,人坐其上稳如坐轿。二是马慢跑,直至飞

奔起来。当地的孩子称之为“抹奔子”。这也是一个极形象又专业的方言。“奔子”好理解,奔腾之意。妙在这个“抹”字上。因为马奔腾起来后,你的双手抓着马鬃或缰绳,像是在顺着马的长脖颈从前往后地来回抹动,十分传神。我从小听到这三个字就立即在脑子里把它写了出来。待我们初步掌握了马时,小李子和他的伙伴们就大喊:“抹奔子!抹奔子!”意即让马跑起来,飞起来。这时马就不是四条腿交错着地了,而是像饿虎扑食一样,两前腿齐向前扑出,刚一落地后两腿又跟上来点地弹出,波浪式飞跃。这才是骑者最享受的时刻,人如在浪尖上荡滑板,一波接着一波;如雄鹰展翅,上下翻腾。难怪西方的神话总是给马的两肋和天使的腋下加一双翅膀。但这里说的是理想状态,是熟练的骑手。作为新手只是稍微有了那么一点点感觉,已自惊喜,而且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原来,人的屁股与马背是一对矛盾。你向下压它,它就向上顶你。静止时这矛盾还不明显,马一颠起来,就把人弹了上去;人再落下来,屁股就重重地摔在马背上,就这样来回对撞。而马背是什么?就是一条硬硬的大脊梁骨。李贺写马诗云:“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它硬如铁、窄如刀,就这样一下一下地砍在你的屁股和尾椎骨上,这怎么受得了?所以正规的骑马一定要备鞍子。而驽骑的要领是必须人马一体,就像有什么东西把你和马粘在一起,人即马,马即人,永是上下一起动。这时二者已不是一对矛盾,而合为矛盾的同一方,共同去对付另一方——大地,或踏地而行,或点地而飞。而这个任务,人就不必管了,交给马去完成,它天生就是干这个的,你就坐享其乐吧。耳边呼呼秋风过,眼观四野花草香。但这种人马合一的状态要非常纯熟的骑手才能做到,或者如小李这样从小和马一起玩大的孩子。

那天我们痛痛快快地“抹”了一回“奔子”,

可是到了晚上就甜尽苦来,乐极生悲。先是腰和两腿酸痛,因为骑马的时候双腿要用力夹紧马背,腰也前后晃动扭曲。这还是其次,最难堪而又难言的是,屁股连同尾椎骨经马背这把“骨刀”上下地砍剁,晚上褪下裤子,已是皮开肉绽,渗出血水,火辣辣地疼。四个人在炕上辗转反侧,喊爹叫娘。一边又窃笑着,猜想现在后院里的那四位女生,又该如何?聊着,聊着,大家联想到我们现在的处境,忽然觉得我们就是一群“驽马”。人靠衣裳马靠鞍,我们本来以“驽马”之身入学,经过五年的大学教育,毕业时学校都给配了不同的“鞍具”:天文、生物、化学、历史、建筑等等。但一出校门就一律被摘鞍除镫,不分专业,不问对口,轰到这黄沙窝子里来与草木共生同乐。这样想着又不自觉悲从中来。于是再不多想,就说:“睡觉!睡觉!”迷迷糊糊不觉东方之既白。

我们碍于面子照样出工,只是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村里几个调皮的男人故意追着女生问:“大学生,昨天的马骑得过瘾吧。”我们就连忙大声喊:“队长,今天派什么活?”这种难言之

痛,大约过了一周才慢慢康复。但我们还是照骑不误,西风骏马本无价,秋风黄沙皆有情,天赐之乐怎能放过?而且臀底功从磨砺出,骑马乐从苦中来,之后也就渐渐痛少乐多了。套用李白的诗: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好马无人骑!一年后政策落实,劳动结束,男女同学都分赴各地。只知多年后这中间出了一位天文学家、一位中学校长,余皆未能细考。

那次骑马之后过了三十年,我到四川九寨沟又得了一次骑马的机会。主人是一个下海文人,先做汽车生意,玩腻了钢铁的“宝马”“悍马”,又来做山水旅游,就自己买了一匹有血有肉、红鬃白蹄的真宝马,金辔银鞭,豪华一回。那天他邀我们同登青、甘、川三省之交的一座山头,遥望黄河从天际而来,在茫茫草地上划过它出世以来壮美的第一湾,龙蛇一道,闪烁明灭。顿觉风展衣袖,天地入胸,欲扶摇而去。回程时,主人将他的宝马借我一骑。我踩镫翻身,一抖缰绳,顺着弯弯的山道直冲而下。耳旁风声呼呼,绿树花草倒退而去,我又找回了当年“抹奔子”的感觉。■



喝酒

(外一篇)

■张爱军

河套人善饮好客,不击筑而击壤,不服输而服(扶)墙。写诗,都是豪放派。

喝酒就喝御膳春、河套王。

“御膳春”三字,是溥杰先生手书,原名为“瓮头春酒”,源自清宫秘方。溥杰和大清朝渊源极深,清一代出了许多名酒。

据记载,乾隆年间,大臣张照献松苓酒方,乾隆皇帝便命人照方酿酒:寻采深山古松,挖至树根,将酒瓮开盖,埋在树根下,使松根的液体被酒吸入,一年后挖出,酒色一如琥珀,味道极美。乾隆皇帝常有节制地饮用松苓酒,有益长寿。有人说乾隆寿跻九旬,身体强健,与饮松苓酒有关。

酒能续命,疑似又一铁证。

法国化学家马丁·夏特兰·古多华曾说:“酒反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许多东西,它向我们展示了宗教、宇宙、自然、肉体 and 生命。它是涉及生与死、性、美学、社会和政治的百科全书。”

人类对酒精的发现,甚至奠定了现代医学的基础。

普通人喝酒是想不了这么多的。高兴时就说“这是粮食的精华,宁可胃上开窟子,不能让感情变裂子”,喝的是性情;落寞时则道“爷喝得不是酒,是寂寞”,只为买醉;“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威而

不猛,酸而不腐,喝的是意境。

我是没有酒量的人,人送外号“老命(喂)”,但有境界;好饮,却不贪杯,二三两足矣。

因为喝得少,所以喝得好。

有一北京朋友说,吃一百块钱的饭,喝一千块钱的酒。意思对,可钱就没有他那么多。虽在京城生活几十年,根还在咱们陕坝,我见他酒柜中常备有河套王、御膳春。

喝酒不及乱,是最高境界。

现实生活中不乏其人,最让我佩服的,是未曾与我喝过酒的民国三大校长之一——梅贻琦。除治校有方,还有一“能”,特别能喝酒,是学界著名的“酒圣”,且公认的“酒风甚好”之人。

他的学生,著名考古学家李济说:“大家都知道梅先生酒量很高,但他的酒德更高。他在宴会中饮酒总保持静穆的态度。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这一点在我所见当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与蔡子民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

有一次,他到李庄板栗坳参观慰问搬迁至此地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以及梁思成、林徽因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顺便为学生们的论文答辩做准备工作。晚上在董作宾家里因陋就简喝了起来,大家都是背井离乡

之人,又值此乱世中相聚,心头多少事都奔眼前来,免不了了一番相互倾诉,多喝了几杯。梅贻琦日记载:“晚饭为董家备办,同坐有凌纯声、芮逸夫,为第四组研究员,专民族学者。饭后因饮酒稍多,更觉闷热,汗出如浆,灯下稍坐即先归房睡下,李(方桂)太太给余万金油,令涂额上,盖余显有醉态矣。”一次仅仅为“盖余显有醉态”就“颇有悔意”,记录在案,足见不是酒不醉人,还是人能自律。

虽不及乱,但闹出笑话之人不少。说,某人骑自行车去喝酒,踉踉跄跄回到家中。第二天,想起自行车来,只见窗台上放着两个把套。媳妇骂道:你个潮坨,自行车丢哪了?咋就握着两个把套回来了……

耍酒疯者,多半是佯狂,而未真醉。耍出水平、境界之人是郁达夫:“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请多累美人”。“耍喷壶”“吹泡泡”则为引车卖浆者流。

说实话,我对自己喝酒自律没有多大信心。曾不止十次在酒醉之后,捶胸顿足“问候”过老祖宗,指天发誓下次要是再喝成这样就如何如何。甚至给自己立下过“三喝”“三不喝”原则。

所谓三喝。

自己家的团圆酒要喝。虽说父母、姊妹相隔不是很远,但聚在一起的时间一年也超不过两三次。从小喝凉水长大,现在喝点酒,让父母高兴。人活一世草木一秋,用一望无涯的暮年换来儿孙绕膝的热闹。

与师、长在一起的酒要喝。以酒表白,先干为敬,量不在多,心诚则灵。

与好友、美女在一起的酒要喝。年过半百一路走来,还能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把牛皮吹得天花乱坠。想当年理想比天大,现如今世界比梦远,应该镌刻珍藏。“我旁边有个你,你旁边有个我,你我心里有不平静的心情,在一个有雨、有海的夜晚,没头没尾地分一瓶酒”。

三不喝。

我称之为“混账酒”不喝。朋友相邀,不好意思不去。桌上有认识、不认识的,有男有女,相貌平平,深一句浅一句东拉西扯从头至尾你都不知道他们笑什么、聊什么的那种。推脱说我有病,见谅,歪在椅子上一本正经地听他们胡说八道。

有求于你的酒不喝。有事说事,轻诺之人必然寡信,好在这样的机会并不多。

单位举办各种联欢会,这种场合的酒不喝。主要是因为酒量小,口子一开,上上下下的酒哪个好意思拒绝?谁的酒杯都不端,也就没有远近亲疏之别。再说,我深知自己绝非圣人,一旦酒后失德岂不自毁形象,授人以柄。不如独坐一旁默默享受,沉浸在公司各部门其乐融融的祥和氛围之中,酒不醉人人自醉。

小酌怡情,一杯入喉甘冽酸爽。不为消愁解闷,只自愚人取乐。所以,书房经常私藏一瓶酒。

有人说,一个人喝酒,其孤独和沮丧的程度要高于一个人去做手术。巧了,我还真就一个人去做过阑尾手术。半月后,试着喝一口,还是可以让酒在头上开花,在口腔中绽放,在肚里炼成文章。

说“酒是刮骨钢刀,穿肠毒药”的人,一定是受了极严重的内伤,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想自救或渡人未遂。其实,任何事物一旦用过了头、用错了地方,都有可能成为“刀”,成为“毒”。罪不在酒。

想想看。

对,就应该这么任性地活着。把叶多花少,说成绿肥红瘦;把自己想象成除罗永浩外,冯唐最好的朋友。专注于几首老男人的未遂情诗,不美求美,无力使力。交几个与自己没有利益瓜葛的朋友,说聚就聚,想散就散,见人假装正经的时候,就假装不正经。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你见我,情与貌,略相合。
甚好。

好联丰,做好人,种好粮

2024年9月8日,天降毛毛细雨。

我们来到位于阴山脚下的乌拉特中旗乌加河镇,好联丰有机食品工业园区就在眼前。

董事长高彪穿一条顶着两个大包的牛仔褲,站在细雨中迎接我们,也不打伞,稀疏的头发紧贴头皮,背微驼。和七八年前第一次见面时一样,说话还是那样不慌不忙,一字一句,不惊动一粒尘埃。他坚毅的目光转向你时,一座山也撼动不了。

同行的老师悄悄跟我说,这才是干大事的人,多朴实,要没人引荐,还以为是一农民。

记得上次来,7.6万平方米的工业园区刚刚搞完基建,只有两个仓储车间,一些旧机器和一个宽敞的凉台,四五个工人。农业是一个高投入、慢回报,甚至是低回报、周期长的业态,再加上“天有不测风云”,所以,搞农业的企业家既要有胆略,还要有担当。用后套话说,就是必须“耐操磨”。

没想到,只几年时间,一座花园式的现代化有机食品工业园区就建成了。办公大楼取名为“耕读楼”,少见。意从苏轼的《三槐堂铭》“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而来。足见高总绝非是只会“修理地球”的粗人。楼内悬挂了不少名人字画,处处充盈着文化气息,身在农村农业,心悬诗书笔墨,既是办企业,也是办学校;既受惠于古哲,又得益于时贤。将“承传中华传统文化·培育有机安全食品”紧密结合在一起,敞开怀抱广交天下有识之士。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倡导的企业理念“做好人,种好粮”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已。

高总给我们讲解了很多有关农业方面的知识,虽说,我的根也在田间地头,但很多具体

而微的细节还是让我脑洞大开,一些先进的农业科技、经营理念,一众人等无不称赞。其中说到,并非所有的不用化肥、不打农药的农作物,都能叫有机农业。除了人为干预,真正的有机食品对农作物的自然生长环境也有着特殊的要求。

好联丰所在的乌加河镇,就有这样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有人说,通过史书上的那些文字来划分民族,有时候真的不如看看地上的河流。

乌加河背靠阴山山脉。阴山连绵一千多公里,最高峰海拔2364米。稀土资源丰富,不仅储量巨大,而且矿石品位很高。原本是黄河的主流,由于流沙的侵入和狼山山洪的冲积,河床抬高并淤塞,导致主流南移。另外,这里之所以土地肥沃,就是因为山上的牛羊粪经过雨水冲刷,沉积到地里,年复一年,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转化、孕育,再加上充足的光照,形成一片丰腴的土壤。可农,可牧,休养生息,厉兵秣马,河套平原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远古时期的人类文明不就是这样开始的吗?逐水而居,根据河水涨落,决定播种、收获的季节。牛羊就是播种器,种子撒在淤泥上,把牛羊吆喝进去,借用它们的四只蹄子把种子踩进泥里,庄稼就长出来了。

选择这块宝地,可谓独具慧眼,甚至颇有一点儿“天人合一”的“领土”野心。

这个“野心”的原动力或支撑点就是一个企业家的“良心”。

市场上打着“有机食品”认证的企业不在少数,其中很大一部分只能算是化肥、农药使用达标的绿色食品。其成本远远低于真正的有机食品,但却利用价格优势和广告策划抢占了市场先机,产品一路畅销,挣到了快钱。好联丰决心做真正的有机食品,把它看成是一项国计民生的大事,从改变我们中国人体质的高度上入手,从种植管理到生产出品,挣得是慢钱、

辛苦钱、良心钱。好联丰的发展模式,采取的是事业思维,而不是生意思维。勇于放弃短期的商业机会,坚持长期的价值主义。这可不是挂条横幅,讲两句漂亮话就算“落地”了。需要真金白银持续不断地往里砸钱,需要时间成本,十几年、几十年雷打不动的坚持,而人的生命和精力总是有限的。

也有不少人觉得好联丰老板有点儿“傻”,摊子铺这么大,不赶紧想办法套现,海南度个假,北京买套房,一旦企业出现危情,“上吊连绳子也挽不办”,老婆娃娃也得跟上倒霉。外卖兴起,方便面被干趴下了;滴滴兴起,出租车行业遭碾压;微信兴起,还有多少人用手机计费的模式发短信打电话?还有电商、直播带货、快递业……

是的。这是个信息爆炸、流量为王的时代,大象也会跳舞。一些所谓的企业家,都在玩直播、小视频,变身成了小品演员。要么更为沉静,要么加倍浮躁。给我三分钟寂寞,能给你写出满天乌云。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养宠物,不愿意和人多交流,大概就是因为动物身上看到了人性,而从人身上却看到还未退化了的动物性。

吴晓波曾说,民营企业家是这个社会的灵魂,是国家的脊梁。做一个好人和做一款好产品是一样的道理,成本会很高。这个社会什么时候不让好人吃亏了,整个风气就会好起来。西贝贾国龙很多年前就说过这样的话:不能让雷锋穿着打补丁裤子上街。如果总是好人吃亏,谁还愿意做好人?

光参观厂区、生产线肯定不过瘾,要追本溯源,田间地头才是作家的战场。我们要“到火热的生产一线去”,亲自看一看这些有机食品是怎么从地里长出来的。也就不到十分钟,我们驱车站在了成片成片的玉米田埂上,快到了成熟季节,结实的玉米棒子开始裸露出黄澄澄的玉米粒儿,有一杆一棒,也有一杆两棒响应

政策“生二胎”的。小麦已收割完毕,种上了燕麦,绿油油随风起伏,同行的作家们兴致高昂抢着和它同框留念,时近中秋节,也难免勾起思乡之情。“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是吾乡。”看见一片高粱地,呕起一股酸水,吟成一首《红高粱》:

见到你
是个意外的惊喜

我和我的童年
原封不动趴在那里

你被成片的玉米包围
一时难以脱身

你走丢了
我经常喝闷酒
躺在毫无灵感的床上

你红的时候
我在熬夜
生产队发白皮烙饼

你从人间蒸发
在我身体里苏醒
想起朋友

有人就提出了疑问,不打农药,那地里的草怎么办?“全部人工锄草”,高总回答道。为防疏漏,还特意安装了可以辐射周围 2.5 公里范围的高清摄像头,配备专人监控。用宣传册上的话来说,就是“乌梁素海综合治理乌加河镇有机种植基地四控监测站配套四情(虫情、墒情、灾情、苗情)监测系统、智慧灌溉系统、水肥一体化系统、温室环境检测系统”等。

好联丰还有一个“博士工作站”,引进农学

博士、专家学者进驻园区。在自己非专业领域，肯花重金聘用高科技专业人才，来弥补不足。

高总对老子的《道德经》爱不释手，处理一些棘手问题时，常常会私淑老子，用他老人家说过的格言警句，作为指导思想。实际上，他早已把老子当成是自己企业的一名隐形“职业经理人”。

以正治国(好的管理制度)，以奇用兵(好的营销策略)，以无事取天下(好的企业文化)。作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家最难得的本领往往就是识人、用人，最怕的是：知人不明、用人不专、信之不久。

虽然他身上偶尔会流露出一些艺术家气质，但骨子里却没有丝毫幻想世界的稚气天真。对这些年所有的坚持、付出和努力、坎坎坷

坷，他说不后悔，身家性命都压在这儿了。

他还风趣地说到：过去，这里的农民两个月过年，四个月耍钱，六个月种田。现在，十万亩的有机种植面积，只要想干，一年四季都有活儿。这似乎让他感到了一丝欣慰。网络流行语叫：刷了一下存在感。同时，他对滴水灌溉、节水用水，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担忧，有理有据。

挥手告别时，站在那里的身影依然那样谦卑、淡然，脸上挂着微笑。突然间一股热流在我身体里开始膨胀，迅速溢满眼眶。

那一刻，我分明察觉到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的孤独。

想起麦家说过一句话：朋友，你还孤独吗？你有孤独的能力吗？■



打瓜

■王有义

“打瓜”这个词现在已经没有人说了，“打瓜”是怎么回事年轻人也很少有人知道了。在收录了一万一千多条巴彦淖尔地区现代汉语方言词语、谚语、俗语、歇后语、串话的《河套方言大全》里也没有查到“打瓜”这个词条，我心里略有些遗憾。不过这又使我产生了一个小小的冲动，写一段有关“打瓜”的文字吧，这样就像给河套民俗文化丰富多彩的果篮里又拾回一枚被失落的微小的沙枣。

“打瓜”是一种以西瓜为赌注的游戏。在前人的娱乐世界里，不止能动的可以用来打赌，不能动的也可以用来打赌。从飞禽走兽到昆虫植物，从日常应用到百工之巧，都可以用来打赌游戏。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在河套地区西瓜上市的季节这种游戏颇为流行。这种游戏有一定的技巧含量，有一定的竞争魅力，也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对参与的人，旁观的人，卖瓜的人都有很大的诱惑力、吸引力。能给人带来兴奋、期待、豪情，俗中见雅，拙里藏秀，很接地气。

“打瓜”是有规矩的：可以两个人玩儿，每人各挑一颗西瓜，然后当着众人的面把瓜打开，比谁的瓜瓤口好。输家要给赢家买单，换一句话说，就是输家要请赢家吃一顿瓜。“打瓜”还有两条妇孺皆知的规定：一是黄瓤为上，就是说只要是黄瓤，不论瓤口好坏就是赢家；二

是干沙瓤为上，就是说同样的颜色，一个湿沙瓤，一个干沙瓤，后者是赢家。“打瓜”的魅力还在于，可以有两三个人在旁边“陪打”，就像现在打麻将允许旁边有人“钓鱼”一样，赢了，对方给“陪打”的人也要买瓜吃；输了，“陪打”的人也要给赢的人买瓜。那个时候，只要卖瓜摊、卖瓜车前有了“打瓜”的人，就会有很多人围过来看热闹，有的说笑，有的呼叫，有的评论，有的鼓劲，有的陪着“打瓜”。这才是现在网络语言所说的真正的“吃瓜群众”。这些人的心理是：山水越大越好看。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是一个“打瓜”高手。当然，久走冰滩也有摔跤失手的时候。我曾经就如何挑瓜，师从几个老瓜匠，而且得到耳提面命的真传。60年前，我家屋子后面有100多亩“沙盖楼”好地，就是那种上面沙土，下面是红泥土的地。这种地最适合种瓜菜，生产队每年总要在这片地里安排种植几十亩瓜菜。瓜地靠着一条大渠，大渠背上有一个看瓜的小屋，小屋里有一盘过火的土炕，土炕连着灶台，可以做饭睡觉。每到瓜菜开花结果的季节，小屋里就会有两位老瓜匠住进来。其中有一位原籍山西五台的瓜匠，曾经在阎锡山屯垦队种过瓜，而且能断文识字，见多识广，谈笑风生，待人可亲，肚子里装着说不完的故事。这样，看瓜小屋就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

方,甚至晚上都住在那里。几位瓜匠多次给我现场传授挑瓜的技巧,时至今日牢记在心。我归纳为挑瓜七技:一看瓜的纹络,好瓜纹络清晰,黄是黄绿是绿,深是深浅是浅,条是条弯是弯,真真切切毫不含糊;二看瓜的黄白色部分,这是瓜接触土地的地方,如果黄白色的面积比较大,说明瓜的生长期比较长,成熟的就更好一些;三看瓜的整体颜色光泽,好瓜色泽鲜亮,绿光闪闪,用手触摸光滑细腻,像摸到了一块打磨精致的玉石;四看瓜脐,瓜脐小,说明瓜授粉好,瓜脐大说明授粉时着了雨水;五要拿起瓜掂一掂分量,个头同样大小的瓜,感觉轻一点儿的成熟得更好,而且很有可能还是一颗沙瓤瓜;六要把瓜放到手掌上拍一拍,手心震感明显,声音深沉便是好瓜;七是夜间在瓜地里挑瓜,全靠用手去摸,如果瓜的表面没有露水,一定是熟瓜。我在漆黑的夜里试了几次,还真的十分灵验。老瓜匠还告诉我,西瓜的蒂把儿粗壮鲜活,说明瓜地的水肥充足,瓜的瓤口就要好,口感也好。如果有个好鼻子,也能闻出熟瓜的味道。他说,狗跑到瓜地里,凡是被咬破的西瓜,都是熟到的瓜。狗就是用鼻子闻出来的。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在杭锦后旗文教局工作,单位正好在陕坝的一个十字街口。每到瓜季,经常有卖瓜车、卖瓜摊停摆在那里。那时我20岁出头,正是不知天高地厚、不懂世事纷繁的年龄,又爱红火热闹,经常和人们“打瓜”,而且屡屡得手,还赚得了一些名气。单位的一些同事,一有闲暇时间就去叫我“打瓜”,他们常常能心安理得地免费吃瓜。一天中午,酷暑难耐,我正在宿舍休息,被两位同事不由分说地从床上拉起,说街口来了一胶车刚开园的西瓜,买瓜的人很多,咱们“打瓜”去。我一下子来了精神,一个激灵跳起来和他们来到卖瓜

胶车的旁边。一位同事大声地问道:有人“打瓜”吗?一个穿着整齐干净,上衣口袋里别着钢笔,看上去文文静静50多岁的长者说:真的要“打瓜”吗?谁要打?我已经按捺不住心里的兴奋,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尖说:本人便是。长者说:好,咱们各自挑瓜吧!我说:带两个“陪打”的人行吗?长者说:“陪打”的人越多越好。我感到今天遇到对手了,格外认真起来。车前车后,上上下下,挑挑拣拣,最终选了一颗不大不小的西瓜准备与长者一决高下。周围许多人都把目光集中到两个“打瓜”人的身上。我自信满满,拿过卖瓜人的瓜刀,轻轻在瓜脐处划个小口,把瓜夹在两腿之间,两只手用力把瓜掰开。好一个色泽鲜红的干沙瓤西瓜呈现在众人面前,引得周围人群一片欢叫,好瓜!好瓜!我稳操胜券,洋洋自得的喜悦已经挂在脸上,对长者说:轮你了。长者不紧不慢地把手里的瓜用刀切开,啊!是黄瓤!大家又是一片惊呼,我也彻底傻眼了。黄瓤为上,我输了,输得心服口服。当时,一斤西瓜2.5分钱,加上“陪打”人的瓜钱,我给长者掏出1元,应该是有余的。长者拍了拍我的肩头,说:不要,不要,咱们逗个热闹而已。又说:小伙子,“打瓜”你还嫩着点儿,你会挑好西瓜,但你会挑黄瓤西瓜。我会挑,但这个技巧不能告诉你。你们年轻人还是要沉住气。说完,把黄瓤瓜付了钱,夹在自行车后架上,推着自行车走了。后来,我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这位长者是巴盟农研所的瓜果园艺专家。

俗话说得好:真人不露相啊。从此,我在“打瓜”上收敛了许多。“打瓜”让我明白了:山外有山,楼外有楼,“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做人哲理。■

礼在囫途

■张瑞香

时间 现在

地点 乌拉特后旗团结村

人物 王主任——50岁,简称主任;

桃花——30多岁;

牛福来——30多岁,简称福来。

大屏 农家院

道具 石桌、石凳

【福来哼着歌曲《苹果香》上场

福来 六星街里还传来,巴扬琴声吗?阿力克桑德拉的面包房,列巴出炉了吗?南苑卤香是——

(突然,村大喇叭响起

广播 喂,全体村民们注意了,全体村民们注意了!为了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乡村,村委会决定修建一批具有特色的民宿小院,今天,工作组将入户对申报的家庭进行实地考察,每家每户都要留人。

【桃花上

桃花 福来,福来!

福来 啊呀,这大清早你是吼甚了!

桃花 你这是做甚去呀?

福来 我到地里转转,这几天草莓柿子长得也差不多了,我去摘点儿。

桃花 你还有心思摘柿子?你没听见人家广播里吼甚了?

福来 吼甚了?

桃花 人家民宿工作组今天要来考察,让每家每户都留人了。

福来 这还不好办,你在家负责留守,我去地里摘柿子。

桃花 我看你就像个柿子,眼看人家工作组今天来呀,你也不着急?

福来 着急甚了?咱们不是把材料都给递上去了!

桃花 材料是递上去了,但在家迎接更重要,咱们不得好好准备准备。

福来 准备甚了?

桃花 你说准备甚了?

福来 (想)这还不简单!你把那瓜果摆上,我打扫家里屋外,再换上身好穿好戴,这配置还不是最高规格接待?

桃花 啊呀!你看你准备的是些甚了!

福来 那你说该准备些甚?

桃花 你说这两年咱们日子过得咋样?

福来 好呀,乡村振兴凯歌亮,咱农民的生活是一天一个样!

桃花 是了哇!现在党的富民政策这么好,咱们是赶上了好时代,党和政府帮助咱们脱贫致富过上了好日子,咱们不得对人家表示表示,你说是不是?

福来 咋表示?

桃花 我可没让你送礼。不过呀,这俗话说得好,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咱们要送也是送情义!

福来 情义?要送你送,反正我是不送。

桃花 你送不送?

福来 我不送。

桃花 你送不送?

福来 不送。再送就像我二姑舅——进去了!

桃花 你送不送?

福来 不——送(桃花拧耳朵)啊呀,送送送!那你说,送甚了?

桃花 送甚了?

福来 看我做甚了?有本事你把我送出去!

桃花 人家谁要你了,一棍子也打不出个响屁来,送出去人家还得七天无理由退货了!

福来 那你说,送甚了?

桃花 哎!你刚才不是说要去地里——

福来 摘草莓柿子。

桃花 对,咱就送草莓柿子。

福来 啊呀!你快拉倒哇,人家谁稀罕个草莓柿子了。

桃花 你知道个甚,咱这草莓柿子是纯天然无公害,绿色食品受青睐。皮薄肉厚,又脆又甜,往这超市一摆,哪天不是好买卖,我看,送这个最合适。

福来 我跟你讲,咱这草莓柿子可是刚成熟,我还等的卖个好价钱了,这两天都卖到四五十斤了。

桃花 四五十斤也得送,得到的肯定比送出去的多。

福来 你倒知道得到的多?

桃花 行了,你就别哩哩啦啦说上没完了,咱们家谁说了算?

福来 (吞吞吐吐地)你——你说了算。

桃花 那就赶紧准备去,走!(两人下)

【王主任上

主任 哦!这家就是牛福来家!哎,好好好!福来在家吗?

桃花 哎!来了,你是——

主任 哦!你好,我是乡村民宿工作组的,今天是来实地察看的。

桃花 哦!你就是王主任?欢迎欢迎!(向后台喊)福来,主任来了。

主任 福来,你好!

福来 主任好。

主任 好好好!

桃花 哎!主任,你负责乡村民宿项目考察了?

主任 哦,对,是我负责了。

桃花 主任你坐。福来,你听见了哇,主任就是负责乡村民宿项目的,我让你准备的東西了?

福来 在这儿了。(提着草莓柿子)

桃花 福来把东西给人家了哇!

福来 人家不要!

桃花 你不给,咋知道人家不要。

福来 那我问问。

桃花 赶紧的。

福来 主任,你要不要——

主任 甚要不要?你这是——

桃花 主任,这是自己种的草莓柿子,可好吃了,又脆又甜,是我们的一点儿心意。

主任 福来,你说这柿子我能要不?

福来 我觉得——你肯定不要。

桃花 福来,你看你说的是甚话了?你说人家主任为考察乡村民宿忙前忙后多辛苦,今天来到咱家咱们不得表示表示,你说是不是?

主任 哎呀这可不行。你们的心情我理解,可这东西不能要,我们是有规定的。

福来 你看看,我说人家不要,你偏不听!

桃花 你快拉倒哇!你不给人家咋知道不要?

福来 人家主任刚才说不要么!

桃花 你是不想给,真是个榆木疙瘩!

福来 就是榆木疙瘩不开窍,咋呀?

主任 哎! 停停停! 你们俩咋还吵起来了?

桃花 牛福来,今天咱家这民宿要是选不上,我跟你没完!

福来 人家主任不要东西能怨我了?

桃花 不怨你怨谁?

主任 行了行了,你们俩不就是想给东西了,这草莓柿子我收下了!

福来 (结结巴巴)你你你,收收收下了?

主任 我要是不收你们还吵架,所以我收了,我到下一家去看看。

【主任下场】

桃花 哎! 主任,我们家这民宿——

主任 一切都按规矩办!

福来 主任,慢走!

主任 好好好!

福来 哼! 甚人了,说的不要不要,最后还是拿上走了。

桃花 你说的是甚话了,咱们也是实心实意想给人家了哇!

福来 是呀,我也是真心实意让了一下,他要是不要咱们不就省下了,我还能卖个好价钱了。

桃花 行了行了,我说你没脑子你还不高兴,咱们把东西送给人家,人家肯定按送的规矩办,傻瓜!(用手点福来的头)

福来 就你聪明,我看是东西也送了事情也办不成!

【正欲下,王主任复上】

主任 福来! 福来!

福来 主任!

主任 你送我的草莓柿子太好吃了,还有没有了?

福来 啊呀主任,给那么多了,还不够?

桃花 福来,咋说话了! 主任,你要多少?

主任 有多少要多少!

桃花 有多少要多少?啊呀,主任,家里真没有

了,明天,我让福来再去地里摘点儿。

福来 要去你去,反正我不去,给那么多咋哇不卖个一二百!

主任 可不止一二百!

福来 那还不行? 主任,这做人可不能人心没尽,再说了,这事能闹成就闹,闹不成就拉倒!

桃花 福来,你咋说话了!

主任 你们都想哪去了,我实话跟你们说哇,刚才我拿你们给我的草莓柿子去了趟电商平台,工作人员往平台上一放,订单立马就来,这草莓柿子深受消费者喜爱。

桃花 真的?

主任 真的! 刚才我收下草莓柿子是为了让你们放心,但是,作为党员干部,我们有我们的办事原则,请你们不要怀疑我们的初心,更不要怀疑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哎! 对了,这是二百一十三块钱,拿好!

桃花 主任,真不好意思,这——

主任 不用不好意思,一切都按规矩办。

福来 对! 一切都按规矩办。你看看,我说人家不要,你还说我没脑子。

桃花 你就是没脑子,咱给人家送了个小礼,人家给咱们送个大礼。

福来 这叫——礼尚往来。

桃花 对对对,礼尚往来。

福来 主任,以后咱们可就是亲家了,不对,是亲戚了。

主任 哈哈,好好好!

桃花 这正是:干部为民进乡村。

福来 怀揣一颗爱民心。

主任 为民服务是根本。

三人 乡村欢歌唱振兴。

(三人亮相)■

家乡热土

■陈跃国

人 物

高书记 乌中旗某村党支部书记。

翁 郁 女大学生,助力乡村振兴,回乡创业实践者。

习日乎 蒙古族,回乡创业大学生。

安 顺 江苏人,企业家,曾被蒙古族老夫妇巴雅尔、莎仁救助,千里奔来报恩,在村里投资创业。

王本大 媒体经纪人。

第一场 精心策划

场景:高书记背着手上,在村委大院里边
走边仰望着高大的厂房。

(唱)乡村振兴是大事情,
共同富裕是根本。
发展创业要变通,
敢闯敢干全凭年轻人。
单打独斗与当下的社会发展不适应,
成立了合作社拧成一股绳,
整合资源添活力,
寻求出路还挺费神。
没有党的引领甚也干不成,
方向错了,跑得越快越是白费劲。

(白)我,人家都叫我高书记。婆婆嘴,豆腐心。哎,年轻人都出去打拼,村里头剩下的都是些日落西山的老人。政府一

再强调要乡村振兴,我们村委也都在开动脑筋。村里头要召开会议研究,探讨探讨共同富裕的出路。他们正在布置会场,我抽空出来再仔细想想。
(背着手踱步)

(唱)大好春光惹人醉,
桃红柳绿蝶蜂飞。
灰瓦白墙农家院,
巷道硬化院落齐。

太阳能路灯一排排,
家家窗帘像百花开。
一栋栋大棚银光闪,
四季鲜蔬能采摘。

办公的大楼建起来,
库房厂房连成排。
缺人缺钱缺智慧,
更缺项目和人才。

靠政策铺致富路,
勤学习修炼内功。
党引领信念坚定,
求突破我日夜思忖。
广开言路启用新人,
恳谈会让他们各显才能。

(唱着转下)

第二场 车厢巧遇

场景:火车窗口,沿途风景迅速向后闪过,车厢内一时尚女子(翁郁)打开一桶玛拉沁锅茶,正专心致志地把炒米和干肉撕开,冲入开水,一边看着窗外,一边悠闲自在地品咂着。

奶茶的香味弥漫在整个车厢,浓郁的香气吸引了旁边的一位中年男子(安顺)的注意,凑到跟前仔细观看,翁郁警觉地,又有些不好意思。

安 顺 (盯着奶茶转向翁郁)姑娘哪里人呐,这味道好熟悉呐!

翁 郁 内蒙的。

场景:安顺一脸亲切感,见翁郁自顾品茶,陷入了深深的回忆;王本大上,用鼻子寻找味源,看见翁郁在喝茶,主动走上前。

安 顺 好香啊!妈妈的味道!

翁 郁 (眼睛一亮)你也是内蒙的?

王本大 内蒙的,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的!

场景:旁边邻座习日乎和安顺、翁郁同时惊喜地,四个人的眼神互相对望。

习日乎 我早看出来她喝的奶茶是家乡的,馋得我口水直往肚里咽。

场景:翁郁“噗嗤”地笑了起来,奶茶喷到了习日乎脸上,窘迫地赶忙掏出纸巾给习日乎擦脸。两双眼睛对视后迅速移开。

翁 郁 (笑着说)不是我小气,只有这一杯了。

习日乎 我是开玩笑,看你那么高冷,没敢和你搭讪。

翁 郁 是吗,既然咱们这么有缘,都各自介绍一下自己吧。这位南方口音的大哥是?

安 顺(唱)

本人姓安单名一个顺,
家是江苏盐城人。

十五年前落了难,
投靠在乌拉特中旗一户牧民家中。
老夫妇把我当亲人,
送我奶茶和干肉,
帮我走出了茫茫戈壁,
保住了性命。

王本大(唱)

我本巴彦淖尔中旗人,
干自媒体已有十几春。
如今我遨游在商海,
专门为家乡代言好产品,
说白了我也是个经济人。

习日乎(唱)

我本是回乡创业的大学生,
家在边境的大山中。
家里晾了风干牛羊肉,
却很少有人去订购。
为了给自家产品寻出路,
我跑遍了北上广,
匹马单枪去兜售。

翁 郁(唱)

我也是本土一学姐,
在外漂了有几年;
我想回村里开民宿,
兼营旅游和饭店。
姐姐在北京城里开餐饮,
店里我也有股份。
我们专卖家乡的土风味,
一年能销几车皮。
今天火车上能巧遇,
专门到你那里考察去。
产供销闹成一条龙,
链条上缺个中间人。

场景:三人用赞许的目光看着翁郁,竖起了大拇指。

翁 郁(唱)

村里要召开恳谈会,

妈妈招唤叫回去。
时间紧迫走得急，
奶茶只带了这一杯。

场景：王本大、翁郁、习日乎、安顺四人围在一起，四双手重叠在一起。

王、翁、习(同声道)

原来我们是为同一个目的，我们是一个村的乡亲。常年奔波在外，靠家乡味道把我们聚在了一起，为了村里的会议，我们用奶茶干杯！（三人做干杯动作）

翁 郁 不好意思啦，回去海流图招待你们（笑着分别指三人）。

安 顺(唱)

我来旅游去报恩，
今天巧遇这一程。
闻到了这股饱含民族感情的奶茶味，
不由得又想起了旧事情。
你们几个去开会，
我要去寻找救命的大恩人。

第三场 会议前奏

高书记(快板)

想当年脱贫靠移民，
旗政府和各级领导为我们操碎了心。
给政策，筹资金，
划拨土地建新村。
家家都有养殖场，
户户还给盖大棚。
村里移来几百户，
都是些山旱区和边境沿线禁牧的人。
有农民，有牧民，
有蒙人，有汉人，
还捎带了一坨哪贫困大学生。
高书记我没才能，
就会给领导和政府汇报村里头的实事情。

领导们听了眉头皱成一坨蛋，
大会小会拍板板。
对症下药定政策，
村民们窘困的愁云被驱散。

脱贫不能只靠扶，
这个问题要根除。
虽然说自身造血已能够，
但是领头还得咱党支部。
合作社虽然已经办起来，
但是至今没有个好项目。
这次的会议我巧安排，
让他们一个个把发展计划献出来。
(转下)

安 顺(唱)

下了火车我赶路忙，
打个的士到牧场。
沿途风景还是旧模样，
风吹花草野茫茫。
山峦不改旧时装，
救命的恩人可安康？(转下)

翁 郁(唱)

村里和城市来往忙，
靠一部手机我做电商。
习日乎说他的风干肉没出路，
今天我约他谈销售。
给他发个视频亮相，
参观一下他的晾晒房，
看看他的产品甚模样。

场景：习日乎上，手机铃声响起。

习日乎 哦，是美女啊。

翁 郁 我想看看你的肉和你的晾晒房。

习日乎 不是我的肉，是我的风干牛——羊——肉。

翁 郁 哈哈哈哈哈，发个位置，一会儿见。
(二人转下)

安 顺(唱)

下一道梁来过一条河，
翻一座山来爬一道坡。
牧草青青百花艳，
风力发电连成片。
顺住那山弯弯往里走，
恩人就住在那山里头。
这个地方我记忆深，
那段遭遇刻骨铭心。

**场景：安顺下了车急匆匆地，呼喊：大爷！
大娘！**

场景：习日乎、翁郁从晾晒棚中出来。

习日乎 哪个是你大爷！

翁郁 哪个是你大娘！

安顺 啊！是你两个！

翁郁、习日乎(同声) 安顺，你咋从这儿来啦？

安顺 当年就是这家的老夫妇救的我呀！

安顺(快板)

十五年前来内蒙，
宝石矿上去打工。
竖井穿凿矿洞深，
全靠辘轳来运送。
洞里的寒气冷森森，
一天不知道黑和明。
干了一个月零三天，
老板死活不肯给结工钱。
硬说我偷了他的蓝宝石，
把我困在矿井里头来惩戒。
吃饭只用辘轳送，
手里的活儿还不能停。
瞅准机会我逃性命，
脚蹬住洞壁手拽住钢丝绳。
好容易我从洞里爬出来，
天边边露出了鱼肚白。
走了三天零两夜，
最后昏倒在这家门前。
大爷听见狗叫声，
出来一看门前躺的个人。

大爷急忙把我来扶起，
大娘赶忙递来一个奶瓶瓶。
将养了三天我要起身，
大爷大娘有点不放心，
炒米干肉装成袋，
奶茶又灌了一大桶。
走出了戈壁滩我常怀念，
二老的名字我记得清。
大爷名叫巴雅尔，
大娘的名字叫莎仁。

习日乎(唱)

大哥大哥你记得准，
巴雅尔就是我的父，
莎仁她就是我母亲。
牧民就是义务的护边员，
我父他曾经是个优秀的老民兵。
如今响应政策来休牧，
他们搬回村里住。
我回乡创业搞圈养，
建了栋晾晒房搞风干肉。
翁郁姑娘给我谋出路，
正好你也给我做参谋。

场景：三人进屋，下。

第四场 赶会路上

王本大(唱)

辞职经商我有几年，
社会上有可大个朋友圈。
养牧的把我当兄弟看，
种地的说我不一般。
经商的把我围住转，
总希望我给他们作宣传。

我创建了个有机食品厂，
为的是这山前山后有好粮。
山旱区的莜荞面能出口，
红皮麦子面粉数一流。

大河套的玉米棒棒实在牛，
金黄的、五彩的糖分足够。
精加工，细包装往外销售，
为扩大再生产，
到他们那恳谈会上走上一走。

(转下)

(习日乎、翁郁、安顺三人同时上。)

场景：习日乎给马套鞍。

习日乎(漫瀚调)

二岁岁马驹驹跑南山，
今天我们这搭档不一般。

翁郁(漫瀚调)

头一道圪梁梁二一道道洼，
三一道道圪梁梁咱双骑上马。

安顺(着急地)你们骑上马走，我怎么办？

翁郁(打趣地)安顺大哥，你就拽住马尾巴
跟上跑哇。

习日乎 谁叫你这个电灯泡从火车上一直能
照到我们羊盘上！

(安顺、翁郁、习日乎三人同时大笑。)

习日乎 安顺大哥，旗里要开那达慕，我开完
恳谈会，就要参加那达慕赛马比赛。
我把马装在皮卡车上，咱们开车走。

安顺 哦，这就好，这就好！我只想早点见到
巴雅尔大爷他们老两口。

习日乎 这个你就放宽心，你坐在后排丢个
盹。

安顺(调笑地)你们开上车只管走，我把耳
朵捂住，眼睛眯住。

翁郁 习日乎哥哥，在恳谈会上你想说点
甚？

习日乎 我在想，攀上了你这棵大树，我的风
干肉不愁没有销路。就咱现在的规
模，根本就不够。想扩大规模，带动周
边的乡亲们致富！

翁郁(赞许地)这个想法挺实际，操作起来
也容易！

习日乎(向翁郁)你的想法呢？

翁郁 我的想法是在村里开个民宿旅游，
把饭店和住宿一起统筹。
再把村里闲置的院子租来，
让那些候鸟人住下，
去大棚里自由采摘。
想出去圪转，咱给他们规划线路，
再给他们配备导游。
这样，咱中旗也出名了，
景区也有人了，
咱们的生意也好扑腾了，
高书记也不用头疼了！

习日乎 你的意思是？

翁郁 咱俩搭配，干活不累；蒙汉合作，市场
搞活。

习日乎 异族通婚，宝宝聪明。

翁郁(佯怒)你想到哪啦？

习日乎 我是说，咱俩合伙经营，生产出来的
就是合资产品，咱们就是双赢。

翁郁(捶习日乎的肩膀)好好看路的，说正
经的。

习日乎 正经的就是，赶快回村。哎，你说，咱
们搞这么大的规模，该怎样筹措资
金？

安顺 只要你两有个好的方案，我可以注资
来协办。

翁郁、习日乎 你没睡着？你这个探照灯。

安顺 我在苏州有公司，和你们合伙，也算
是报答恩人。我给你们牵线搭个桥，
咱们蒙汉结合步步高。但不知你们那
旅游资源有多少？

习日乎 你是说特色吃法，还是自然风景？

安顺 都想听听。

翁郁(唱)

大阴山，有宝传。
山前山后山里面的故事讲不完。
鸿雁故乡在呼勒斯太，

《鸿雁》的歌儿天下传。

石兰计沟口有个两狼山，
老令公头碰李陵碑，
寻碑的人儿在那儿常圪转；
将军碑立在山口口，
诗文刻得有根由。

万里长城万里长，
罕乌拉的长城挂夕阳。
紫石头块砌城墙，
故事里有孟姜女和秦始皇。

再往东走是查斯太山，
大峡谷风景不一般。
山里头有太上老君的著书台，
一叠叠石头片片让你猜。
化成了经书一垛垛，
只有有造化的人才能打开。

再往东走有个，
打日本的故事刻在大石头。
附近有个窟窟山，
山洞像个炉灶一般。
传说是蒙恬扶苏修长城，
用这个炉灶做过饭。

出了阴山向后行，
高台梁上刮的是西口风。
民风淳朴人厚道，
打坐腔还要捎带些漫瀚调。
烧酒盅盅轮排排，
炒鸡蛋油烙饼来招待。
丝弦耍成个嘞圪蛋，
想亲亲那调调唱的是忽灿灿。

高台梁过个往北翻，

城圈圈的古城几千年。
有人说是汉朝的受降城，
也有人说成吉思汗在这儿驻过兵。

习日乎(唱)

顺住路路往后走，
阿琪山的风景有看头。
名贵树种爬地柏，
野山羊在附近常转悠。
边防公路看不见车和人，
七六五连到索伦。
顺住公路再往西，
甘其毛都的口岸飘国旗。
国门旁边有界碑，
703的标号最清晰。
界碑跟前留个影，
表一表咱那中国心。

习日乎(兴高采烈地)

名胜介绍才开了个头，
车子已经到了村口口。
安顺大哥你就放心哇，
动员你那儿的老板来投资吧。

下了车你就能见到我老妈和老爸，
咱们好好唠唠家常话，
把咱们的合作细规划。

安顺、翁郁 是了哇，下车吧。

场景：三人下车，招呼着，转下。

第五场 联多多合作社股东大会

场景：所有演员都上到台上，个个脖子上挂红围巾。

高书记(唱)

兵上三千出韩信，
能人背后有能人！
微信群里发号令，
各路精英尽回村。

恳谈会开成了股东会，
还是这年轻人们有智慧。
说干就干挺干脆，
我这党支部一定要给他们扛旗旗。

高书记 这位是王本大，人家的本钱大，资源广，糯玉米的精加工和仓储他揽下，咱这库房也不用闲置啦，厂房也派上用场啦！

场景：王本大走上前，握住高书记的手。

王本大 高书记，凭我一张嘴，使劲往外吹。有党作引领，甚事也能成。

高书记 这是你们电商的本领，咱们做的是诚实守信。

王本大 一定，一定。（转入队列）

场景：巴雅尔、安顺、莎仁手拉手走上前。

高书记 这两位是我村的巴雅尔和莎仁，这位是江苏来的远路客人叫安顺。你们三个是有缘人，今天终于把面碰。安顺啊，你真是个有情有义人，千里迢迢来报恩。注资我们的合作社，招商引资到家门。送了一份大礼给我们，民族团结你们是典型。我要报到旗里作宣传，发扬这种石榴籽抱团的好精神。

三人作揖 高书记！

高书记 这两位年轻人是我们村的创业能人。他们俩的点子多，把我们多年的呆账能盘活。你们加入联多多合作社，我们的日子更好过。习日乎，你搞风干肉，这个有出路，牧民们的产品能销出去，要富咱就共同富。翁郁啊，你要搞旅游，你能把咱们的旅游资源给我数一数？

翁郁 高书记，你放心，慎重规划不马虎，我这心里头有数数。

高书记 那就好，那就好！

（高书记转向人群里分头介绍）

这位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特派员，这位是招商局的负责人……

大家都是一家人，为的是乡村来振兴。我们共同努力协作，完成党交给的嘱托。

场景：队列里举起“热烈庆祝联多多合作社股东大会隆重召开”红色横幅。全场合唱《鸿雁》之歌。

秧歌队从后台跑上扭起，全剧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注：剧中“奶茶”故事源于乌中旗作家简桂散文《后知后觉》中的《炒米飘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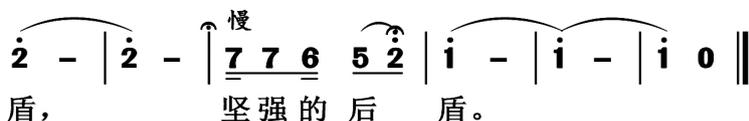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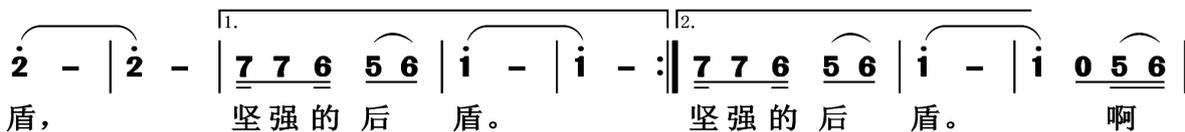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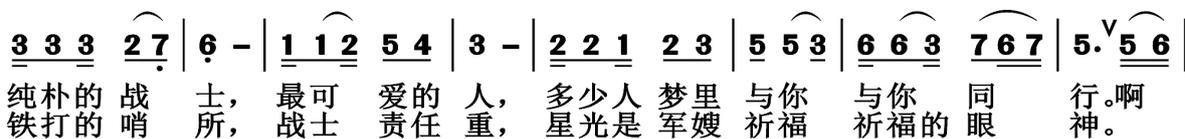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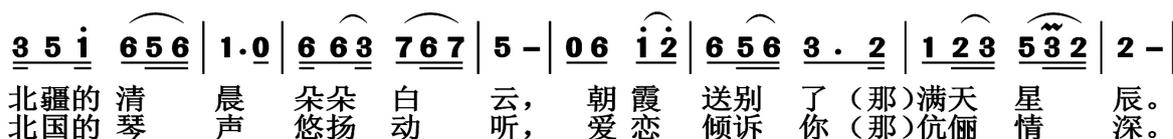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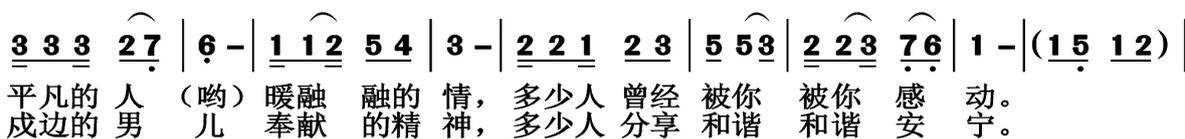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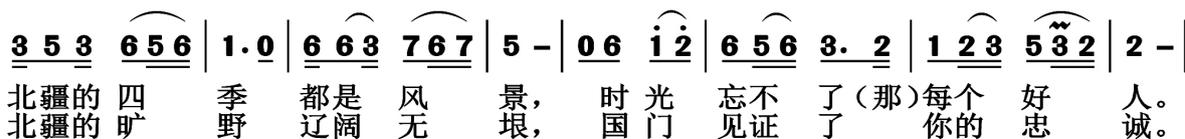


情暖北疆

1=D $\frac{2}{4}$

郝少茹 词
齐 峰 曲

$\text{♩}=58$ 赞颂 深情地



筑 梦

张 松 岩 词
吴春林、高飞 曲

1 = $\flat E$ $\frac{4}{4}$
♩ = 78

$\underline{3\ 3\ 3\ 2}\ 1\ \underline{3\ 7} \mid \underline{6} - - - \mid \underline{6\ 2}\ \underline{2\ 1}\ 2\ \underline{5\ 6} \mid 3 - - - \mid$
黄 河 水 弯 连 着 弯 走 过 沙 漠 戈 壁 滩

$\underline{6\ 6}\ \underline{6\ 5}\ \underline{\dot{1}\ 6}\ \underline{6\ 1} \mid 2 - - - \mid \underline{5\ 5}\ \underline{5\ 3}\ 3\ \underline{2\ 3} \mid \underline{6} - - - \mid$
依 偎 着 连 绵 大 阴 山 画 出 富 饶 的 米 粮 川

$\underline{3\ 3\ 3\ 2}\ 1\ \underline{3\ 7} \mid \underline{6} - - - \mid \underline{6\ 2}\ \underline{2\ 1}\ 2\ \underline{5\ 6} \mid 3 - - - \mid$
乌 拉 特 山 连 着 山 草 浪 荡 漾 天 蓝 蓝

$\underline{6\ 6}\ \underline{6\ 5}\ \underline{\dot{1}\ 6}\ \underline{6} \mid \underline{5\ 6}\ \underline{1\ 2} - \mid \underline{2\ 3}\ \underline{5\ 6}\ 5 - \mid \underline{2\ 2\ 3\ 6} - \mid$
作 别 了 鸿 雁 向 云 端 迎 来 了 客 人 洒 歌 欢

$\underline{6} - - - \mid \underline{6\ 6}\ \underline{5\ 3}\ \underline{2\ 2} \mid \overset{3}{7}\ 5\ 3\ 6 - \mid \underline{2\ 2}\ \underline{2\ 3}\ 5 - \mid$
这 里 的 胸 怀 八 百 里 宽 开 拓 的 精 神

$\overset{3}{5}\ 6\ 7\ 3 - \mid \underline{3\ 6}\ \underline{6\ 5}\ 6 - \mid \underline{\dot{1}\ 6}\ \underline{3\ 2} - \mid \underline{2\ 2}\ \underline{2\ 3}\ 3 - \mid$
世 代 相 传 养 育 着 北 疆 各 族 儿 女 石 榴 籽 一 样

$\overset{3}{2}\ \underline{2\ 2}\ 5\ 6 - \parallel$
抱 成 一 团

梁衡：这样走出独特的人生之路

——评董岩的传记文学《孤帆觅渡》

■周纪鸿

近年来，传记文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方面随着时代发展，在“躺不平、卷不动”的社会情绪中，社会出现了新的需求和渴望，亟需“感动中国”的那类人物的精神滋养；另一方面，很多作家、学者注重寻找和挖掘英杰人物的内心世界与现实启迪，以实现传记文学的文学价值、历史意义、心理效用和教育功能。大诗人叶芝对传记推崇备至，他以不朽的诗才给传记文学下了一个非凡的定论：“一切知识皆传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高级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博士董岩的《孤帆觅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8月第1版),作为历经8年精心打磨的一部传记,此书一问世,即入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8家出版机构联合发布的秋季开学书单,受到了上至古稀、耄耋老人,下至“90后”“00后”年轻人的喜爱。

董岩的《孤帆觅渡》以真切细腻的笔触,生动记录了国家新闻出版署原副署长、《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博士生导师、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小学语文教材总顾问、国家林草局首席科普专家梁衡先生,如何从基层的记者,一步步奋斗,用二十年的时间,完成了由记者而作家,到官员、学者的多极跨越。

作为一个研究者,我赞同董岩的看法:

“在官场,梁先生是一股清流。”2017年,我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试论“老五届”散文家群体》一文。那时,我刚退休不久,把精力放在文学阅读上,在当代众多散文家中发现了梁衡。我震惊之余还有好奇。有这么一位“宁肯先读书后任职”的学者型官员,真是难得!因此,对这本梁衡传记格外关注和期待。

好的选题是成功的一半。发现和选择具有书写价值的传主,是传记写作成功的重要前提。如何充分占有材料,展现传主所处的时代或历史场景,进而组织架构,真实呈现其人生时空和精神世界,这是传记的主体工程,考验着作家功力。

梁先生跟很多专职博导不一样,他是新闻官,是当代散文大家、著名记者、学者、科普作家等。他成名很早,光环绕身,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全国中小学语文教材总顾问,也是作品入选中小学教材最多的当代作家。面对这样一个角色多元、跨界领域广、成果丰硕的传主,非常容易陷入泛泛而平庸的窠臼。董岩从梁先生奋斗不息的人生中,高度提炼出他的形象标签——“孤独敏感的思考者,更是一个坚定、满怀好奇的远行者”。

抓住了传主的特点,“画像”才最神似,才符合中国传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书写态度。《孤帆觅渡》人物丰满,现场

感、代入感强,读来引人入胜,字里行间充满了感人的情境。让读者去发现一个善思考,能撰文,重实践,创理论,肯追求,不停歇,“不装,不酸,不弯腰”的梁衡先生。

其次,创新文体,呈现梁衡丰富的人生纹理和精神追求。理论和实践上的突破和创新,是梁衡的一大特点。正如序言中所说“他将方法论和实践紧紧地拧为一体,更是中国知识分子少有的。”如其开创的政治人物散文、人文森林散文、新闻写作秘诀,包括常州因之书写瞿秋白的“觅渡”而唤起了一个城市的红色记忆等等,梁衡身体力行的大胆创新,对于学生的启发与影响不言而喻。

董岩在《孤帆觅渡》创作中,传承了梁老师标新立异的传统,不拘一格,打破传统传记刻板陈旧的写作范式,代之以活泼的结构,灵动有机的串联;在叙述中,巧妙穿插传主的日记、诗词、散文、随笔、老友回忆、记者访谈等材料,建构了多维视角,丰富着文本内容。排版时采用宋体、仿宋不同的字体加以区别,读起来跌宕起伏,思绪飞扬,洋溢着乐感和美感。例如,在《初入社会》篇,梁衡1968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毕业,分配至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的临河锻炼一年多。那时的临河县是一个靠近黄河的小县城,全县人口不足四万。环境恶劣,生活艰苦,但是梁衡在日记里写道:“志存胸内跃红日,乐在天涯战恶风,要在艰苦的环境里磨练自己,战胜风沙干旱,战胜一切自然灾害,走焦裕禄同志的道路。”经过一年多的劳动锻炼,梁衡离开临河农村到县委宣传组里工作,此时他写下了平生第一首歌词《黄河向东流》:

“黄河向东流,滔滔舞丰收。水浪麦浪翻滚,河南河北羊牛。黄河向东流,浩浩泛渔舟。草原红花朵朵,壮丽河山锦绣。黄河向东流,纵情放歌喉。河深情深歌美,献给伟大的领袖。”

简单的歌词,如一幅油画,充满了动感和视觉景象,镌刻下梁老师的华彩,也留下了时

代的痕迹。1972年8月,梁衡被临河县委书记推荐到内蒙古日报驻巴彦淖尔盟记者站当记者,开始了他在边远的巴盟基层新闻采访的生涯。

如果说,传主的选择决定了传记成功的一半,那么,叙述方式的选择则是另一半。董岩在访谈中提及:“传记是文学和历史的结合,本质是历史,文学是表现形式。它不是虚构的,是来源于现实世界的真实的人。”史,当然要依靠史料的巧妙运用,文学,就必须注意传主形象的塑造。“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况且,传记不是静止的没有关联的历史记录的堆砌,而是传记作家按照她个人理解而表述的文学形象。

董岩对此有清晰的认知。她说,“素材的占有只是基础,思想的延伸才是最重要的”。在《孤帆觅渡》中,除了以时间、事业线为序铺展横向叙述的同时,紧紧抓住梁衡读书、思考、撰文和理论创新等,纵向深挖传主丰盛、深邃的精神世界,从而呈现一个立体多面、与众不同的梁衡。即使有关梁衡先生锲而不舍的理论探索,也力避生硬艰涩的陈述,以大美散文那种充满活力的文字,呈现传主的精神气质——在人生低谷面对挫折时“丈夫立世,独对八荒”,不屈不就;功成名就后仍孜孜不倦、推陈出新;退休后心怀山川大地,匠心独运,佳作频出。传主的精神追寻,生命真谛的追索,在字里行间,得以传递给读者。

董岩是山东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博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其扎实的文史哲基础,科学的唯物史观,以及记者的职业敏感,为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加上她“十年磨一剑”的超长耐力,花6年时间,工作之余去采访写作,写了20多本采访笔记,后又经过两年审改,终于把这部30余万字的传记奉献给读者。

学生写老师,在中外文学史上并不罕见。远的不说,鲁迅写《藤野先生》,卞毓方写《季羨

林：清华其神 北大其魂》，陈平原写王瑶先生乃至写北大中文系的多位先生（《花开花落中文系》）等，都很引人关注，成为美谈，甚至成为名篇。

董岩作为晚辈写老师，自有其先天优势和便利条件。她师从梁先生，多年来一直跟踪研究梁先生其文其学其人，跟老师、师母近距离接触，耳濡目染，积累了大量的独家素材，此前已有《倾听梁衡》《印象与真相》《跟梁衡学新闻》等专著问世，对《孤帆觅渡》的高质量完成，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同时，梁衡先生一向主张独立思考的教诲，使董岩的这部《孤帆觅渡》在多维度视域的建构下，真实、客观、生动地呈现出传主平凡又非凡的“觅渡”人生，揭示出独特的时代价值、历史价值和人性价值。

正如董岩所言：本书没有拘泥于对传主生平做琐屑的考述，而是在大时代背景的铺陈下，从一个人身上抽出一部历史，以“客观

叙述+访谈+日记独白”的独特体例，用生动简洁的笔墨，将庞杂翔实的第一手素材，予以抽丝剥茧的提炼和多维呈现。让我们回到并不遥远却又有几分陌生的时代，带来细腻丰富的阅读体验与深刻透辟的人生思考。

毫无疑问，“后记”是传记色彩最浓的部分。好的传记“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董岩在书的《后记》中总结道：“人生在世，一如孤帆觅渡。几番沉浮，几度起落。除了苍凉，还有片刻的欢愉。谨以这本慢慢写来的书，献给觅渡的人们。”她的《孤帆觅渡》如实记录了梁衡从底层出发，在基层磨砺，在中层锤炼，在高层鸟瞰，在人世间成才的人生之路，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无限的联想。■

周纪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梁衡散文研究专家。《讲述“老五届”人的故事》曾刊登在《河套文学》2023年第4期等。曾获第十届河北省文艺评论奖，第四届吴伯箫散文奖理论奖等。



走过岁月山河，归来仍是少年

■余翠荣

可以说，期待羽南出书很久了。

作为当年巴彦淖尔诗歌界的一名宿将，只要谈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诗歌，羽南绝对是人们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虽然他一度在诗歌创作上按下暂停键，从事了新闻工作，但在文学界，依旧是一个耀目的存在。有人说，是新闻工作耽误了羽南的文学创作，但或许也可以这样看——文学促成羽南走向新闻，而新闻成就了羽南另一种人生价值。

1994年，临河宣传部创办《临河晚报》不久，当时在文学圈熠熠生辉的羽南，被资深报人李荣光先生一眼看中，于8月份进入了《临河晚报》，从事新闻采编工作，即此由文坛跨入新闻领域。2005年，《临河晚报》合并回巴彦淖尔日报社，羽南担任《巴彦淖尔晚报》文艺副刊编辑。有了更大平台，给了羽南更大的施展空间。那几年，《巴彦淖尔晚报》文艺版办得风生水起，极其繁荣。羽南作为文艺版编辑，以他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对文学独到的审美，给予了作者们极大的支持，从而也激发了作者们蓬勃的创作热情。后来不少在自治区有影响的作家，便是从那时成长起来的。

2016年，羽南又重回记者部，专职负责全市重大会议、要闻的报道。2020年初，武汉新冠疫情大规模暴发，人们笼罩在对疫情的巨大恐慌中。关键时刻，巴彦淖尔人用实际行动

诠释了什么叫真正的“共克时艰”。2月27日，羽南临危受命，随同两辆满载着河套优质农牧产品的卡车出发，踏上了驰援武汉之路。彼时的北方依旧寒冷，四个人饿了吃泡面，困了在驾驶室休息一会儿。实在冷得不行，就打开暖风吹一下。一路上，羽南认真观察着、记录着。任务完成后，第一时间发回大型通讯报道——《“疫”路向前 风雨同担——“天赋河套”驰援武汉纪行》。

当时，羽南是地市级新闻单位唯一随运送物资进入武汉的记者。有人不解，认为在那样危险的情况下，新闻工作者可去可不去。这个问题，或许可以从羽南疫情报道中的第一句话找到答案——“灾难面前，每一分付出都值得被记录。”

《岁月留痕》是羽南最新出版的作品集，全书包括三部分内容——新闻报道、诗歌、散文。其中新闻报道作品占整部书的三分之二，这既是羽南自己的决定，也是不少朋友和读者们的建议。

羽南曾说，他呈现的不单是他的作品，更多的是想让读者由他的作品，看到我们这片土地上，那些生动感人、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迹。正如他在文中写道：“让平凡世界中那些默默负重前行的背影逐渐清晰。”

或许因为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羽南的新

闻报道文字简洁、结构严谨,逻辑清晰,条理分明,每一个段落都能恰到好处地服务于主题,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使读者不由自主跟着作者的思路深入到文章中去,从而引发关注和思考。特别是他写的人物报道,个性鲜明,事迹突出,笔触温和,娓娓道来,犹如一幅幅画卷徐徐铺展开来。那些人物仿佛就在眼前,使读者如见其人,如临其境。更难得的是,他总能在文章中巧妙地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形象描述,生动比喻,使得文章既富文采,又充满深意。他在《“疫”路向前 风雨同担——“天赋河套”驰援武汉纪行》报道的文末,这样写道:

“3月2日,我们从孝感服务区出发,原路返回。这时,我才看到,沿路的山坡上、田野里,已有了星星点点的绿。偶尔,有不知名的小树,开着粉红色的花朵,灿灿的,让人眼前一亮。我知道,春天正努力挣脱羁绊,微笑着向我们走来。”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读到这样的文字,怎么会不让人眼泛泪光,心生希望呢!

读羽南的新闻报道,不仅可以感受到文中人物的魅力,也可以领略到汉语言文字的魅力。也因此,他的新闻报道深受读者喜爱,也在业界获得高度评价,多次获自治区级、国家级新闻奖项……

与当下的诗歌相比,羽南的诗歌似乎有些不尽相同。这大概与他的性格有关。他始终秉承着传统诗歌的写法,讲究文字的审美和意境的品味。因此,他的诗读起来韵律感十足,通俗易懂,可歌可吟。事实上,中国的诗歌,自古就有讲究吟唱的传统。我们熟知的《诗经》《楚辞》,及后来的乐府、唐诗、宋词、元曲都是可吟可唱的。历代文人也都以韵律美作为衡量诗歌优秀与否的标准之一。

本书仅收录了羽南很少一部分诗作,但管中窥豹,从中足以看出他的才华和功力。

艾青有一句著名的诗:“为什么我的眼里

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读羽南的诗,可以深切感受到这一点。他写《河套的土地》,写《到田野去》,写《沙枣树》,写《河》……无一不在表达着对脚下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他在《河套的土地》中写道:

那老黄牛悠长悠长的叫声是你
那堰埂塄上蓝蓝的苦菜花是你
那圪梁上粗声粗气的爬山调是你
那老爷爷瘪嘴边淡淡的喜悦是你
那少女璀璨的耳环是你哟

土地 河套的土地

我们是你渠畔的杨柳树

吮了你的乳汁便再也拔不出眷恋着你的

双腿

我们是你红鲤鱼

跃过龙门却跃不出你宽厚的水域

土地 河套的土地

如今我们不再像父辈一样望着土坷垃叹息

凭你赋予我们的灵性

洒十倍百倍的汗水改变你

如果不是发自心底浓浓的爱,是写不出这样饱含深情的文字的。

羽南的散文短小精炼,清新质朴,流畅自如,尤其注重细节描写和情节安排。他以散文的布局写出了小说的生动,读起来别有韵致,令人生出强烈的共情!在《信天游带走我的情》这篇文章中,就明显体现出了这一点。

羽南属于那种性格平和,宽以待人,澄澈明亮的类型,颇有一点民国文人的风范。用“谦谦君子,温润如玉”来定位他,十分妥帖。

一位和羽南相识多年的朋友这样评价他:“王羽南,是一个做事有余地,言谈有分寸,嬉戏有尺度的人。”确实如此。这么多年来,无论

多惯熟,我很少听到他无所顾忌地讲话,尤其不讲粗话。大家坐一起,有熟识的朋友难免言语无忌,拿他打趣。他也仅是莞尔一笑,不作反驳。你很难从他身上看到戾气、傲气、狂妄之气。但可别以为他是一个没有棱角,善于逢迎的人。事实是,他个性独立、立场鲜明,做起事来一是一,二是二,毫不含糊。当编辑时,遇到记者采写的稿件质量差,毫不客气予以拒登——虽然这样难免得罪同行,也不止一次听到投稿的作者说他“不近人情”。

这么多年,无论他当编辑,还是记者,做到了有责任有担当。面对纷繁芜杂的世界,他心中有自己的坚守。

重回记者岗位后的羽南,比起做编辑时,工作强度骤然增大,经常为了赶稿子,半夜半夜不睡觉。2022年3月份,突感身体不适,开始以为是连日来采写报道,劳累过度,就没当回事,依然强撑着奔走在采访一线上。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体越来越疲乏,人也越来越消

瘦,甚至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无奈只好去医院就诊。可是,诊断结果——肾衰竭,而且到了需要立即进行血液透析的阶段。面对重疾,羽南仍抱有积极的心态。每周两次的血液透析,身体承受的痛苦可想而知,生活也偏离了以往的轨道。但当你面对他时,看到的不是沮丧,低落,而是谈笑自若。偶尔和朋友聊到自己的病情,还会自嘲一把。由此可见他性情中的“至刚”与“至柔”,前者让他昂然屹立,后者让他温暖和煦。

陡然想起胡适说过一句话:“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这句话用来形容羽南再合适不过。

岁月匆匆,不知不觉,羽南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脸上呈现出岁月的磨砺,也有了中年人独有的淡然。但只要谈到文学,他眼里有光,话里有诗。看着羽南和文友们坐在一起言笑晏晏的样子,我知道,那个写诗的少年——回来了。■



飞雁踏云向那山

——展读散文集《山的那边》之后

■高世荣

《山的那边》是内蒙古女作家鄂晓玲新出版的個人第二本散文集，是巴彦淖尔市文艺创作生产专项资金扶持作品。据本书扉页简介，作家出身于宣城，是我的老乡。对于久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美景的我，对于饱含“月是故乡明”情结的我，此书有着没有悬念的吸引力。我的心像大雁，渺万里层云，只影向“那山”……

展读文集，我想，文学是那样一种生命，即使最贫瘠的土地也不能使她枯萎，何况这是一块肥沃的土地呢？作者或造境，或写景，或抒情，或达意，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可以安抚心灵之所的故乡。

其慧心，且持梦笔书奇景，展示了“那山”——作者第二故乡内蒙古阴山北麓大草原和阴山南瞰河套平原的旖旎风光、风土人情；其笔力，气压江城十四州，尽显着故乡——作者出身地鱼米之乡宣城的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人家的繁华景象；其才情，试上高峰窥皓月，崭露那江南女子浸染南国婉约文风和北方女子吸纳北疆旷达语调的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明丽风格。

独怜幽草涧边生。读完文集，我深吸了一口甜美的空气，沉浸在“江上数峰青”的文学艺术熏染之中。

—

宋代诗人杨万里一首诗写道：“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政入万山围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既然《山的那边》中的“山”，特指作者的居住地阴山，文集自然用众多文章，告诉我们阴山那些事儿。而那些事儿，“政入万山围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苍山如海，妙语连珠。

在作为文集书名的《山的那边》这篇文章里，作者深情地赞美道：“千里阴山，千里雪。当神奇的阴山山脉走向河套大地时，他收起了锋芒和犀利，像慈母一般俯下了高大的身躯，温柔地环抱着河套大地，用他那宽厚的臂膀，为河套平原挡住了寒冷和袭来的风沙。”一切景语皆情语。我们在领略阴山地区风光的同时，也触动了自己对祖国大好山河的热爱之情。

这是山南的景象。山北面呢？就是美丽的大草原那些景事。作者用旷达的笔调挥洒道：“而在山的那边，是辽阔的草原。乌拉特草原在阴山山脉以北，它沿着阴山山脉，由东向西……远远地望去，那绿莹莹的，像地毯似的草原绵延不断，一眼望不到边际。漫步在浩瀚的草原上，同行的朋友感慨地说，啊！真像是在辽阔的大海上。我说，不！在海上航行，无论你乘坐多大的轮船，总是有漂浮不定的感觉，而我们脚踏在松软的草原上，却能感受到大地

度和坚实。”我们在歌曲里听到的,在文章里读到的,在电视里看到的,与这会儿描绘的大草原,情与貌,略相似。

我见草原多妩媚,料草原见我亦如是。“温度”和“坚实”,准确地刻画了草原的内涵。草原是让人向往的地方。难怪生于江南的作者,却要背井离乡,远嫁到内蒙古的阴山一带。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草原以她壮美的景色,召唤着各族儿女,纷至沓来,流连忘返。读到这些滚烫的文字,我的心也是亮了。作者的文字,为什么能引起我的“共情”,这是因为那“一山”“一山”的拦阻,让我目不暇接。作者在《陪你一起看草原》中,更是用潇洒至极的文字,淋漓尽致地展现草原风采和生活情趣。她写道:“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在牧区,他们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有着像黄河一样宽厚的胸怀,豪爽率性,英勇豪迈;有着像草原一样的情怀,淳朴善良,热情好客。”

晋代文学家陆机在他的《文赋》里有一联名句:“石韞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草原和黄河本身就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耳遇之则为声,目遇之则成色,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生活在这里的作家,能写出这些亮丽的文字,我是一点也不惊讶了。

二

和光而同尘,不乏人情味儿。这个“光”就是故乡的美好时光,这个“尘”就是人间的生活情感。或许只能这么走了,平行世界的另一端早已编好了这个剧本。

作者在把足够多的篇幅献给了“吾心安处是故乡”——阴山之后,没有忘记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宣城。她以揉合两地情感的姿势,记叙了作者在宣城生活的点点滴滴。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不是你幸运地享受了什么,而是你记住了哪些事,又是如何铭记的。

宣城让作者度过了美好的童年,直达青年。她记住了什么呢?在《江南人江南情》里是这样介绍故乡的:“宣城,地处长江以南,南依黄山,与浙江、江苏毗邻,紧邻南京、无锡,苏杭等地……地处长江以南的宣城及周边地区,锦绣多姿,风景如画。这里有很多的名胜景点,古刹寺庙。如果时间允许,一定会带你去体验小川藏公路的惊险,观赏沿途那如诗如画的风光,再带你登上中国历史文化名山——敬亭山以及天下四绝之一的太极洞,还会邀你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桃花潭,见证那深不见底的送别情。如果你有兴趣,必然再陪你一起去体验一下享有盛誉的宣纸制造过程。”在《我的故乡》里,生动描绘江南的特点:“江南的雨水特别多。尤其是春天的雨水就像是江南人的个性,细腻而缠绵。写一个地区当然不能忘记写人。在《父亲的背影》里,文章是这样刻画父亲形象的:“从我记事时起,父亲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那匆忙的背影。父亲是1953年入党的老党员,他把党性和工作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在整理父亲留下的东西时,发现父亲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就是书架上的书籍和那些被父亲收藏的‘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等荣誉证书和奖状,还有刻在我们骨子里,融入我们血液里的勤勤恳恳,正直善良的精神。”在《清晨》里,只一句“小时候,总以为清晨是属于母亲的”,就把母亲贤惠、善良、勤劳、慈爱的形象,表现得一览无余。

是的,故乡给离开这里的人们留下太多的记忆。我们在《山的那边》里,读到了很多纪念文章,如《雨落梧桐》《记忆中的老街》等等,太多太多,限于篇幅,我就不一一罗列了。

生命的特例造就文学的魅力,作家的才华成就作品的光华。通过展读这些“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文字,我们看到的不是斑斑点点,几行陈迹,而是生活的经验积累,生命的鲜活再现,塑造榜样,催人奋进,援例共勉。

三

在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我读到一段走心的文字：“雨停了，西边天上飘荡着几缕橘红的晚霞。如果说夕阳是一面金色的鼓的话，这些晚霞就是悠悠鼓声了。”读《山的那边》，我分明听到晚霞般的“悠悠鼓声”。

我们国家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南疆北界，动辄万里。其中南北地理以及由此演变的人类生活差异，不是一星半点。作者出身在锦绣江南，扎根在浑厚塞北，南北两地差异独特的生活体验，具备一般作家不具备的阅历。作者身怀其玉，备知价值，写出了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华章。

在《南方人北方人》中，文章写道：“人们常常聊起北方人的生活，南方人的习俗，以及南北之间的种种差异。但是，随着信息的畅通，网络的发达，交通的便利，对于南北方的种种差异，人们早已不足为奇，即使是世界也是个地球村。”我要说的是，中国历史上，南北迁徙，创造了伟大的华夏文明。《山的那边》处处折射南北文化既差异又同源的光斑，我们读着，往往会会心一笑，对作者的表述，高度认同。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书籍《山的那边》，可读性非常强。任何读到此书的读者，会像我一样，获得超值的“开卷有益”。

四

秋天到冬天的更替，类似于彩色片向黑白片的转换。随着树叶一片片从树上飘落殆尽，到处裸露出铁青色的枝干，季节把南北差异在形式上抹平了。有的东西不上称没有四两重，可要上了称，一千斤也打不住。《山的那边》摆

在书架上，几乎被淹没在书的海洋里，难得被人看一眼。但是，当你拿下此书，认真展读，你会发现字里行间不一样的水准和情怀。

是鱼要关心水质。我读书，当然关心书的质量。

郭沫若在《我们的文化》里说：“长江是流徙着的。流过巫山了，流过武汉了，流过江南了，它在长途的开拓中接受了一身的鲜血，但终究冲决到了自由的海洋。”

唯有文字，可以延续作家的生命。是的，在大多数时候，笔杆子比枪杆子重要，思想比利剑厉害。所以拿破仑那句名言对我们是有启发的。他说：“世上只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

当然，不到长城非好汉。我不赞成文学仅仅是娱乐性和“帮闲”。那些能够干预生活的文字，才是文学的正确方向。现在一些浮躁的文学作品，包括推理、悬疑、玄幻、惊悚，甚至纯文学，有多少文字能达到干预生活的创作目的？如果你不坐在餐桌上，你就会出现在菜单上。作家就是要“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写出“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笔下俱无”的主题。

《山的那边》写出了我们人人都经历生活的细枝末端，读后使人走心。散文集里有很多文章，被认领为“压舱石”似的作品，那是对生命的独特体验，是作家自主意识的流露，从而做到对作品内核和外延的拓展。

我想，这就是作者《自序》里所有意而为的“张力”吧。■

高世荣，宣城市郎溪县人，宣城市作家协会会员。在《安徽作家》《中国散文家》《新民晚报》《检察日报》《语文周刊》《太湖》《小小说大世界》等报刊发小小说、短篇小说及散文、报告文学、文学评论、诗词超八十万字。

三个河套人的艺术情怀

——一首家乡人写(唱)家乡的好歌

■官亦鸣

登上昨天的台阶
独坐回忆的码头
静静流淌的黄河水
带走过往的烦忧

送去天际的春帆
迎来冬日的流凌
满河飘动的白莲花
带来心灵的宁静

站在高高的同心锁
打个浪漫的黄河结
置身无边的沙漠海
高声尖叫着去冲浪

啊——
这里是你的远方
这里是我的家乡
在这瓜果飘香的季节
寻找你心灵的家乡

这是由何承刚作词、唐冬年作曲、朱永飞演唱的一首歌唱家乡的新歌《你的远方》。

这是一首饱含着对家乡、对故土的深情厚谊，一首凝聚着三个河套人与家乡奋进的脉搏一起跳动的好歌。

三个喝着黄河水长大的河套人，用心灵阅读着家乡的山山水水，用心感受着河套大地的温度，用三颗赤子之心对家乡的人文机理心领神会。他们与家乡人一起神游在爱的世界里，用心用情去写，用情用爱去唱，用发自心灵的每一个音符，一步步走向这片热土的深处。

三个河套人都是建设美丽家乡的参与者、见证者。

词作者何承刚，从杨家河畔走进河套源磴口三盛公，走出校园、走进党政部门，靠着自己的勤奋和对家乡故土的赤子之心，从基层公务员直到县人大领导岗位，他的心始终和家乡的奋进同频共振。他用酷爱文学的笔，把这份对故土家园的深情厚谊，写成一本20余万字的长篇记实文学《杨家河，一河乡愁流到今》。凭借着这本满载着乡情乡愁的好书，激发了多少热爱家乡、思念家乡、建设家乡的热心读者，他的书也被内蒙古文学馆收藏。

曲作者唐冬年，生在乡村，长在基层，一推双考被选拔到县委宣传部成为一名宣传干部。勤奋好学使他的天赋插上了翅膀，为做好一个合格的宣传干部，他学习写诗，创作文学作品，觉得“言之不足”，又尝试着把诗配上了曲使人歌之，为此他向著名作曲家王星铭拜师学艺。他自己写词作曲，创作了歌曲《春回大地》《你说我说》，和词作家张松岩合著《白衣天使的爱》，与

作家何承刚合著《磴口警察之歌》等艺术作品。直到被推选为磴口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工作之余仍不忘发挥自己曾为宣传干部的一技之长,用艺术作品去宣传和鼓舞人民,和何承刚联手完成了这首歌唱家乡的《你的远方》。

演唱者朱永飞,更是区内外久负盛名、家喻户晓的“草原情歌王子”。他从小喝着黄河水长大,双脚踏着河套大地,凭借着勤奋好学,凭借着天生的一副韵味绵绵、抒情悠长的歌喉,硬是从河套大地顺着滚滚黄河水,一路唱红了大半个中国。

情感是一切艺术作品最深厚的力量。

词作者何承刚善用深沉的回忆把人们从过去的历史带入现实,用浪漫主义情怀,现实主义手法,层层递进、步步深入,引导着人们和他一起踏过这富饶美丽家乡的每一寸土地。作者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厚积薄发,为自己对家乡的挚热之情寻找着火山喷发口。(他与著名作曲家王星铭合作的艺术歌曲《我的家乡河套源》荣获了内蒙古自治区宣传部“唱起家乡的歌”征歌大赛优秀歌曲奖,成为磴口街头巷尾人们争相传唱的家乡歌曲。)

海伦·凯勒说:“当你感觉到生活中有一股力量驱使你飞翔时,你是绝不会爬行的。”

同样感受到这股强大的力量的还有曲作者唐冬年。两个同样身居领导岗位,两个同样感受到使命和责任不许他们“爬行”的人,在这股强大的生命力的驱使下,心有灵犀,珠联璧合,携手共行步入大美家乡的文化之旅。心灵之旅是文化的脉动,也是审美行动,展示的是灵魂深处生他养他的血缘之中的人性之美,塑造的是家乡人热爱家乡、建设家乡奋进中的意境之美,彰显着人性中大美大爱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诗是语言艺术的精华,歌是诗词意境的延伸。

承刚其人其诗其情致之幽然,句句都在诉说着这颗赤子之心的大情大爱,其诗其情其意

味之深长,正在于对这片土地爱得至深。强烈的文化意识和高度的责任心促使他从优秀的文化传承中汲取营养,以贴近大众审美心理的艺术创造,以富有时代创新精神的艺术表现手段,使得感情在理性中升华,理性在感情中凝聚。

唐冬年深谙诗词的意境。他完美运用大调音乐的厚重稳定,使得旋律似流水般缓缓流淌,随着曲式的变化似从远古走来,又向深处递进。曲调来自大众口味,却又赋予全新的时代特色,使人们在似曾相识中品味出新意境,好听好学好记,加之演唱者朱永飞的二度创作,充分发挥他“情歌王子”的特长,用心用情地诠释出词曲的意境。

好风凭借力,好雨知时节。三个喝着黄河水长大,三个生于斯长于斯的艺术家的情怀,锻造了一首家乡人写(唱)家乡的好歌。正所谓“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沧桑无语,生活有情。家乡是每个人心中最美的画,因为那是他们安放灵魂最好的选择。

好的艺术作品都拥有思想的力量、语言的力量、情感的力量。理解和挚爱是确立艺术家情怀的关键,更是艺术家们创作出好作品的动力源泉,只有进一步增强对人民的情感,对现实生活、对社会、对世界多一份关注和热爱,多一份思索深度,多一份情感介入,这样才能多一份创作的灵感和激情,多一份创作的空间和力度。

风无形可树知道,光无伏可大地知道,情无影可心知道。关于情怀,鲁迅先生曾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只有把个体置于群体、置于地域、置于现实、置于历史、置于总体人文环境中去思考,定位自己的创作,那么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便都会在你心中。

与家乡人奋进的脉搏一起跳动,这就是三个河套人的艺术情怀。■